中國文學史概要

胡懷琛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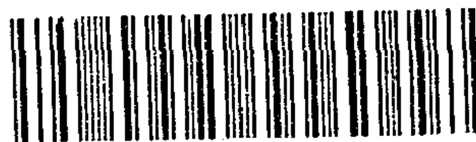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國文學史概要

胡懷琛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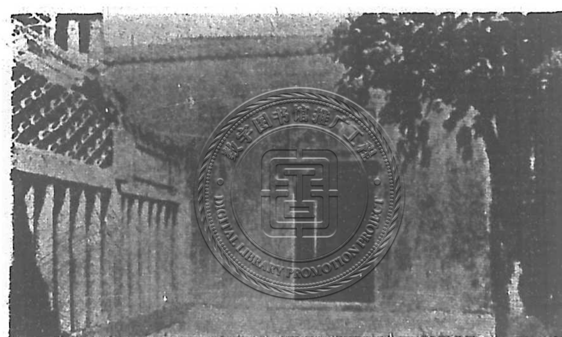
屈子行吟澤畔圖

(陳洪綬作)

江妃二女神圖



按江妃二女神即九歌中之湘君湘夫人今據圖書集成影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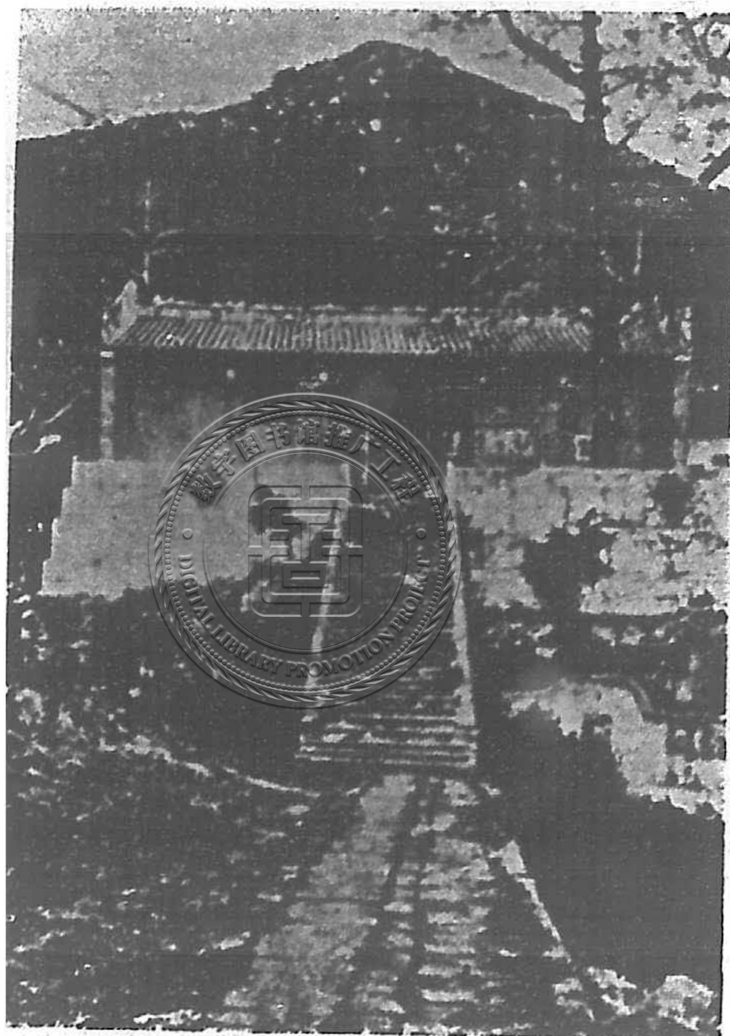


賈誼故宅（在長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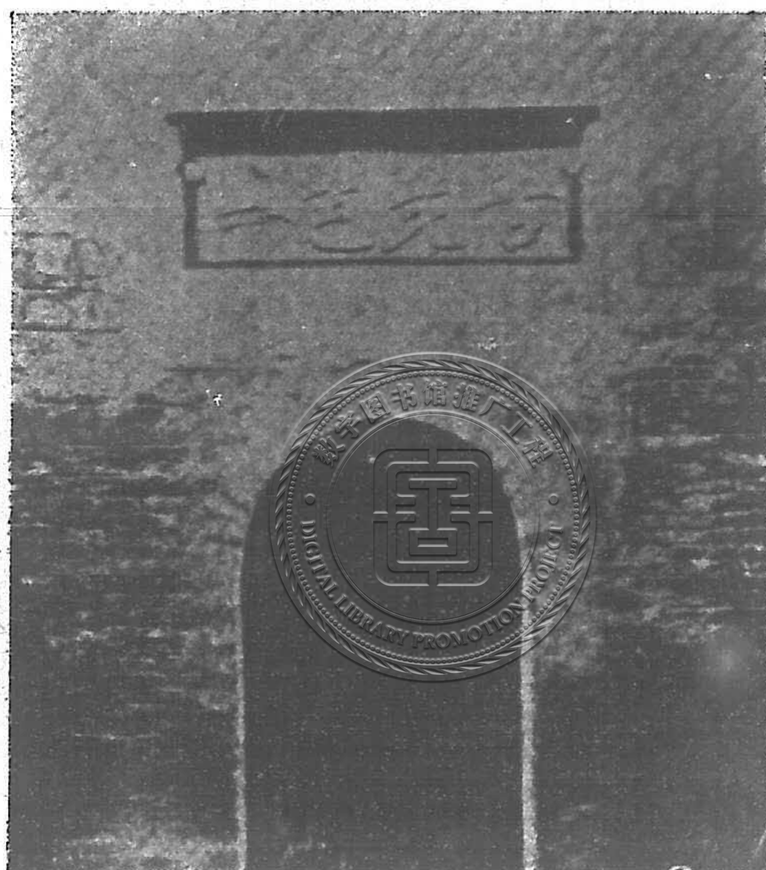


司馬子長像

（據無雙譜影印）



潮州韓昌黎祠



古琵琶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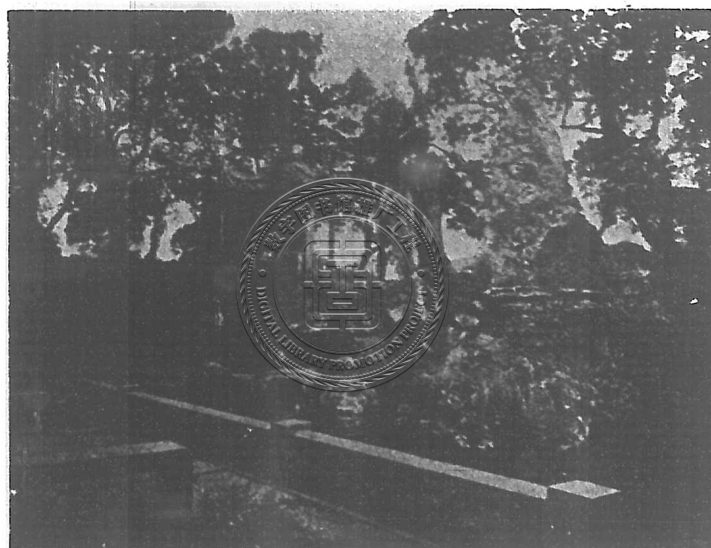
（白香山作琵琶行處）

瀧岡阡表額



按此爲歐陽永叔瀧岡阡表拓本全文篇幅過大不能製版今但取其額如上





天一閣

（中國著名藏書處）



陶淵明像

（據無雙譜影印）

李青蓮

李白字太白母夢長庚星因名白生蜀之青蓮鄉賀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于帝詔供奉翰林帝嘗坐沉香亭意有所感欲得白為樂章時白已醉以水頮面稍解立成清平調三篇太真笑領歌意會白醉使高力士脫靴力士素貴恥之摘其語以激太真帝欲官白宮中輒沮之白遂懇求放日沉飲弄月采石江而卒



李太白像

（據無雙譜影印）



像陵少杜

東坡小像



（據汲古閣仿蘇寫陶詩影印）



（據白石道人歌曲影印）

衢吹盡枝頭香絮是處人家綠深門戶遠浦縈回暮帆零亂

今リ今　今今丆今リ久一么一ム厶么一フ介

向何許○歷代詩餘作處詞譜同閱人多矣誰得似長亭樹樹若有情時

リム人么五么五　么五ム フ人么ム人么ム

不會得青青如此○歷代詩餘作許詞譜同　日暮望高城不見只見亂

一么五夕ろろ夕ム一么フ今ろ今么フ人么リリ久リ久

山無數韋郎去也怎忘得玉環分付第一是早早歸來怕紅

一人么一ム厶么丂フ人久人么五么五

萼無人爲主算只有并刀難翦離愁千縷

淒黃柳　正平調近

客居合肥南城赤闌橋之西巷陌淒涼與江左異

唯柳色夾道依依可憐因度此闋以紓客懷

姜白石歌曲之一頁

（其旁註有宮商譜）



袁海叟像

（袁海叟詩集影印）



王漁洋像

(據漁洋精華錄箋註影印)

中國文學史概要總目

歷代文學變遷大勢目錄

本書自第三章以下，至第十章，每章各分爲二部：一爲文學變遷的大勢，二爲文學的特點。文學變遷大勢，各有細目，今把他列在卷首，以便一覽。至於特點的細目，比較的太瑣碎了；十一章以下，作者故事的細目，也太瑣碎；因不復錄。作者自記。

中國文學史概要附圖目錄

中國文學史概要序

我把這本書編完之後，覺得有幾句話，須對讀者聲明的，現在把他們逐條寫在這裏；說是序也可以，說是例言也可以的。

（一）是劃界的問題　中國最早的幾部文學史，如林傳甲的文學史，謝无量的文學史，都沒有把界限劃清楚。在他們著書的時候，思想是這樣，這也難怪他們如此。現在凡是讀文學史的人都知道這樣是不對的，也用不著我再來說。不過我要聲明一句：我在這本書裏，對於不是文學的作品，有時候也說到。是因爲他的本身雖然不是文學，卻和文學有密切的關係，所以把他提起。但是界限仍是很清楚，不至於使讀者誤認。

（二）是搜羅材料的問題　照一般人說，搜羅材料是要愈多愈好，愈珍貴少見的愈好。不過我要聲明一句：我這本書，是預備初步的人讀的，所有供我自己參考的材料，往往不能把他充份的放在裏面。這本書是希望初學的人，對於中國文學史先得到一個大概的情形。

如要再進一步，可以再讀他種書；如不求再進一步，有了這點知識，對於中國文學的各方面，所知道的，卻很平均，並非限於一隅，詳於此而略於彼。目前有許多人主張只研究一個小範圍裏的問題，以爲必須如此然後可以精。這話是不錯的。但是必須先有了一般的知識以後，再去研究一個小問題；并不是說，把一般的知識不要，只去研究一個小問題就够了。初學的人往往誤會了這個意思。所以有些讀文學史的人，對於詞或是對於曲，所讀的書是很多的，卻是對於詩的知識完全沒有。這樣，結果一定是不好。照我個人的意見，像這樣的一本通史，是必須先讀的。讀了以後，再向小範圍裏去研究。我這本書，就是預備供給這種需要而作的。我的計劃是先編這一本通史，以後再把文學史內的各部份分開來各編一本專史（如小說史詩歌史之類。）我的計劃是如此，成不成還不能預料，不過這本通史取材的標準是如此的，不得不連帶把這個意思向讀者聲明一下。我編這本書，不是初步必須的材料，雖然有些已搜羅到了，也不把他編入；只好留在後頭作專史用。

(三)審別材料的問題　材料應當要經過嚴密的審查，這是無論通史，專史，是一樣的。

這一層我也很注意。絕對不可信的材料，一概不取。但是有可疑的地方，卻用存疑的態度，把他採取了，而說明這是可疑的。一方面不因襲舊說，一方面也不敢武斷的把他取消。若遇一個問題，現時還在討論，沒有解決的，我把各方面的話都採取來。把各方面重要的理由都附記下來，告訴讀者。不敢以我個人的主觀，主張任何一說。

(四)是分期的問題　現在有許多人說作文學史，不當用舊的政治上的時期來分期。如漢、魏文學，唐代文學等，是不適用的。應當照文學的本身來分期，假定如詩的黃金時代，詞的極盛時代等等。然我以爲這種分法空談未嘗不好聽，但是事實上是很不適宜的。例如詩的黃金時代，大概是指唐代；然而唐代除了詩以外，還有許多可記述的事情。最重要的是散文的盛行，傳奇的創作等，在文學史上都是極重要，而不是詩所能包括的。倘然題爲詩的黃金時代，這些話就無處可以位置了。也有人說：每一個時代只揀一兩種代表的作品說說，其他可以不必提起。這話也不對。我們是在講文學史，文學史是歷史的性質，歷史不管是好事，壞事，只要有重大關係的，都要照實記下來。倘然只揀幾件好的事記記，把不好的事情一概

不記，這不是好歷史。一般的歷史是這樣，文學史也是這樣。所以只取一兩種作品爲一個時期的代表，這一說是不通的，是違背了歷史的原則。我的意見，另劃時期，極不容易，所以還是以政治上的時代爲大綱，再將文學作品分爲若干細目去講，如此，比較的淸楚，而且比較的完備。現在我就是採用這種法子。我必須向讀者聲明這一點並不是我的頭腦陳舊，打不破成見。

（五）是行文的問題　關於行文的問題，作者也有聲明的必要。比較舊一點的人，行文喜歡古雅，卻是害人不淺。我親見某文學史上有『三侯歌』三字，許多的讀者都讀不懂，把辭源翻完了，也翻不著。其實，毫無意思，原來他就是大風歌。作者偏喜歡用這個別名，害得讀者費許多無益的腦力去思索，費許多無益的時間去檢查，就說查出來了，也不過是這麽一回事。他用這一個別稱，不能增加文學史絲毫好處。這又何苦！這是一個例。以外如人名，地名，也往往是如此。這種舊的弊病，知道的人是很多，不用我多說了。至如偏於新的，也有一點，據我個人的意見看來，是很不好的。就是喜歡用活潑有興趣的文字，稱爲『藝術化』把條理

清楚的寫法稱爲『記賬式。』卻不知文學史是歷史的一部份，歷史本是一筆賬；只要管賬先主把一本賬簿記得清清楚楚，收支的數目準確，年月分明，那就是好賬房。一經藝術化，就容易使人尋不著頭腦。藝術化固然有藝術化的好處，但是不能用他來寫歷史。歷史的寫法，不妨是機械的。所以我這本書的寫法，還是用我的『記賬法，』把他一條一條分析得很清楚，記載得很明白，以便查賬的人一目瞭然。再有幾條關於行文的標準，也一并向讀者說明如下：（1）地名，都是記載到何時代，就用當時的地名，大抵都用正式的地名，而不用別稱。（2）人名，一律稱名。如李白只稱李白，不是忽然又稱太白；杜甫只稱杜甫，不是忽然又稱少陵。（在第十一章以前，只有一二處不在此例。但係極熟之人，不至引起誤會。）至於此人的字，號，別稱，另把他在作者的故事裏記載著（第十一章第十二章）讀者仍可以參考。我以爲這樣寫法，可以免去讀者若干疑問，不至於發生『這是兩人或是一人』的問題。（3）遇著特別地方，有必須說明的，必在本文下用註說明，以便讀者，免得他思索或檢查。（4）第十一第十二兩章，行文和前各章略有不同；理由詳見於第十一章第一節前面，讀者可以參

考。

（十八）是附圖表的問題　關於這個問題，分開兩層來講：第一是附圖。我覺文學史是有附圖的必要。現在已採用幾種有相當價值的圖，附在前面。第二是附表。我也以爲文學史有附表的必要。不過這本通史中並沒有附，我是預備以後附在專史中分附各表，或者在各專史之外，另附一冊，完全是表。

以上把我應該聲明的話說完了，這一篇序（或例言）也就可以結束了。至於書中疏忽之處，還要請讀者指敎！

民國二十年，二月，胡懷琛自序。

中國文學史概要

第一章　總論

（一）　何謂文學

我們要研究中國文學史，要先問何謂文學史。要問何謂文學史，又要先問何謂文學。何謂文學？這個問題很難答覆。在中國舊書裏固然不曾正式的把文學定一個界說，就是偶然說到文字或文學二字，他們的注解也彼此不同，他們不是說得太狹了，就是說得太寬了，有的竟是不對。

如易經云：

物相雜故曰文。（繫辭傳下）

說文云：

文，錯畫也。（文部）

他們的意思是說各樣的東西綜雜交錯，就是文。換一句話說：不是單調的就叫文。這個界說是太狹了。也可以說是不對。

又如文心雕龍云：

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地理之形。……旁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雕色，有踰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至於林籟結響，調為竽瑟；泉水激韻，和若球鍠。故形立則章成矣，聲發則文生矣。（原道篇）

他所說的玄黃色雜，方圓體分，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等話，仍舊是『物相雜故曰文』『文錯畫也』的老調。不過他的意思說：宇宙以內，無論甚麼都是文。除了文就沒有旁的事了。這個文的界說又未免太寬了。也可以說是不對。

此外再有許多『文』字的注解，如所謂『有韻為文，無韻為筆』（見文心雕龍總術

篇）如所謂『文以載道』（見周敦頤通書）種種說法，難以徧舉。總之，是不對罷了。

西洋人的文學界說也不一致。何爲文學？也難尋出一個適當的答案。現在姑且照我個人的意見，把他定一個界說如下：

人們蘊蓄在心內的情感，用藝術化的方法，或自然化的方法，表現出來，是謂文學。而所用的工具，並不限定是文字。

這個界說如不加說明，還是難懂。現在詳細的說明如下：

（1）文學的實質是情感，（這句話已經一切談文學的人所公認了。不必再加說明）。但情感是在內的，人家看不見，聽不見的；必須發表出來，使之有形或有聲，然後能成爲一種作品。

（2）要發表情感必須用工具及方法。所用的工具大概是文字，然亦不必限定是文字。如唱在口上的詩歌，就全不是文字。如演在劇場上的戲劇，也全不是文字。詩歌可說是用語言，戲劇可說是用語言兼動作。用了工具，也不是胡亂的發表出來，就能成爲文學作

品，於是須講方法。

（3）發表的方法有二：其一，是藝術化的。就是經過適當的修飾。如柳宗元的詩『嶺樹重遮千里目，江流曲是九迴腸。』就是一個例。其二，是自然化的。就是純任自然，不假人力，而做到超妙的地步，與自然之工同化。如陶淵明的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就是一個例。

（4）蘊蓄在內的，我們假定稱爲實質；發表在外的，我們假定稱爲形式。實質譬如材料，形式譬如已造成的物品，由材料變成物品，必須用工具和方法。關於工具和方法的話，前面已經說過，但須補說一下。前面說文學的實質是情感，不過，也不一定純是情感。有時也雜夾自己的想象或外界的事實。如楚辭和李太白詩中的神話，就是自己的想象。如杜甫詩中的時事，就是外界的事實。然而多少總要有幾分情感夾在裏面。倘然毫無情感，那就不是文學了。

再有一句話應該附帶說明。照我個人的意見，文的本身應該只稱爲『文，』研究文的

稱爲『文學。』譬如植物的本身只稱爲植物，動物的本身只稱爲動物，而植物學和動物學，決不能與植物動物相混。這個理由未嘗不充足。但是，在習慣上常常把一個『文』字稱爲『文學，』所以本應該稱『文史』的，今多稱爲『文學史。』嚴格的說，稱『文史』是不錯的，稱『文學史』乃是另外一件事了。然而習非成是，稱『文史』反覺不妥，稱『文學史』反覺通行。現在是依照普偏的習慣，稱爲『文學史。』

（二） 何謂文學史

文學史，是全部歷史中的一部份。凡是已經過去的事實都稱爲歷史。所以文學史就是關於文學的已經過去的事實。

文學史，一方面是歷史中間的一部份，一方面又是文學中間的一部份。他是歷史中間的一部份，很容易明白，不必多說。他是文學中間的一部份，我們應該先明白整個的文學中間包含一些甚麼，而後能彀知道文學史在整個文學中的位置是怎樣。我們把整個的文學解剖開來，得五部份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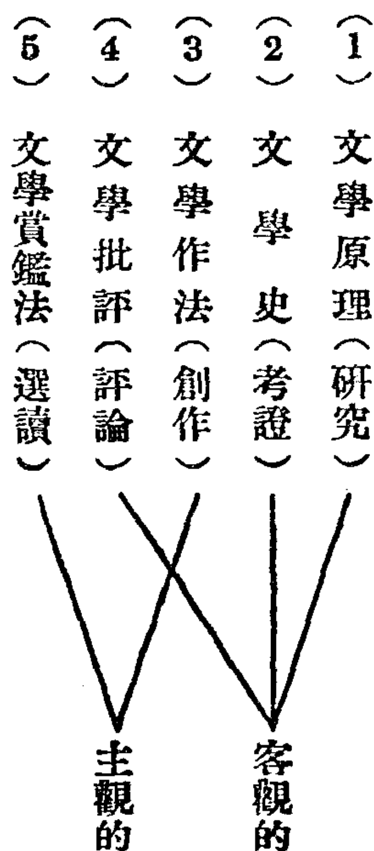
（1）文學原理（研究）

（2）文　學　史（考證）

（3）文學作法（創作）

（4）文學批評（評論）

（5）文學賞鑑法（選讀）



拿一首簡單的詩來講罷。

風吹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勸客嘗。金陵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

（1）文學原理　人們爲甚麽要做這樣的詩？是不是他們處此環境，有此情感，非吐不快？

（2）文學史　（一）這首詩是何人作的？作者生於甚麽時候？（二）這樣的詩體產生於甚麽時候？甚麽時候又有變化？（三）各書本所載的這首詩，文字有沒有異同？

作者的姓名有沒有錯誤？

（3）文學作法　（一）作這首詩的方法是自然化，還是藝術化？（二）倘然我們自己有了差不多這樣的情感，要作詩，應該怎樣的作法？

（4）文學批評　（一）這首詩照人生文學論看是好不好？照純文學論看是好不好？（二）他好在甚麼地方？不好在甚麼地方？

（5）文學賞鑑法　憑我自己的性情去領略這首詩的風格，及作者的品性。他和我的性情合不合？

我們把文學所包含的五部份弄清楚了，那麼，文學史的界說也明白了。文學史在整個的文學中的位置是怎樣，也知道了。

我在前面曾說過：文學史，一方面是歷史的一部份，一方面是文學的一部份。所以研究文學史的人，於文學，史學的兩種知識，都要有相當的程度，至少也要兩者都涉獵過。

中國舊式的文人，往往只是文人，不懂史學。因此，孟浩然詩集裏會發現示孟郊的詩。

(明刊王士源編四卷本。)其實二人的時代相隔很遠。到了現代，卻不然了。『孔雀東南飛』是不是建安時人做的？已成爲問題了。古詩十九首，是不是西漢時的作品？也成爲問題了。

中國舊式的史學家，往往只是史學家而不懂文學。因此，也發生不少的誤會。例如『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自是千古佳句。卻是宋人疑心他夜半沒有鐘聲。這話雖不出於專門史學家之口，因爲他的觀察的方法，確是史學家的方法。因爲歷史最重事實，事實不眞，便完全失掉歷史的價値。倘然夜半沒有鐘聲，那麽他的詩裏就不應該說鐘聲，不應該說而說，就是撒謊。但是照文學說，是無妨的。只要作者自己心裏覺得這時候應該有鐘聲，就不妨寫出來，不管事實有沒有。有的固然好，沒有的也無妨。再有蘇東坡的赤壁賦和『大江東去』詞，都是千古的名作。那中間都說到曹操和周瑜打仗的事，尤其是『大江東去』詞，幾乎全首都以此事爲背景。卻是照歷史家、地理家看起來，就根本不對。因爲蘇東坡所遊的赤壁，是黃州的赤壁，在今湖北黃岡縣；而曹操打仗的赤壁，另是一個赤壁，在今湖北嘉魚縣。這樣說來，豈不是蘇東坡胡言亂道麽？然而照文學說，他雖然有這樣的錯誤，卻是絲毫不

能損失他文學的價值。

我們研究文學史，必須明白了這兩層意思而後可以研究。

再者研究文學史之目的，也應該說一說。我以為研究文學史之目的，可分為縱的方面來說。

(1)在縱的方面說，考察各個時代文學體裁之變遷，及其與人民心理之關係，連帶校正其訛誤。

(2)在橫的方面說，考察各國文學體裁之異同，及其與國民性之關係，連帶取法其長處以補己國之所不足。

研究文學史之目的既然是如是，那麼編文學史當然要合乎這個需要，把每一國的文學的變遷，及其能代表國民性處用有系統的文字敍述出來。

但是今所講的是限於中國文學史。當然無所謂橫的方面。就說有，也是以中國為主。如中國文學與印度文學之關係，與歐洲文學之關係，又如中國文學之輸入日本，高麗，蒙古，滿

洲與中國同化等都是。此外再有範圍較小的橫的方面，如南方和北方的異同，海濱和平原的異同都是。

但是在中國文學史裏，橫的方面不及縱的方面爲重要，所以我這一本書是注重在縱的方面。

好了，從文學說起說到中國文學史的範圍來了。以下談中國文學史罷。

（二） 何謂中國文學史

我們旣然明白了何謂文學史，那麽何謂中國文學史？可以說不成問題了。誰問在事實上卻又不然。因爲在中國向來沒有文學史的名稱。只有詩話、文談、詞譜、文苑傳、藝文志之類。只能算是文學史的材料，而不能算是文學史。至多也只可說是零零碎碎的文學史，而不是完備的文學史。

劉勰的文心雕龍，只可說是文學概論，而不能說是文學史。鍾嶸的詩品，只可說是文學批評，而不能說是文學史。況且他們的見解也不準確，所包括的時代也不完全。到了現在，只

不過成了有價值的參考材料罷了。

中國有正式的文學史，是在二十年前。第一部中國文學史，是前清京師大學教員林傳甲做的。出版於宣統二年。民國以來，也出過幾部文學史：計謝无量一部，曾毅一部，張之純一部，王夢曾一部。其中以曾毅的比較的最好，謝无量的比較的最博。但是他們有同樣的毛病，就是界限太不清楚，把所謂經史子集一起放在文學史裏來講。這樣，何謂中國文學史？已成為問題了。譬如我們承認舊式的經史子集都是文學，當然是不對的，那麼單認集部是文學其他不是文學，對麽？也是不對。這其間鑑別棄取，我們不能不用一番工夫。

到了民國八年以後，中國的文學界纔發生變化，把原有的謬見打破了。從此以後出版的文學史，已把界限劃清，可算是進了一步。但是大多數是急就成章，實在是不免乎草率。（單就一個小範圍而編的不在此例，確有幾種很精的。）

況且編中國文學史尤其困難。把我所曾感覺到的幾個困難之點，很簡單的說說如下：

（1）年代太久，不容易整理得清楚。二三千年以來，只有一大堆沒有整理過的材料，

在二三年內，如何能整理得清楚？

（2）一方面感覺陳陳相因的傳統的文學史料太多，一方面又感覺民間文學的材料太缺少。

（3）內容太複雜，牽涉的問題太多。雖則是一篇文，一首詩，遇着他和社會政治有關係的地方，編者必須先明白了那時候社會狀況和政治情形，纔能㲄澈底了解這篇文或這首詩。欲研究一種文學作品，不得不略知道作者的人生觀，欲知道作者的人生觀，不得不略明白他所受的哲學的影響。例如杜詩完全是儒家之詩，李太白和陶淵明都是道家之詩。而他們在道家之中，又各有不同。陶淵明是陶醉於自然，而李太白是學神仙。這種種的關係，非先明白了中國的哲學不可。

（4）體裁太多，不容易劃清界限。就拿詩歌一類說罷，除了詩、詞、曲之外，再有箴、銘、辭、贊等件，混雜在中間，其實他們大都不是文學。而散文中又往往有含有詩意的作品。這些都極難辨別。我們不能單就表面來斷定他。

（5）名實混淆，不容易尋出系統。例如宋人的『平話』叫小說，而他們的筆記也叫『小說。』唐人的小說有的叫『傳奇，』明清人的戲曲也叫『傳奇。』白居易的『新樂府』已不能入樂，而猶襲『樂府之名，』鴻鵠歌（見史記留侯世家）明明是『楚聲』卻不在楚辭的範圍以內。既然是這樣的名實混淆，而旁枝別派，又復紛然雜出，很不容易尋出一個系統來。

有了這幾種原因，可見要編一部極好的文學史，在這一二十年短時期內是辦不到的。但是我們不能因爲艮難而不前進。我們努力前進，只希望成一部比較好的文學史，就是我們的貢獻了。

就現在已有的幾種文學史而論。編法也不一樣。有的可說是『通史，』包括一切的文學作品。有的可說是『局部的文學史，』如詩歌史，小說史，戲曲史之類。也有以時代分的，如中古文學史，古代詩史之類。也有以人分的，如陶淵明，李白，杜甫之類。也有以書分的，如詩經，楚辭之類。

局部的史，比通史容易做得精。因爲他範圍較小的緣故。但是局部的史終不能算全史。尤其是在初學的人，不可不先讀一部通史。至於局部的史，要放在第二步去讀。

我這一本中國文學史概要就是一部簡略的通史。編輯的標準是：

在考察各時代文學體裁之變遷，及其與人民心理之關係，連帶校正其訛誤。

第二章　周以前的文學

（一）　中國文學產生的時代

我們研究中國文學史，第一句話就要問：中國的文學產生於甚麼時候？我們雖然也可以在古書裏找出一些答案來，甚麼葛天氏有歌八闋，（見呂氏春秋古樂篇）甚麼伏羲有網罟之歌，神農有豐年之詠，（皆見太平御覽引晉夏侯元辨樂論）甚麼堯時有擊壤之歌，（見列子）舜有卿雲之歌，（太平御覽引尙書大傳）不過這些話都是不可十分信的，尤其是堯時的擊壤歌舜時的卿雲歌，顯然爲後人所假造。

所以中國的文學產生於甚麼時候？我們很難用歷史的方法去考證他，只能根據文學原理去推測他。

照文學原理說：文學的產生是在有文字以前。差不多可以說：有了人類就有文學。因爲文學就是人類情感的表現，無論怎樣早的人類，無論甚麼沒開化的民族，他們總免不了有

喜怒哀樂的情感，有了這種情感；就要發表出來，發表的工具，不必是文字，就是用語言也可，所以唱在口上的詩歌，也是文學，而發表的方法，雖不能彀藝術化，卻能彀自然化。所以文學產生的時代是極早的。有了人類就有文學。

這個原則是全世界各國相同的，沒有甚麼東方、西方的區別，沒有甚麼歐洲、亞洲的歧異。中國既是全世界上的一個國，中國人既是全世界人類中的一種人類，當然不能例外，這個原則當然也適用於中國。所以我們可以說：中國自從有人類就有文學，不過不見於記載罷了。

前面所說的葛天氏之歌，神農之歌，堯、舜時之歌，雖然是見於記載的，卻不可信。如要找比較可信的，周以前的作品有尚書及史記上所載的詩歌，湯誓及孟子上所載的謠諺，大學上所載的箴銘，現在分別說明如下。

（二）　周以前的詩歌

周以前的詩歌見於尚書的有股肱歌，是舜與皋陶唱和之作。

帝（舜）庸作歌，……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益稷）

又有五子之歌，但是見於僞古文，比較的更不可信，今不錄。

五子之歌既不可信，而股肱歌又是君臣相勉的話，他雖然稱爲歌，雖然有詩的形式，雖然是唱和之作，卻是沒有甚麼文學的意味。

見於史記的有箕子的麥秀歌，爲箕子過殷故墟而作。

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宋微子世家）

又有伯夷、叔齊的採薇歌。武王滅殷，夷、齊恥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餓將死而作歌。

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伯夷列傳）

這兩首歌，含着極豐富的詩歌的意味。出於史記，姑認爲可信。而他們的時代已在殷、周之交了。

此外再有詩經中商頌五篇，也是周以前的作品。雖一直被認爲詩，卻是沒有文學意味。況且在正考父校他時，已有錯誤，而在孔子時已不能讀了。

此外再有古書上稱爲周以前的詩歌，大概可以說都是不足信的。照此看來，周以前的詩歌界十分寂寞。就上面所引的幾首而言，有的是沒有文學的意味，有的是介乎可信不可信之間，其他全不可信的更不必說了。

（三） 周以前的謠諺

謠諺的性質是介乎詩歌非詩歌之間。但是其中一部份含有情感的，我們可以認他有文學的意味。

周以前的謠諺流傳到周，而爲周、秦時書中所稱引，應該是有的。不過他們沒確切指明這是夏諺或是商諺，我們就不能一定說他是周以前的作品。周、秦時書中所引而確切指明

了的，有孟子上所引的夏諺：

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梁惠王上）

孟子引這一段諺語。他說明白了是夏諺曰所以我們可信他是夏時的作品。

再有湯誓上也有一首民謠，不過是憑我們的眼光看出來他是民謠，湯誓的原文裏沒有說是謠，也沒有說是諺。孟子引他也沒有說是謠，沒有說是諺。但是他到底是民謠。我們試看！

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湯誓。孟子引曷作害。）

日是指夏桀，人民痛恨夏桀，望他速亡，而願與他同死，是一種極沈痛的在虐政壓迫下的呼聲。這一點是合於民謠的條件。「喪」「亡」是韻。這一點又合於民謠的條件。所以我們承認他是民謠，是夏末的民謠。

（四）　周以前的箴銘

箴銘不是發表情感的文字，他的本身，嚴格的說，不能算是文學。但是和詩歌謠諺有同

樣的形式，多少和文學作品有點關係，我們姑且把他說一說。

周以前的箴銘以黃帝的金人銘爲最有名。按今流傳之金人銘全文，見於說苑敬愼篇，然未言爲黃帝作；而太公金匱曾言黃帝金人銘，故後人遂以說苑所載的謂爲黃帝所作。文心雕龍則云：周公愼言於金人，（箴銘篇）是又疑爲周公所作。究竟眞僞，尙待考定。所以這裏認爲不可信的材料。

再有路史曾載了黃帝的巾几銘。（後紀卷五）但路史爲宋人羅泌所作，他載黃帝的巾几銘也毫無根據，我們也認爲是不可信的材料？

漢書藝文志有黃帝銘六篇，但已不傳，無從查考，這兩篇是不是在六篇之內，也不知道。再放開一步說，黃帝有沒有這個人，也是問題，何況他的作品！

此外呂氏春秋有商箴，（應同篇）然不是韻語；國語有商銘，（晉語一）然文字不類商代。今皆存而不論。

只有大學上所引的湯之盤銘，可以算是可信而且很好的一首周以前的箴銘。那銘道：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我們要知道周以前的箴銘是怎樣，只看這一首就是了。

（五） 周以前文學界的寂寞

本來中國的文學直到周代纔盛，周以前是不重文學的。我們只要看了『夏尙忠，商尙質，周尙文』的話，我們就可以知道周以前是怎樣的不重文學。孔子也說『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也是周代重文的一個證據。

雖然他們所說的一個『文』字是包括禮、樂等事而言，但是我們所說的文學，也包括在他們的一個文字裏面。

周以前的文學界已如上文所述，我們可以想見他們的寂寞荒凉了。到了周代纔算中國文學勃興的時代，那時我們應該說的話就多了。待下一章細講罷。

第三章　周秦的文學

（一）　周秦文學變遷的大勢

到了周代，文學就勃興起來。所以興盛的總原因大概是根於周民族尙文的關係。現在將自周到秦文學變遷的大概情形敍述如下：

（一）

詩歌的盛行　照文學原理說，民間的歌謠應該是老早就有了，不應該到周纔勃興起來。不過在周以前沒有周代那麼的盛，這是可以斷言的。周代詩歌的總集就是人人所知道的一部詩經。

詩經中間的詩區分爲三部份：一是風，二是雅，三是頌。在今日看起來，風是從民間採錄來的歌謠，相當於現在的民歌，比較的最有價值。雅是當時候知識階級中人作的，相當於現在的文人詩，中間也有很好的。頌是當時候宗廟的樂歌，相當於現在的國歌、校歌之類，太莊

重了，可以說沒有甚麼文學的意味。

再說這部詩經的來歷。當時候有所謂採詩之官，民間男女年老無子，無所依靠的人，政府就派他們做採詩之官。供給他們的衣食，叫他們周遊民間，採取歌謠，以備太史的選擇。再由太史貢獻於天子。他們要從這些民間歌謠之中，看出各地方風俗的厚薄，人民的苦樂來。本來另是一種用意。但是，當時的民歌就藉此保存到現在。採詩官所採集的大概都是風。此外雅本是知識階級的作品，頌本是宗廟的樂歌，政府中人當然也把他保存了。

相傳古詩有三千多篇，到孔子纔把他删成三百篇。（通稱三百篇，實數是三百零五篇。）就是現在通行的詩經。詩本是保存在政府中的，經過孔子纔把他流傳到民間來，這是實事，但是孔子是否删過詩，還是一個疑問。後來議論紛紜，莫衷一是。大概歸納起來，可得三說如下：（1）古詩三千餘篇，孔子把他删成三百篇。（根據史記孔子世家的話。）（2）古詩只有三百篇，孔子沒有删過。（根據論語上孔子的話。孔子說：『詩三百。』孔子又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可知古詩本來只有三百，孔子沒有删詩。）（3）今所傳的三百篇詩，中間

有一部份是漢儒採集來夾雜進去的。因爲經過秦亂之後，孔子的詩經已散失不全，漢儒欲補足三百篇之數，於是就採錄當時流傳於衆口的歌謠，不管他是產生於甚麽時候的，採來補足了三百篇的數目再說。所以孔子反對鄭聲，而國風中卻有不少的男女相悅之辭。（沒有甚麽根據，只是一種推測，但不能說沒有理由。）

照我們現代的眼光看起來，還是第三說比較的近理。因爲許多的古書都是如此，不但是詩經如此。而詩經在漢初也有四家，所謂魯詩、（申培所傳。）齊詩、（轅固所傳。）韓詩（韓嬰所傳。）毛詩，（毛公所傳。）四家文字亦互有異同，（今所傳的是毛詩。其他三家久已失傳，但於古書所引的，可以略見一斑。清范家相有三家詩拾遺。）可見今所傳的毛詩未必是孔子所編定的原本。

本來詩歌和音樂有極密切的關係，無論在西洋，在中國，都是一樣。因此，詩經中的詩是不是樂歌？也成爲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大概也有三種的說法如下：（1）三百篇全可入樂，全是樂歌。（2）頌當然是樂歌，雅也大半可以入樂，至於風，本來是閭巷歌謠，決

不能入樂的。（3）對於雅頌和第二說相同。對於風則另有一說。以爲風本來不是樂歌，但是被樂工採他歌辭修改一下，就可以譜入管絃。例如漢代的樂府歌詞，多採用民歌。所以詩經中的風本來不是樂歌，但是經過樂工之手就可以入樂。現在我們所見的風是不是已經過樂工之手的？那就待再考了。

照我們現代的眼光看起來，以第三說爲最好。

上面所說的詩經是否樂歌的問題，乃是文學本身的問題。孔子曾否刪詩的問題，乃是文學史上的問題。此外關於詩經的問題還很多。如『小序』是何人所作的問題，詩經和禮敎的關係的問題，詩經和古代音韻的關係的問題，還有許多。但是比較的和文學史關係不多，現在只是講文學史，所以那些話不暇多說了。

（二）

孔子的提倡　在周、秦諸子中，孔子是個偏重文學的人。他敎學生的科目，略分爲四科，就是德行、言語、政治、文學。（見論語先進篇）四科二字雖是後人代他題的，（四科二字見

朱注）但是這四科的名目如德行等，在那時候已經有了。論語上又云『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篇）也把教科分而爲四科目。雖和前面的不同，但是四者之中文居其一，正和前面相同。這可見孔子提倡文學的一斑了。

孔子所謂文，是包括禮、樂而言，和我們現在的文學界說不同。不過我們現在所謂文學，也包括在孔子所謂文學的中間。

孔子把詩、禮、樂三件事看成是不可分離的。他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論語泰伯篇）把詩、禮、樂說成一貫。他不是於本體上承認三件事不可分離，是於應用上覺得詩、禮或禮、樂是不可相離的。他是要拿詩和樂來調和人們的情感，滋潤人們的枯燥無味的生活；同時卻又恐人們流蕩忘反，所以又要拿禮來約束他們，節制他們。

孔子所說的詩，我們現在認爲是文學，孔子所說的樂，我們現在認爲是藝術，孔子把詩、禮、樂連在一起講，我們可以看得出孔子的文學觀和藝術觀了。

孔子提倡文學，他的弟子中擅長文學的有子游、子夏二人。（見論語先進篇）相傳詩

序是子夏作的，然不可信。（詩序，就是詩大序。或謂爲漢儒作。）左傳，前人多認爲左邱明所作，然近人以爲是子夏作。子夏的弟子有公羊高，作春秋公羊傳，穀梁赤，作春秋穀梁傳。左傳及公羊、穀梁並稱『三傳』，都是紀事文著名的作品，而左傳善於描寫，尤有文學意味。

儒家當然是偏重文學的，但是有兩件似是而非的事不得不辨明。（1）孟子是儒家的重要人物，也是以禮、樂並重和孔子相同，不過他的書全是縱橫家的話。縱橫家的話本身就不是文學，然被後人誤認爲文學。這是應當辨明的一件事。（2）荀子也是儒家的重要人物，他的學問又是間接出於子夏，是主張禮、樂並重，也和孔子相同，不過他的書也不是文學作品。大部份比孟子更爲平實，所以人家早已知道他不是文學作品，但其中有成相篇、賦篇等韻文，曾被後人誤認爲是文學。照我們現在看起來，那幾篇文章雖然是有韻的，然毫沒有文學的意味，而他的賦雖名爲賦，卻與後來偏於言情的賦不同。（詳見下章。）所以他的書全不是文學。這又是應當辨明的一件事。

（三）

縱橫家開後世論說文之端　縱橫家就是戰國時蘇秦、張儀一流人，他們是靠着三寸不爛之舌，遊說各國，播弄是非，引起戰爭，以博自己的功名富貴這種人品格的卑鄙固然不消說，就是他合縱連橫的技術也和文學無關，不過承前啓後，他在文學史上又佔著一個相當的地位，不得不將他寫幾行。

所謂承前是怎樣講呢？因爲在春秋時有所謂『行人』，他的職務是等於現代的外交官。他們每到一國，在宴會的時候，照例要賦詩。他們的用意，一方面是聯絡賓主的感情，一方面是藉詩歌而窺見國政。（因爲詩歌是人民心理的表現，就是國家强弱盛衰的代表，所以聞詩能知國政。）因爲在出使時要賦詩，所以在平日要學詩。孔子說：『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論語子路篇）可見他們學詩是爲著專對用的，又可見外交官怎樣和詩歌發生了極密的關係。當時候的行人出使專對的成績，大都見於左傳，讀者可以參考，這裏不多說了。

春秋時候雖然列國並立，彼此互相窺伺，但還要一點面子，不像戰國那樣彰明較著的

侵略攘奪。到了戰國，大局紛亂，國際交涉無非是硬奪輭騙，而春秋時所謂行人，就因爲時代的需要乃一變而爲縱橫家了。（漢書藝文志，縱橫家出於行人之官。）縱橫家的技倆見於戰國策，我們只要把戰國策略讀幾篇，就可以知道。由行人變化到縱橫家，可算和詩沒有關係了，但是他的來源，乃是行人。所以說是承前。

所謂啓後是怎樣呢？在當時候縱橫家的勢力非常的大，能彀支配那時候一切人的心理。儒家的孟子說話和行文，受得縱橫家的影響很深很深。孟子自稱『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滕文公下）可見在當時要想發表一點言論，倘不學着縱橫家的技倆就休想人家聽你的話。孟子見梁惠王，見齊宣王，所說的雖然是仁義，而卻用縱橫的方法說出來。道家的莊子，他的文雖然不全是學縱橫，但可說和縱橫多少有一些關係。這是當時候學者所受得縱橫家的影響。

縱橫家的成績有一部戰國策，曾經受他們的影響的書有孟子和莊子，後來的文學界除了西漢到唐初崇尙辭賦駢儷而外，其他所謂古文，（古文的名稱始於韓愈。）一大半是

從這三部書變化出來的。頂顯著的如宋代的蘇洵，清代的魏禧，全是策士之文。其他所謂馳騁，所謂抑揚，所謂擒，所謂縱，種種筆法，無非是縱橫家的技倆。照嚴格的說，這樣的作品不能算是文學，但是一直被人家誤認了，而且認他爲正統的文學，而很少人知道他們是受得縱橫家的影響。

縱橫家承前啓後，在文學史上有這樣的大關係，上自春秋，下至清末，佔了一個極長久的時期，而且造成一個很大的錯誤。縱橫家原不是文學家；但是他在文學史上卻有這樣一個重要的位置，叫我們研究文學史的人不得不特別注意他。

（四）

楚辭的創造　在周、秦之交，南方產生了一種特別的作品，就是大家所知道的楚辭。楚辭產生於楚國，創造者名叫屈原。他是楚國的同姓，事楚懷王，懷王很信任他，後爲上官大夫所讒，被流於湘、沅之間，乃作離騷以見志。離是遭的意思，騷是憂的意思，離騷意思就是說遭憂。他又因湘、沅間祀神的巫歌而改作九歌，又有天問、九章、遠遊等篇。漢書藝文志詩賦略稱

屈原賦二十五篇。然無篇目。今考劉向集本，離騷一篇，九歌十一篇，天問一篇，九章九篇，遠遊、卜居、漁父各一篇，恰合漢志所言二十五篇之數。宋洪興祖清戴震皆主此說。（見楚辭補注大招篇，及屈原賦戴氏注。）屈原既作離騷等篇，卽自投汨羅江而死。他的弟子宋玉、景差都學他的文體，後來漢初賈誼、東方朔等也都學他的文體，西漢末年劉向集錄成書，始稱楚辭，東漢時有王逸注本，至今流傳。

但是據近人所考，遠遊、卜居、漁父三篇皆非屈原所作。又有人說：屈原幷無此人，皆係後人所假託。這話均可備一說，究竟是否，尙待考定。

離騷在當時候確是一種創格。（1）就形式說：詩經中的詩都是很短的小詩，離騷就是長篇的大文章了。詩經中的詩是以四言爲主，離騷就開七言之端了。詩經中的詩是很拘謹的，離騷就放縱無拘束了。（2）就實質說：詩經的情感是溫柔敦厚，離騷的情感就極熱烈了。詩經中除了陳風中有巫詩，此外沒有神話，離騷中有極豐富的神話，如羲和、望舒、飛廉、豐隆、宓妃、有娀佚女等，都是神怪故事中的話。九歌是祀神用的，詩經中的頌是祀祖宗用的，表面

上雖有相同之點，卻是實際上絕不相同。頌裏面的祖宗是把他當未死的人看，儒家所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就是明證。九歌中的東皇太一、湘夫人、山鬼、國殤，就是離奇怪誕的鬼神了。

這種長篇的詩，這種神話詩，突然產生於楚國，實在有疑問，一般的解釋以爲詩經是北方的文學，是黃河流域的文學，離騷是南方的文學，是長江流域的文學。然在南方向來沒有這種偉大的作品，突然而產生，仍不無可疑。是不是有其他的關係，尙待再考。

（五）

小說戲曲的萌芽　照一般的說法，說周、秦時候有小說，未免太早，說周、秦時候有戲曲，更是完全不對。其實仔細考察起來，小說和戲曲，雖沒有發育得完全，但是確已有點萌芽了。現在分別說明如下：

先說小說罷。莊子云：『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外物篇）荀子云：『故智者論道而已矣，小家珍說之所願皆衰矣。』（正名篇）中國的小說二字在這兩部書上

已經有了。不過他們也沒有說明白甚麼是小說。漢書藝文志說：

>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智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取，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據漢志所言，是周、秦時有所謂小說家，小說家又出於稗官。稗是小的意思，稗官就是小官。他的職務，照漢志上看起來，他是周遊民間，採取民間瑣碎的事情，報告給政府知道。他的職務大概和當時的採詩官差不多，也和現在報館裏的訪事人差不多。

漢志上列了許多小說的書名，那些書都已失傳，不知道是怎樣。如云：周考七十六篇，注云：考周事也。青史子五十七篇，注云：古史官記事也。這些大概都是稗官從民間採訪來的。那些書在西漢末年還有，不知道是甚麼時候失傳的。我很疑心劉向的新序、說苑、列女傳、世說四部書，（前三書今傳，世說今不傳，目見漢志班固自注。）就是取材於這些小說而編成，而且文字也是照抄的，並沒有甚麼改變。因爲我們現在讀了新序、說苑等三書，覺得很有些像

是周、秦時候流傳的故事，而劉向亦決無憑空造出來的可能，所以說他是抄錄周、秦小說編成的。譬如孟姜女的故事，就出在列女傳上，卽此已可見一斑了。自從劉向把周考、靑史子一類的小說改編成新序、說苑等三書而後，原書就失傳了，班固著藝文志時，未必看見原書。因爲他的藝文志是根於劉歆七略，劉歆的七略，又根於劉向別錄，所以這些小說，劉向是必看見的，班固未必看見。

此外和小說相近的神話，在莊子裏已有了。莊子逍遙遊篇所說的鵬，云係出於齊諧。又云：『齊諧者，志怪者也。』齊諧，司馬彪云人名，梁簡文帝云書名，總之齊諧所言都是神話。和小說相近的寓言，在周、秦時候極爲發達。周、秦諸子書中幾無不有寓言。

現在再說戲曲。中國戲曲的發生，有三個根源。

(1)是民間祀神的巫歌。巫歌就是巫女歌舞降神時唱的。他雖然不會成爲戲曲，但已是戲曲的根苗了。由這一個根苗發展變而爲後世的巫師戲，一直到現在，鄉間迎神賽會，臨時搭起臺來演幾天戲，這種民間的戲曲，就是從祀神的巫歌發展而來的。楚辭中的九歌就

是周、秦時候的巫歌。東皇太一、大司命、少司命就是他們所降的神。今鄉間演戲，於搬演故事以前，必先有福祿壽三星、加官、財神、魁星等出場跳舞，這還是古代降神的遺風，一直流傳到現代而沒有消滅。照這樣說，楚辭中的九歌不能說不是民間戲曲的根苗了。

（2）是宮庭中的滑稽語。這種說滑稽語的人，他們的目的一半是供國君的娛樂，一半也是陳述時事，乘機進諫。這種滑稽家在周、秦時也通稱爲『優，』就是後世稱演戲者爲『優人』的根源。那時候淳于髡、優孟、優旃都是這一類的人。我們只要讀一讀史記中的滑稽列傳就可以知道。

優孟者，古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椁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爲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爲之奈何？』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壠竈爲椁，以銅歷爲棺，齎以薑棗，薦以木

闌，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

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爲笑言，然合於大道。……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卽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

上面節錄原文一二，已可見當時滑稽家是怎樣的人。他們的談笑諷諫用意是很好的，而態度又極滑稽。在宋代宮庭中尙有這樣的人，在清代京戲中的「丑角」就是由古代滑稽家變化而來的。根據這一點，可說他是戲曲的萌芽。再試看上文所引優孟對楚王的話，「以壠竈爲椁，以銅歷爲棺，齎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已把他的話編成韻語。優旃對秦二世的話，「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也是韻語。此外滑稽傳所記淳于髡的話也都有韻。可見他們在當時候是拿來唱的。又滑稽傳所記優孟爲孫叔敖的兒子說情，自己著了孫叔敖的衣冠，扮成孫叔敖，這又是化裝表演了。根據這兩點，又可以說他是後來戲曲的萌芽。這種發源於宮庭中的戲曲可以說萌芽於周、秦，直至元代而始完全成

立，明、清以來由宮庭推廣到富貴人家中，由富貴人家中推廣變爲通都大邑公開的戲園。

（3）是宮庭中的唱詩。這種唱詩也是一方面供給帝王、后妃們的娛樂，一方面寓規諫勸導之意，用意和滑稽語相同，而方式則爲用詩歌敍述故事，慢慢的變爲後世戲曲中的重要份子。這種唱詩人在周初宮庭中通用瞽子，劉向列女傳周室三母條云：

古者婦人姙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夜則令瞽講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容貌端正，才德過人矣。

劉向的列女傳都是採輯周、秦時的遺聞軼事，這話在前面已經說過了。照這一條看，可見周初宮中瞽子唱詩的情形。他們所唱的詩，說不定還有幾篇保存在今日的毛詩中，如關雎、卷耳等篇，所謂歌詠文王，贊美后妃的詩，大約就是當時候瞽子們所常用的唱本。

以後如漢代「樂府」中的「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等篇，也是唱詩人所唱的。不過已普徧的流傳到民間了。後世的「彈詞」「攤簧」之類就是這種唱詩的嫡裔，而這種唱詩也就是後來戲曲中唱句的根源。

此外先秦諸書，因爲和文學沒有甚麼關係，就不多說了。周衰秦興，商鞅、李斯等人尙刑名法術，講功利，重農戰，痛恨詩書，於是有燒書之舉，先秦古籍，蕩然無存，今所見的大槪是經漢儒搜輯補訂而成的。然李斯能作銘語，始皇封禪石刻，多出於李斯的手筆。

（二） 周秦文學的特點

上文把周、秦文學的變遷大勢說過了。還有些零碎的話，爲我們所應該注意而爲上文所未備的，今復述於此。但是零零碎碎，沒有系統。

（一）

在這時代謠諺很流行。左傳、國策及諸子中引的很多。雖不一定都是周、秦時的產物，大槪可以說以周、秦爲盛行。就是老子中的韻語，也是當時所流傳的諺語，如『古之所謂曲則全者，』『曲則全』就是一句諺語。

（二）

論語二十篇是孔門弟子作的孔子言行錄，他並非有意爲文，而片言隻語，往往有文學的意味。如『天何言哉！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尋常文字，一言已足，不必重言，今『天何言哉，天何言哉』重述一句，即文學上所謂咨嗟詠嘆，含有很豐富的文學意味。又如『鏗爾，舍瑟而作，』『鏗爾』二字能傳出曾點閒適之神，也可說是寫生妙手。

（三）

今所傳的爾雅一書爲中國字書的初祖。相傳爲周公所草創，孔子、子夏都曾經增補過。這部書雖然不是文學，但和文學多少有些關係，所以附帶說一句。

（四）

在春秋、戰國時，各國語言不統一，文字也不統一，到了秦時，經李斯改爲小篆，中國的文字纔統一了。

（五）

呂不韋集了許多門客編成呂氏春秋一書，（又稱呂覽）這部書有可注意的地方，就

體例說，這部書可以算是中國最早的一部類書，（汪中述學呂氏春秋序有此說。）就事實說，可以算開後世富家集門客著書之端。

第四章　漢魏的文學

（一）　漢魏文學變遷的大勢

秦滅，漢興，時勢一變，東西兩漢，下及三國，一共約有五百年的長時期。這個時期中文學大勢的變遷很多，今分述如下：

（一）

樂歌的變遷　詩經中的詩是否每首都可以入樂，固然還有小問題，（見前章）但是大概可以說，孔子口中所說的詩是和樂相連不分的。經過秦火之後，樂經亡了，古樂就此失傳。

高帝崛起南方，漢初盛行「楚聲。」高帝的鴻鵠歌是「楚聲」，（見史記留侯世家）唐山夫人的房中祠樂也是「楚聲。」（漢書禮樂志云：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所謂「楚聲，」當是南方之樂，而與中原古樂不同，大概是多發揚蹈厲之音，而無溫柔

敎厚之致。這是樂歌變遷的初步。

後來武帝設立『樂府』採詩夜誦，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擧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他不但是把樂歌大大的整理了一下，而且使樂歌發生極大的變化。他所採的歌有燕、代、秦、楚之謳，所採的樂器有箜篌、橫吹等外國樂器。崔豹古今注云：『橫吹，胡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卷中音樂）可見李延年所製的『樂府』已含有許多外來的份子，而不是純粹的中國樂歌。這是漢代樂歌變遷的第二步。而南北朝及唐代外國音樂充份的輸入中國，當以此爲先導。

（二）

五言詩的成立　純然五言詩，爲文人所作而不能入樂的，以李陵、蘇武贈答的詩爲最早。但今所傳蘇、李贈答詩，是否爲蘇、李所作，尙有疑問。此外古詩十九首，玉臺新詠於所選八首，謂爲枚乘所作，文心雕龍於孤竹一首，謂爲傅毅作，故淸人沈德潛以爲作者非一人，非一

時，故統名爲古詩。（古詩源卷四）李善文選注亦云：

詩云『驅車上東門，』又云『遊戲宛與洛，』此則辭兼東都。

他也疑心到十九首中有東漢人的作品。近人即本此說，竟以爲十九首全是東漢人作。我以爲作者非一人，非一時，是不錯的，一定要斷言十九首皆東漢人作，是很難說的。總之，五言詩到漢代已確切成立了，成立於西漢或東漢，當再待考定。

（三）

辭賦的派別　漢代的辭賦是有名的，王國維以爲可作一代文學的代表。他說：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焉者也。（宋元戲曲史序）

這可見『漢賦』在文學中的位置是怎樣。不過所謂『漢賦』也不止一派。漢書藝文志把他分爲四類：一爲『屈賦，』二爲『陸賦，』三爲『荀賦，』四爲『雜賦。』

『屈賦』就是屈原的離騷、九歌、天問九章等篇及唐勒（唐勒賦今亡）宋玉所作的

賦。在漢代賈誼、淮南王安諸人的賦，屬於屈賦。他們大抵都是抒情。

『陸賦』就是陸賈的賦。漢志說：陸賈有賦三篇但今不傳，不可考了。而枚臯、朱建、嚴助朱買臣等人的賦，漢志列於陸賦之屬，而今亦不傳。今可見的只有揚雄的賦。這一類大抵偏於辭說，為縱橫的變相。

『荀賦』就是荀子書中的賦篇，有禮、知、雲、蠶、箴等五篇。荀子以後，漢志所列的今已不傳。但觀荀子賦篇，是主於咏物的。

『雜賦』本無一定體例，漢志所列，今亦不傳，無從考證。然一看他的題目，也可以略知其內容。如『雜山陵水泡雲氣雨旱賦十六篇』『雜禽獸六畜昆蟲賦十八篇』看了這些目錄，可知他和荀子的雲、蠶相近。不過最後有隱書十八篇，為後世『廋辭』之祖。這可見所謂雜賦的體例很不純粹了。

在漢代的賦有這樣四類，四類確不可以一例承認他有價值。除了『屈賦』為抒情的賦以外，其他三類可以說不是文學。

（四）縱橫文變爲辭賦與疏表　戰國時七雄並立，互相併吞，互相聯合，一般策士從中播弄是非，乘機以博得功名富貴，縱橫文很用得著。漢初離開戰國沒有多遠，策士的風氣依然存在，況七國並立還是一個封建的形勢，策士的縱橫文，還是適用。試看蒯通說韓信，鄒陽上梁王書，完全是蘇、張的面目，就是賈山的至言，賈誼的治安策，晁錯的論政治書，還是周、秦諸子的文章。

文、景以後，七國削平，天下太平無事，用不著策士的縱橫；於縱橫就一變而爲辭賦與疏表。變爲辭賦的，以鄒陽、枚乘、嚴忌諸人開端，至武帝時有司馬相如、嚴助、朱買臣、東方朔、枚臯、終軍等人稱爲極盛。他們的辭賦，是由縱橫家的離間挑撥變而爲對於君主一人的贊美。這是因爲時代的關係，自然而然的變化。再有一派變爲疏表的，如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公孫宏的賢良策，主父偃的諫伐匈奴書，由縱橫家的凌厲馳騁的雄辯一變而爲溫厚儒雅的風度。這也是因爲時代的關係，自然而然的變化。

（五）

史家文學的創格　中國的史學發達得很早。古代史書分為六家：就是一尚書，二春秋，三左傳，四國語，五史記，六漢書。前四家皆在漢前後二家皆是漢代作品。其中以史記為最有創造的能力且含著極豐富的文學意味。

史記是司馬遷作的，記黃帝至漢武時事，為本紀、年表、列傳等一百三十卷。他的創造力，是在能網羅零碎的古史成一巨著，又能創為傳記、年表等等新體例。

他所以含有文學的意味，有下列三個原因：（1）因為他是富於情感的。司馬遷因李陵事而被刑，鬱鬱不自得，他作史記的動機，就是要借古人發牢騷，所以伯夷列傳、刺客游俠等傳，做得更好。（2）是善於描寫的。史記描寫人物，恰能如其身份，很和小說相近，（3）是趨於自然的。他採錄古史，都改為當時通行的文字，他又不避俗語，例如陳涉世家中的「夥頤」就是楚國的方言。這三點都和文學的原則相合，所以一部史記，就充滿了文學的意味，而於無形中被後人視為文學作品。

漢書是班固作的，始於高帝，終於王莽，共一百二十卷。班固著作沒有完，就死了，是他妹子班昭替他續成的。後來史、漢並稱，但就文學的意味而言，漢書不及史記。若說漢書和史記體裁上的異點，史記是通史，漢書是斷代爲史，在當時候都是創格。

（六）

貴族提倡文學和文學所受的損失　文學是平民的，不是貴族的，更用不著貴族來提倡。貴族提倡文學，簡直是使文學受著損失。在漢、魏這個時代，前有漢武帝，後有曹操父子，以帝王提倡文學，在他們以爲是文學界的盛事，其實是文學界很大的損失。漢武帝很喜歡文學，他招致了司馬相如、東方朔一類的人做他的『宮庭供奉。』司馬相如等人也就以見知於天子爲榮幸，所有的作品無非是供帝王的娛樂，作帝王的玩好品，他們只管享受著富貴，而人格文格受了很大的損失，他們就不管了。

自從漢武帝開了端，後來曹操父子也就學著他。曹操的文學天才比武帝更好，他的『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的四言詩，比武帝的秋風辭要好得多，加起他的兩個兒子曹丕、曹植

也都是有文學天才的，於是曹氏父子兄弟就成了當時文學界的中堅份子。他們極力的搜羅當時文人做他們的門客，後人所稱為建安七子的，便是孔融、王粲、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楨七人，七子除孔融外，皆為曹氏所引用，無非一天到晚陪著他們做做詩，或是給他們代代筆，曹氏父子使文學所受的影響恰和漢武帝相同。

（七）

小說民歌的採集　漢武帝提倡辭賦，使文學受了很大的損失，已如上文所述，但他另有一事，對於文學又不能說沒有功勞。這就是他對於小說、民歌十分注意。漢書藝文志所著錄小說：有封禪方說十八篇，待詔臣饒心術二十五篇，原注皆云武帝時。待詔臣安成未央術一篇，臣壽周紀七篇，原注宣帝時。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原注，虞初武帝時人，號黃車使者。百家百三十九卷。除心術、未央術似是方術（在當時此項書亦混入小說）而外，其他都是小說，而以武帝時的作品為多。虞初大約就是漢武帝時的稗官，那些周說九百多篇，就是他採集來進呈於武帝的，不然，流傳在民間的故事，不當為漢志所採。那些小說今皆失傳，不知

內容如何，但是據我個人的意見，劉向的列女傳等三書就是取材於此。（參看第三章）另外有一類小說，如漢武內傳、飛燕外傳等，雖題名為漢人作，但多係後人假托，（漢武內傳原題為班固撰，飛燕外傳原題為玄伶撰。）不可認為是漢代的小說。

至於民歌，在武帝設『樂府』時，曾充份的採錄燕、代、秦、楚之謳，以供給他製作樂歌的材料。（參看本章第一節）今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此類民歌有：吳楚汝南歌詩十五篇，燕代謳雁門雲中隴西歌詩九篇，邯鄲河間歌詩四篇云云，這些都是各地的民歌，想是武帝設『樂府』時採集來的。這些歌也失傳了，不知道他們內容如何，但是據我個人的意見，在今日所流傳的『漢樂府』內，還可以找得出幾篇。例如『陌上桑』一首，崔豹說邯鄲女名羅敷作，（古今注卷中音樂）這或者就是邯鄲歌詩之一。

總之，照漢志上所開的目錄看，漢代的小說、民歌實在不少，但是不能說不是武帝注意採集的功勞。不然，到今日連這些目錄都看不見了。

（二） 漢魏文學的特點

（一）

西漢和東漢的文學作品，在體裁上說，沒有甚麼顯著的分別；不過在舊文學家說起來，總說西漢和東漢不同。所以不同之點，是西漢文比較的樸質渾厚，東漢就不然了。舊說以爲是時代的關係，在我說，和時代固然有關，和地理也有關。因爲那時候的文學者都集中於國都，所以都城就成了文學的中心點，西漢都長安，風土較厚，東漢都洛陽，風土較薄，這一點和文學有很大的關係，不可忽略過。

（二）

今傳『孔雀東南飛』一詩爲中國著名的長篇紀事詩。舊說以爲東漢末建安時候的作品，（玉臺新詠卷一）但經近人考證，以爲是南北朝時候的作品。第一個理由是在印度文學輸入中國以前，不會產生這樣長的作品。第二個理由是中間有『青廬』、『龍子幡』等字，是南北朝時候的風俗。但是立在反對方面的人又說第一個理由不很充份，況且照這樣說，又不得不牽涉到離騷了。第二個理由可以駁。因爲這種民歌，口頭傳授不知經過多少

增刪改變，某一個時代通行的字，都是在某一個時代增加修改的，不能說那作品的本身就產生於某一個時代。照我說，兩方面的話都有可研究的價值。所以這個問題暫時認爲是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

（三）

西漢末年的揚雄很喜歡做仿古的文章。仿周易作太玄，仿論語作法言。此種仿古不但他自身無價值，而且貽害後人。唐代韓愈很佩服揚雄，唐以後的人又很佩服韓愈，所以揚雄影響於後世文學界很大。摹仿的風氣在中國很盛，雖然還有別的原因，但和揚雄有很大的關係。

（四）

佛經的輸入，和中國文學有極大的關係。一般人說始於東漢明帝時，當時曾譯佛經一部，名四十二章經，流傳到現在，爲中國最早的一部佛經。不過據我所考佛教輸入中國，是在周、秦時，就是隋書經籍志也說：『或云：久已流布，遭秦之世，所以湮滅。』故東漢時才輸入中

國之說不能確信。

（五）

自曹丕論文，以七子並稱，於是就有『建安七子』的名稱，而自此以後跟著他的很多，便成了文學界的一種風氣。如晉代的『竹林七賢』『二陸、三張、兩潘、一左』唐代的『初唐四傑』『大歷十才子』宋代的『三蘇』『蘇門四君子』淸代的『江左三大家』『嶺南三大家』等，不可勝數。（這裏是專就文學一方面講，和文學無關的，如殷有『三仁』周有『八士』這種稱謂早已有了。）

（六）

西漢末年，劉向校書於天祿閣，隨書撰述提要，後來匯集成書，稱爲別錄，（據三輔黃圖及廣宏明集引七錄序。）劉歆繼劉向作七略，分書籍爲六類：一六藝略，二諸子略，三詩賦略，四兵書略，五術數略，六方技略，首有集略，性質等於總論，幷六類共稱爲七略。別錄爲提要之始，七略爲圖書分類及目錄之始。這雖不是文學作品，但和文學有關，故附帶說幾句。

（七）

漢末孫炎創切音，魏李登作聲類，爲音韻學的開端。音韻雖然是獨立的學問，但和文學有連帶的關係，尤其是中國的文學和音韻的關係更深。

（八）

西漢末劉向集離騷、九歌諸辭賦，並及漢人賈誼、東方朔等作品，合爲一編，就是今日通行的楚辭。東漢王逸把他加註，北宋洪興祖又補注，爲最古的注本，楚辭是詩經以後的第一部詩歌總集。

* * * *

此外伏勝、毛亨、毛萇傳經，馬融、鄭玄注經，都和文學關係不深。淮南王安的淮南子，王充的論衡，徐幹的中論，雖然是一代名著，但和文學的關係也不深。又有許愼的說文解字，揚雄的方言，一是文字學上重要的書；一是語言學上重要的書，皆非文學。關於這些這裏概不多說了。

第五章　晉南北朝的文學

（一）晉南北朝文學變遷的大勢

漢、魏而後，接着晉、南北朝，這個時期的文學，在形式上和實質上，都有種種的變化，而變化的原因也很複雜。今分別說明如下：

（一）

辭賦變爲『駢語』　兩漢的賦是著名的。賦的派別在前一章我們也已經說過了。晉、南北朝就由辭賦轉變而爲『駢語』。所謂『駢語』就是比較辭賦更整齊的『四六文』而幾乎全篇都是對偶，故稱爲『駢語』。『駢語』這個名稱在當時候是沒有的，後世以『駢文』和『散文』對擧，而推南北朝文爲『駢文』的代表。王國維稱爲『駢語』，而把他和『楚騷』、『漢賦』、『唐詩』、『宋詞』等並稱，可見這種『駢語』確是這個時代的一種特色。

當時候的賦雖然是仍名爲賦，但是有一大部份在實際上已變爲『駢語，』和『漢賦』不同。此外無論甚麼文，如序，如論，如書，都用『駢語』最著名的作家爲鮑照、江淹、徐陵、庾信等人。他們都是南北朝人。至如晉代左思的三都賦，郭璞的江賦等，雖然也很有名，但他們還是『漢賦』的舊面目，而且是『荀賦』的苗裔，可以說不是文學。這時代的作品當推鮑照的蕪城賦梁元帝的蕩婦秋思賦江淹的恨賦、別賦爲最好。其他短篇的書信也有很好的。（至於陶淵明有幾篇著名的作品，又當別論，因爲他不是『駢語』）

（二）

『文』『筆』的分歧　在南北朝時又有一個特別的文學界說，叫『有韻的爲文，無韻的爲筆。』當時文人有以『文』『筆』對舉的，有以『詩』『筆』對舉的，有以『辭』『筆』對舉的，究竟怎樣叫『文？』怎樣叫『筆？』並沒有確切的界限。劉勰文心雕龍總術篇云：

今人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夫文以足言，

理兼詩書，別目兩名，自近代耳。

劉勰的大意是不贊成把『文』『筆』區分爲二的。他說：『文以足言，理兼詩書，』因爲當時候一般的人認『詩』爲『文』，認『書』爲『筆』，故劉勰說詩書本來都應稱『文』，至近代纔分爲二事。劉勰於下文還有許多的話，但是他的話很含混。我們讀了還是得不到最後的答案。

清代阮元的揅經室集裏有學海堂筆對，引證當時諸史，以說明『文』『筆』之分，把他歸納成爲四類：

（1）文、筆對舉，

（2）辭、筆對舉，

（3）筆、之專稱，

（4）詩、筆對舉。

近人劉師培著中古文學史，謝无量著中國大文學史，皆根據阮元的話，又參酌自己的

意見；加了許多說明，比較的更詳細了現在我再把劉、謝兩君的話歸納如下：

（1）有藻采、聲韻的爲『文』。

（2）無聲韻，但有藻采也爲『文』。

（3）無韻，但爲偶語也爲『文』。

（4）『詩』爲『文』的一種。

（5）『辭』就是『文』。所謂『辭』就是有藻采，有聲韻的作品。

（6）『文』可以包括『筆』，『筆』不可以包括『文』。

（7）直言無詞采的爲『筆』。

（8）記事的爲『筆』。

（9）『論』也與『筆』對稱。

（10）韓愈的『文』在唐代也稱爲『筆』。

（11）後世『散文』不應稱爲『文』。

我再參照阮氏及劉、謝二君的話重定了一個『文』『筆』的界說如下：

（1）零言斷語不能成篇的爲『筆』，東鱗西爪漫無組織的爲『筆。』

（2）有組織，成篇幅，有藻采有聲韻的爲『文。』

（3）但有組織，成篇幅，雖無藻采無聲韻也爲『文』否則爲『筆。』

（4）『筆』的名稱在唐以後好像是忽然不見了，其實不然，他就是後世的『筆記。』

這個界說比較的精密一些了。這是大概的情形，詳情可參考劉、謝二君的文學史，及我的文筆辨（在中國文學辨正內）南北朝時通行『偶語』且尙藻采、聲韻，在他們只認有藻采、聲韻的是文，至少也要是『偶語』纔算是『文，』不認『散文』是『文。』所以如韓愈的『散文，』唐人也還稱爲『筆。』這是沿着南北朝時的習慣。

（三）

清談影響於文學　在晉代老、莊學說盛行，王弼註易經，註老子，向秀註莊子，這一類的

書風靡一時。當時由老、莊學說演化成爲清談，大概以樂天知命，放蕩形骸爲務，把名利看如糞土，把禮敎看如枷鎖，以淡泊寧靜，不受一切的拘束爲至樂。這種人生觀，由所謂名流提倡以後，便支配了一般人的心理。這種思想影響於文學很深。如嵇康的養生論云：『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又云：『無爲自得，體妙心玄。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陶潛的歸去來辭云：『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欲何之？』又云：『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又如劉伶的酒德頌，王羲之的蘭亭序，都是這種思想的表現。這種思想和後世文人的關係也很深，唐宋以來的文人大多數受了他們的影響。

（四）

佛經充份的輸入影響於文學　晉、南北朝時候的思想界除了清談以外，再有從印度輸進來的佛學。佛學輸入中國本來很早，但在這時候更有充份的佛經輸入。所謂天竺胡僧到中國來的很多，而中國的佛敎徒往印度去的如法顯、道整等人也前後相繼。中國的文人

如謝靈運、劉勰等無不信佛，劉勰且出家爲僧，法號慧地，梁武帝亦捨身於同泰寺。可見當時佛學支配一般人的心理的情形。這種思想當然和文學發生關係：就實質上說，文學作品中多含有佛學的意味。就形式上說，『塔』、『僧』『懺悔』等譯音字也充滿於文字中，（懺爲譯音字，悔非譯音字，二字一意，今人多連用。）譯經的文法也自成一格，可說是印度化了。這種思想和後世文人的關係也很深。唐、宋詩人如王維、柳宗元、白居易、蘇軾等人都受了很深的影響。

（五）

西北胡人和漢人雜居影響於文學　從東晉到南北朝，中國的民族史上更發生一個極大的變化，舊史家稱爲『五胡亂華』，就是當時候西北的外國人侵略中國，把中國的地方佔據了，晉室因而東遷，由今陝西遷到今南京來，長江以北的地方差不多都被他們侵佔去了。所謂『五胡』就是匈奴、羯、鮮卑、氐、羌五種外國人。匈奴就是漢代的匈奴，這時候一部份南侵入中國，和中國人同化了，一部份北徙入歐洲建國，即今匈牙利。羯屬突厥種，晉、唐時

侵入中國，唐末西遷，造成今土耳其國於巴耳幹半島。鮮卑有人說就是今日西伯利亞人的始祖。氐、羌後裔不詳。總之這五種外國人在東晉、南北朝時都靠他們的武力侵略中國，紛紛居住到中國來，居留在中國以後，語言、文字、風俗、習慣都和中國人同化了，久而久之，已無形的變了中國人。不過，從反面說，他們的風俗、習慣影響於漢人的地方也不少。如搜神記云：

胡床，貊槃，翟之器也。羌煮，貊炙，翟之食也。自太始已來，中國尙之，貴人富室，必蓄其器，吉享嘉賓，皆以爲先。戎翟侵中國之先兆也。

就這一段文字，可以想見當日漢人風俗的外國化了。

然這些事和文學無關，不必多說，如今我們再說「五胡」所給與中國文學的影響，就是他們尙武的精神，灌輸到中國的文學作品中。欲知他們尙武的精神影響於中國的文學是怎樣的情形，請先看他們自己的詩歌：

新買五尺刀，懸著中梁柱；一日三摩挲，劇於十五女。

東山看西水，水流磐石間。公死姥更嫁，孤女甚可憐。

（瑯琊王歌辭八曲之二）

隴頭流水，流離山下。念吾一身，飄然曠野。

朝發欣城，暮宿隴頭。寒不能語，卷舌入喉。

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心腸斷絕。

（隴頭歌辭三曲）

上馬不捉鞭，反折楊柳枝。蹀坐吹長笛，愁殺行客兒。

遙望孟津河，楊柳鬱婆娑。我是虜家兒，不解漢兒歌。

健兒須快馬，快馬須健兒；跋跋黃塵下，然後別雄雌。

（折楊柳歌辭五曲之三）

這些都是西北胡人的民歌，而被漢人採入樂府的，現在我們所見的當然是用漢文寫出來的，不是他們的原歌，但是卻能十分保存原有的尚武的精神，和樸質爽快的風格。這樣的詩在原有的中國詩裏是沒有的，如今大批的加入進來，當然能使中國的文學界發生一

大變化。

在南北朝時南北的文學作品已經截然不同。如北史文苑傳序說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雅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淸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

這幾句話已經告訴我們南朝的文學好處在柔，北朝的文學好處在剛，南朝的文學是優美，北朝的文學是壯美。北史文苑傳的話是指文人的作品而言，可知西北胡人的民歌已經影響到文人的作品了。此後唐人出塞、從軍的詩，如『葡萄美酒夜光杯』『秦時明月漢時關』『男兒事長征，少小幽、燕客，賭勝馬蹄下，由來輕七尺』之類，無非是受得這種影響。

（六）

民歌的採集　在漢武帝設立『樂府』時，曾經採集過一次民歌，把他們來改爲樂歌，於是許多民歌就藉此保存了。在晉、宋間也有同樣的採集民歌改編爲樂歌的事，所以晉、南北朝的民歌保存在『樂府』裏流傳到現在的很多。如吳聲歌曲中的子夜歌、懊儂歌、華山

畿，西曲歌中的江陵樂、靑陽度、女兒子、攀楊柳等都是很好的民歌。同時及唐以後的文人也多擬作這些民歌，就一變而爲文人化了。不過經過文人化後眞情感已沒有了，風格也不自然了。所以最可寶貴的還是原有的民歌。

這些民歌中以子夜歌尤爲有名。據說他是晉代的一個女子創作的，女子名子夜，所以就稱爲子夜歌。原有四十二首，後來人家跟着他做的稱爲大子夜歌、四時歌、子夜警歌、子夜變歌等又有許多。這些歌都是男女戀愛之詞，他的形式是五言四句，和唐以後的『五絕』一樣，也許所謂五絕和他有密切關係。此外攀楊柳也很著名。由攀楊柳、折楊柳演變而爲唐以後的楊柳枝（或謂楊柳枝爲白居易所創是不對的。）唐人詩：『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楊柳二字就是指折楊柳，他是雙關兩意的。

在吳聲歌曲中更有一個應該注意之點，就是詩中多『隱語。』例如『梧子』隱『吾子，』『蓮子』隱『憐子，』『藕』隱『我，』（二字音相似。）『蠶眠』隱『纏綿』『絲』隱『思』等隨處皆是。這種隱語可以說在漢已經有了。如『藁砧今何在』一詩，『藁砧』

二字就是應『丈夫』的『夫』字，因爲『藁砧』爲斬草之具，名叫『鈇』，由『藁砧』隱『鈇』，由『鈇』轉隱『夫』，於是『藁砧今何在』一句，就是說『丈夫今何在。』這可算是漢代民歌中的隱語。但在晉以前這樣的隱語還不多見，到了吳聲歌曲中就很多很多了。晉、南北朝以後的民歌中也有時可以看見這種隱語。如劉禹錫的竹枝詞：『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全唐詩註『晴』一作『情。』其實並不是又作『情』，簡直『晴』字就是『情』字的隱語。清末黃遵憲的山歌：『第一香櫞第二蓮，第三檳榔個個圓。第四芙蓉五棗子，送郎都要得郎憐。』這首詩中『櫞』隱『圓』，『蓮』隱『憐』，『榔』隱『郎』，『芙蓉』隱『夫容』，『棗子』隱『早子』，每一件花果名都是隱語。這就是晉、南北朝吳聲歌曲中隱語的習慣，保留到最近時，還可以在民歌中找到的。

(七)

小說的流行　中國小說的誕生，在前面第四章裏已經說過了。不過晉、南北朝以前的小說，到現在大都失傳，今日所見的題名漢人所作的小說，大概是晉、南北朝人假托的，除了

劉向的列女傳、序新、說苑保存一些古代的小說，旁的沒有甚麼可見。漢、魏時小說不很流行，到了晉代，小說乃盛行了。古小說而經晉人加註的有郭璞註的山海經，古小說到晉代纔發現的有魏襄王塚中掘出來的穆天子傳，晉以後人所作而托名漢人的有西京雜記、漢武內傳、飛燕外傳等，晉南北朝人自己的創作有干寶的搜神記，葛洪的神仙傳，劉慶義的世說新語等。眞可謂盛極一時了。

東晉的詩人陶潛，他是一個最喜歡讀小說的，他的詩道：『汎覽周王傳，（就是穆天子傳）流觀山海圖。（就是繪圖的山海經）』這可見他蕭閒自在沈醉於小說中的狀態。郭璞是晉代一個博學的人，他把山海經和穆天子傳細細的加了註解，可見他也是愛讀這些書的人。但就這兩點看來，我們已可想見在那時候小說是怎樣的盛行了。

現在再把上面所提起的幾種小說略說一說：山海經舊傳爲禹治水時所作，又傳爲伯益作，但都不確。據近人衞聚賢所考，其中一部份爲春秋時隨巢子所作，乃是他從印度到中國的旅行記，因爲山海經中的神話完全是印度的神話，再有一部份是劉歆所加的。（詳見

古史研究第二集）又有人說山海經是古代的巫書，但是後代的地名很多，（如長沙、零陵、等皆非古地名。）這是有後人增加的地方。總之山海經雖是一部古書，但在晉以前並不盛行，自從郭璞註了以後，才成爲一部名著。穆天子傳是記周穆王西遊的事，也是一部古書，不過到晉太康二年才發現於汲郡魏襄王墓中，可見以前並不流傳。西京雜記今漢魏叢書本題爲劉歆撰，但學津討源本題作葛洪撰，明孔天胤本也題作葛洪撰，四庫書目提要謂爲吳均撰，托言葛洪得劉歆漢書遺稿，錄班固所不載的事而作此書。總之爲晉以後人所作無疑。漢武內傳舊題爲班固撰，飛燕外傳舊題爲漢伶玄撰，但就文字看，不像是漢人作的，乃是晉以後人假托的。搜神記爲干寶撰，中間有一大部份是古代流傳下來的民間傳說，很有價值。也有人說今日流行的二十卷本有後人加入的，這也可信。又有後搜神記題爲陶潛撰，乃是假托的。神仙傳可以算是晉以前神仙故事的代表。世說新語是晉、宋時的名人逸事。這幾部小說都是最有價值的。以外再有許多，不及遍舉了。

（八）

文人詩的變遷及陶淵明的特出　這時代文人作的詩，在形式上說，起初只是繼續漢、魏原有的體裁，而沒新的創作，到最後才開『律詩』之端，而沒有完全變成『律詩』。但是產生了一個著名的詩人陶潛，他的詩全是歌詠自然，而且是民衆化了，在中國詩歌裏能另闢一個境界。他的作品除了詩歌以外，如歸去來辭、五柳先生傳、桃花源記等也都是不朽的作品。當時的詩人以陶、謝並稱，謝是謝靈運，他的詩善於摹寫山水風景，雖和陶潛並稱，卻比不上陶潛。此外在晉代的文人詩如阮籍的詠懷，郭璞的遊仙，左思的詠史，都是名著。

（九）

文學論文及文學批評的產生　關於這一類的著作在中國很是缺乏，曹丕的典論論文雖然是開了端，但是極簡單的一篇，不曾成爲專書，直到南北朝時纔產生了三部名著：（1）是劉勰的文心雕龍，可說是一部文學原理兼文學史文學批評的書。（2）是鍾嶸的詩品，他把漢、魏以來的著名詩人分爲上中下三品，每人窮究其詩學的源流，並品評他們的優劣，這可說是一部文學批評的書。（3）是任昉的文章緣起，說明各種文體的起源，可說是一

部和文學史相類的書。三書之中以文心雕龍爲最好，雖然他的見解在今日看起來很有不對的地方，他用四六文寫也是一個錯誤，但在當時候不能說不是一部傑作，到現在還沒有失掉歷史上的價值。唐、宋以後的詩話、文談之類雖然是多到不可勝數，但是能彀有系統如文心雕龍一般的卻不多見。

（二） 晉南北朝文學的特點

（一）

梁昭明太子蕭統選了一部文選，是楚辭以後的第一部詩文總集，詩經以後的第二部詩文總集。但是他的範圍比詩經和楚辭更廣了，分類比詩經和楚辭更多了，他是中國文學史上一部著名的選本。分類雖然分得不好，但是影響於後世文學界很深，後來的總集如唐文粹等都學着他的分類法，後世文人有專門學漢、魏、六朝文的，以文選爲模範，而稱爲『選體』或稱爲『選學』，他的勢力非常的大。

（二）

陶潛作桃花源記，借此描寫他的理想社會，就是演繹老子書中『小國寡民』的一節，已經獨立成爲一篇短篇小說。他的實質就是『寓言』，但是已經獨立成篇，而且很注重詞彩，和周秦諸子中的『寓言』不同，唐以後的文集裏往往有獨立成篇的『寓言』，就是由桃花源記變化來的。有人說陶潛所記的桃花源是實有其地，就是在今湖南桃源縣地方，這話是完全不對的。原來桃源縣的名稱是根據桃花源記而來的，不是先有了桃源縣而後有桃花源記。今有人親到桃源縣的桃花源去遊歷過，據說絕不像陶記中所說的桃花源。

（三）

這時候的散文書信也很優美。寥寥的幾句話，風致非常的瀟洒。後人稱他爲『小簡』，而『小簡』在文學中也就佔了一個位置。

（四）

南齊時周彥倫初曾隱居鍾山，後又應詔出爲海鹽令，他的朋友孔稚珪做了一篇北山移文譏刺他，全篇託爲山靈的口吻，近於遊戲，便開遊戲文之端，後世繼起作遊戲文的人就

不知多少。這是中國文學界一個不很好的現像。

（五）

音韻本是文字學的一部份，和文學沒有多大的關係，雖然在孫炎、李登已開始研究了，但還和文學沒有發生關係。自從沈約作四聲譜，創爲文學當講四聲之說，（四聲譜原書今已不傳。）於是作詩的人都要先講平仄聲，又創『八病』之說，給後世一個很壞的影響。

（六）

古代有一部地理書名叫水經，不知是何人作的，到北魏酈道元把他加了註解，稱爲水經注，注中的話有許多描寫風景的地方，寫得很好。唐代柳宗元就學他做了許多的『遊記，』（柳宗元的『遊記，』多學山海經及水經注處我另有文辨明他。）因此『遊記』一體在文學界也佔了一個位置。

（七）

晉代的僧人法顯於東晉安帝三年出發，往印度求佛學，經過十五年而後由獅子國

（今錫蘭）取道回來。他做了一部旅行記，名佛國記，（今漢魏叢書中有此書。）今英、法、德文皆有譯本。或說法顯歸途所經過的耶婆提就是今美洲墨西哥的地方，（法人有此說，在中國方面章太炎也主張此說。）或又說，法顯實沒有到過美洲，只到過今南洋羣島如爪哇等地。這兩說以後說比較的更確。總之無論法顯到過美洲沒有，而他的一部佛國記總是一部極有關係的書。

（八）

史家文學有陳壽的三國志，後人取他和史記及前後漢書並稱『四史』也是一部極有名的著作。

* * * *

此外如郭璞註爾雅，註方言，都是極重要的工作。又如嵇含著南方草木狀，爲後世草木譜錄之祖，陶宏景著刀劍錄，開後世器物譜錄之端，諸如此類的著作還有許多，但和文學的關係較少，這裏不多說了。

第六章　唐代的文學

（一）唐代文學變遷的大勢

我們一說到唐代，我們總以爲唐代是詩歌的黃金時代，除了詩歌以外，沒有甚麼旁觀文學可說。其實也不盡然。唐代固然是詩歌的黃金時代，但只是限於文人詩的發展，說到民歌，到反不及晉、南北朝了。而除了詩歌以外，『傳奇』也是唐代特別的產物，散文也不能說沒有記錄的價值。此外印度文學對中國的輸入，和中國文學對日本、高麗的輸出，同樣是重要的問題。今分別敍述如下：

（一）文人詩發展到極高限度及其派別　文人詩的發展，從形式上說。『五言』、『七言』、『律詩』、『絕句』各種的體裁到唐代已極完備了。從實質上說，儒家、道家、佛學各種的思想到唐代也已完備了。唐代可以說是集文人詩之大成。他已發展到極高限度，變無可變，只

得轉變而爲詞了。

唐代的詩歌作者，在初期是以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及沈（佺期）宋（之問）爲最著名。然他們的詩實在不能說是好。他們完全因襲南北朝文人的習氣，只講表面的精美華麗，毫不在實質上注意，這是一種無價值的貴族文學。（南北朝時民歌很好，但文人的詩不好。）直到李（白）杜（甫）出來，纔開闢個新的局面，可以說詩歌界的大革命。

不過在李、杜以前再有陳子昂和張九齡二人，他們確能算是革命的先驅者，不過沒有成功，直到李、杜纔算大功告成了。

李白的思想是出於道家，出於道家的神仙一派，他又任俠使氣，好擊劍飲酒，他的生活可以說是合仙與俠而爲一，他的詩就是合仙與俠而爲一。『西來青鳥東飛去，願寄一書謝麻姑。』『遙見仙人彩雲裏，手把芙蓉朝玉京。』這是仙人的詩。『感君恩重許君命，太山一擲輕鴻毛。』這是俠客的詩。『安得倚天劍，跨海斬長鯨！』便是合仙與俠而爲一了。杜甫呢，

他的思想完全是儒家的忠君愛國的思想，他又是一個富於情感的人，把他對於國家，對於家庭，極眞極深的情感充份發揮在他的詩裏而又極其純粹，沒有一點複雜的份子夾在裏面。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我們只讀這一首詩，就可以窺見杜詩的一斑了。後人又稱杜詩爲『詩史，』因爲他的詩裏有不少的史料，如石壕吏、垂老別等篇都是描寫天寶大亂時人民苦於征役的狀況，描寫得非常切實，這一點也是杜詩的好處。杜詩又善於寫實，對於尋常的事尋常的物，老老實實寫下來，而能惟妙惟肖，這一點也是杜詩的好處。不過他的詩太講格律，未免有過於拘謹處，和李白的詩縱橫馳騁，不受一切的約束，完全不同。

在李、杜的前後有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韋（應物）韓（愈）柳（宗元）等人，都是詩學史上極重要的作者。高適和岑參的詩多高亢之音，爽快之語，絕沒有一點含蓄，這當然是受了南北朝時胡人民歌的影響。王、孟、韋、柳四人都是學陶，但是各得陶詩的一部份，所以各有面目，絕不相同。韓愈是一個儒者，他的思想也很純粹，但是他的情

感不及杜甫豐富，換一句話說，就是做詩的天才不及杜甫，所以杜、韓終不能彀並稱。

此外再有孟郊和賈島是和韓愈同時，他們因爲性情和環境的關係，做成他們自己的詩。又有李賀也因他性情和環境的關係，做成他自己的詩。雖然不能和李、杜等人並論，卻是能彀充份表現自己的個性，後人評他們的詩說：郊寒，島瘦，又說，太白仙才，長吉（李賀）鬼才。我們只要讀了『寒』『瘦』『鬼才』等字評語就可以想見他們各人的個性是怎樣了。

再有白居易也是個重要的詩人。他的詩大概分爲兩部份：一部份是閒適，一部份是諷諭。閒適的詩是寫出他蕭閒舒適的生活和王、孟差不多，不過更通俗化。諷諭是譏刺時事，對於不好的政治和社會上不良的風俗，都有所譏刺，而文字更是通俗易解。他的秦中吟十首，新樂府五十首，幾乎無人不知道。其他寓意、和答、有木等共數十首，雖不是指摘某項實事，卻也是托物寓意，志在諷世喻俗，也是很好的。秦中吟十首中的買花、傷宅，新樂府中的新豐折臂翁等尤爲一般人所愛讀。今有人稱他爲『社會詩人』，這個名詞是很確當的。和他同時

有個元稹，作詩也以淺近易讀為主，他們二人是很好的朋友，後人將他們並稱，評他們為元粗，白俗。

在唐末有李商隱、溫庭筠等人以做豔詩著名，又是一派。有陸龜蒙、皮日休等人專做極淺近的詩也是一派，然詞淺而意亦不深，不能算是好詩。在那時候只有杜牧比較的算好。

唐代的詩人原不止這幾個，但是在我這本文學史裏只有這一點相當的地位，敍述這幾個相當的人，然而大概最重要的詩人已無遺漏了。

（二）

民歌的新發現　唐代的文人詩雖然發展到極高的限度，而在民歌方面卻沒有甚麼新的發展。在唐代新發現的民歌，只有竹枝詞一種，在文學界佔了一個重的位置。竹枝詞本是巴、渝、沅、湘間的一種民歌，經劉禹錫把他修改了一下，成為今日所見的竹枝詞，九首又二首共十一首，下面就是十一首之二。

山桃紅花滿上頭，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紅易衰似郎意，水流無限是儂愁。

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

劉禹錫改巴渝民歌爲竹枝詞，正和屈原改湘、沅間祀神歌爲九歌是一樣的有價值。竹枝詞是唐代新發現的一種民歌，然當時的文人如顧況、白居易等紛紛的擬作，不知這一類的詩歌只能由文人根據民歌而改作，萬不能憑空擬作的，當時候顧況、白居易等人紛紛擬作，結果是沒有一首好的。而唐以後的文人擬作的更多，且由民歌轉變而爲詠風俗的紀事詩，那更是錯而又錯了。『竹枝』二字本不知是怎樣解，但是後世文人卻又從竹枝詞演化而爲橘枝詞、桃枝詞、桂枝詞、松枝詞、荔枝詞、櫻枝詞，乃愈趨愈遠了。（關於竹枝詞的演化，我有竹枝詞辨，載中國文學辨正內。）

此外再有嘆五更及十二時，見於敦煌零拾。據云：五代寫本。或此等民歌在唐末已有，但不能確定，所以唐代的民歌所可敍述的還是只有竹枝詞。

（三）

『樂府』的變遷　自從漢武帝設立『樂府』，叫文人作詩入樂，並採民歌以入樂，

『樂府』二字的名稱，一直流傳到現在。但是實際上已經過許多的變遷了。今但就唐代而論，就有一種很複雜的情形。

唐代所謂『樂府』大概可區分為四種：(1)是文人做的郊廟歌及凱歌，是可以入樂的。如張說的封太山樂章，褚亮的祈穀樂章等都是。他們是冠冕堂皇的文章，和詩經裏的頌一樣。(2)是文人借用漢、魏以來的『樂府』的舊題目而作的詩，雖然稱為『樂府』，並不能入樂。如李白的關山月、將進酒、君馬黃、有所思、戰城南等都是。(3)是文人創作的『新樂府』就是白居易的新樂府五十首。他當然不能入樂，也不用樂府舊題目，只不過諷世喻俗，有古代採詩觀風的遺意，所以稱為『樂府』。(4)是伶人所唱的樂歌，乃是採取文人詩略加改變而成為樂歌的。如旗亭伶官所唱王昌齡的『寒雨連江夜入吳』，王之渙的『黃河遠上白雲間』等都是。

以上四種『樂府』我們必須把他們分開來敘述，纔說得明白。前面兩種不過是因襲老法，沒有多大的價值。第三種雖然是另有好處，卻是實在和音樂無關。其中以第四種為最

有價值。而且他在詩歌界裏有很大的關係，就是由詩變爲詞的一個關鍵。（這一層可參看下文。）

（四）

詞的萌芽　詞是唐代的產物，但是還剛剛產生，和詩還沒有分離。舊說在李白時已經有詞了，然今所傳的李白菩薩蠻詞，多數人認爲是後人假託的，所以今人多以爲詞是產生於白居易等人以後，唐末溫庭筠、韋莊、韓偓等人方纔喜歡作詞。

詞所以產生的原因，當分開兩方面來說：（1）從詞的名稱上說，白話詩稱爲『詞』，民歌也稱爲『詞』。所以唐代王建的宮詞叫『詞』，劉禹錫的竹枝詞也叫『詞』。但是他們固定的形式還是和詩沒有分別，他們用一個『詞』字的名稱就是表明比文人詩更通俗化，更民衆化。所以竹枝詞有人也把他當作詞看，但稱爲竹枝，又稱爲竹枝子，而其他詞調名稱子的又很多，如漁歌子、天仙子、生查子、山花子、擣練子等很多很多，如此說來，竹枝子和竹枝詞的兩個名稱上，還很有可以研究的地方。（2）從詞的實質上說，伶人取文人的詩而入

歌，實際上就是詞。另有文人取伶人傳唱的小調，剪裁修飾，使他帶點文人化，也就是詞。

前者的例，如旗亭伶人所唱的王昌齡、王之渙等人的詩就是當時伶人所唱，和他們的原文略有不同，這一層我們可以拿宋人取『唐詩』為詞做比例。

青山隱隱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敎吹簫？（唐杜牧的詩）

秋盡江南葉未凋，晚雲高。青山隱隱，水迢迢，接亭皋。二十四橋明月下，弭蘭橈。玉人何處敎吹簫？可憐宵。（宋賀鑄的詞，見東山寓聲樂府。）

他為甚麼要改變原文？無非是要能歌罷了。這雖然是宋人取唐人詩為詞，卻可以因此推測唐代伶人取文人詩入歌也是這樣。倘然照原文，一字不易，是決不能歌的。唐代伶人能知取文人詩入歌，已是他們的程度比較的高，和文人已很接近，所以能取詩入歌；另一種程度比較低的伶人、妓女等，他們也有他們自己的歌曲，比較的通俗得多，但是情感很眞摯，風調很自然，自有一種特別的好處。於是就為文人所採取，經過若干修飾的工夫而變為詞。

後者的例可先看唐代教坊中的歌曲：

高捲珠簾垂玉牖。公子、王孫女。傾二八小娘，滿頭珠翠影無光。百步惟聞蘭麝香。口含紅豆相思語，幾度遙相許。修書傳與蕭郎，倘若有意嫁潘郎，休遣潘郎爭斷腸。（竹枝子見敦煌零拾）

他是怎樣的通俗！我們再看唐代敎坊中流傳的歌曲和文人詞的比較。

髻綰綢雲淡淡妝，早春花向臉邊芳。玉腕慢從羅袖出捧杯觴。　纖手全分勻翠柳，素喉歌發繞雕梁，但是五陵爭忍得不疏狂！（浣沙溪見敦煌零拾）

夜夜相思更漏殘，傷心明月凭欄干，想君思我錦衾寒。　咫尺畫堂深似海，憶來惟把舊書看，幾時攜手入長安？（韋莊浣溪沙）

浣溪沙本來又作浣沙溪，而『浣』『浣』也就是一音。而韋莊的浣溪沙和敎坊所唱浣沙溪格調大致相同，只不過每一闋的末句，敎坊歌曲比較的冗長。可見韋莊這首詞的格調是本着敎坊中所唱的歌曲加以修飾而成的。

唐代的詞產生的原因大概是如此。不過詞在唐代只算是剛剛萌芽，要到五代纔成立，到宋纔有變化。這都放在下文去講。

（五）

『傳奇』的創作　唐代的『傳奇』是很有名的。這種『傳奇』是由晉、南北朝的小說演變而來的，不過他們能自成一種體裁。『傳奇』的材料大多數是佳人、才子、英雄、俠客的故事，但也有許多神仙故事，因爲唐代崇尚道教，一般人的心理都很信神仙。所以神仙故事也很盛行。

『傳奇』的形式是一篇獨立的短篇小說。他們當然不是用通俗文字寫的，而且有意注重詞彩，所以做得很美麗，完全是文人階級的產物和民衆沒有關係。

『傳奇』的代表作品，如虬髯客傳是寫李靖遇見紅拂妓和虬髯客的故事，雖以兒女、英雄爲主，卻牽涉李靖佐李世民得天下事，範圍比較的大，這篇作品也比較的做得更好，舊題爲張說撰，或又題爲五代時杜光庭撰，大概以後說爲是。李泌的枕中記是一篇神仙故事，

也很有名，後世文人常用的『黃粱夢』的典故就是根據於此。元稹的會眞記是一篇戀愛的故事，主人是張生和崔鶯鶯，後人根據這篇傳奇演成一部著名的西廂記。李朝威的柳毅傳寫柳毅代龍王的女兒傳書的事，是一篇戀愛兼神怪的故事，也做得非常之好。此外如楊巨源的紅線傳，李公佐的謝小娥傳及南柯記，白行簡的李娃傳，陳鴻的長恨歌傳，許克佐的章臺柳傳，皇甫枚的步非烟傳，杜牧的杜秋傳等，還有許多，總之傳奇是唐代一種大量的產品。

『傳奇』大概是產於唐代中年以後。虬髯客傳雖說是張說作的，然不可信，若認爲是杜光庭作的，則杜光庭是五代時人，而唐代其他的『傳奇』作者時代都很晚，那麽可以說『傳奇』是唐代中年以後的產物了。

唐人除了『傳奇』以外，再有筆記式的小說，如劉肅的大唐新語，薛用弱的集異記，王惲的幽怪錄等也很多，但是沒有甚麽特色，在這裏可不必多述。

（六）

『歌舞戲』的流行　說到中國的戲曲，大家都知道直到元代纔完全成立。但是從南北朝到唐已有一種歌舞戲了，不過流行得還不廣，齣數也不多。（齣是後來的名詞，當時沒有這個名詞。）現在根據段安節的樂府雜錄崔令欽的敎坊記，（這兩書的作者都是唐代人。）及其他『筆記』等書，知道在唐代有五齣『歌舞戲，』有一齣疑是『歌舞戲。』現在分別略述如下：

（1）大面。　敎坊記云：『大面出北齊蘭陵王長恭，性膽勇而貌婦人，自嫌不足以威敵，乃刻爲假面，臨陳著之，因爲此戲，亦入歌曲。』（又見樂府雜錄及舊唐書音樂志，皆作『代面，』故事大同小異。）

（2）鉢頭。　樂府雜錄云：『鉢頭，昔有人父爲虎所傷，遂上山尋其父尸，山有八折，故曲八疊，戲者披髮素衣面作啼，蓋遭喪之狀也。』（又見舊唐書音樂志，作『撥頭，』謂是西域胡人的故事。）

（3）踏謠娘。　敎坊記云：『北齊有人姓蘇，䶌鼻，實不仕而自號爲郎中，嗜飲，酗酒，每

醉輒毆其妻。妻銜悲訴於鄰里。時人弄之，丈夫著婦人衣，徐步入場行歌，每一疊，旁人齊聲和之云：「踏謠和來，踏謠娘苦和來。」以其且步且歌，故謂之踏謠；以其稱寃，故言苦。及其夫至，而作毆鬭之狀，以爲笑樂。」（又見舊唐書音樂志『踏謠』作『踏搖』，謂其妻悲訴，每搖頓其身，故號『踏搖娘』）（又見樂府雜錄作『蘇中郎』）

（4）參軍戲。　樂府雜錄云：『開元中黃幡綽號張野狐弄「參軍」，始自漢館陶令石躭，躭有贓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樂即令白衣夾衫命俳優弄辱之，經年乃放。後爲「參軍」，誤也。』（又見范攄雲溪友議及趙璘因話錄）

（5）樊噲排君難戲。　唐會要云：『光化中鹽州雄毅軍使孫德昭等殺劉季述反正，帝乃制曲以褒之，仍作樊噲排君難戲以樂焉。』按，此戲當然是演樊噲和漢高帝的故事，就是後世戲劇中所謂鴻門宴了。他書又作樊噲排闥劇。

（6）康老子。　樂府雜錄云：『康老子卽長安富家子，落魄不事生計，常與國樂游處，一旦家產蕩盡。偶一老嫗持一錦褥貨鬻，乃以半千獲之。尋有波斯見大驚，謂康曰：「何處

得此？是冰蠶絲所織，若暑月陳於座，可致一室清凉。」卽酬千萬。康得之，還與國樂追歡，不經年，復盡尋卒。後樂人嗟惜之，遂製此曲，亦名「得至寶」。』按，這就是『康老子』一曲的本事。原文但云遂製此曲，然單是歌唱或兼表演，不得而知，故不能十分決定是歌舞戲。此外霓裳羽衣曲、柘枝詞雖然也是把歌舞併合在一起，然不表演故事，姑不列入『歌舞戲』的範圍以內。

又有『搊彈家』，教坊記大約說：『宮中女子習琵琶三絃，謂之搊彈家。』而敦煌石室中曾發現唐代七字爲句的通俗唱本，大約和後世『彈詞』相似。而董解元的西廂亦稱『搊彈詞』。併此三事合看起來，疑唐代亦有一種和『彈詞』及『灘簧』相似的文藝。

（七）

『散文』的變遷　『散文』的這個名稱是對於『辭賦』及『駢文』而言的。從周、秦以後，漢、魏重『辭賦』，南北朝重『駢文』，在這一個長時期中，『散文』很是消沈，直到唐代纔復盛起來。

『散文』這個名稱包涵得很廣。只有寫情的『散文』纔是純粹的文學作品，不過其他『散文』和文學的關係也很深，我們不能丟掉不講。這裏就把他放在一起敍述。

唐代『散文』的復盛，可說是從韓愈起頭。韓愈以前，人家還都是注重『辭賦』和『駢語，』雖然有少數的『散文，』如李白上韓荊州書等類，但還不能完全脫離南北朝的習氣。直到韓愈纔完全改變了。新唐書文藝傳序以爲唐代的文章有三次變化，以王、楊、盧、駱爲一變，燕、（張說）許（蘇頲）爲一變，韓、柳又爲一變。羣書備考根據這話加以說明云：

> 唐之文章無慮三變：王、楊始霸，如麗服靚妝，燕歌趙舞，雖綺麗盈前，而殊乏風骨。燕、許繼興，波瀾頓暢，而駢儷猶存。韓愈始以古文爲學者倡，柳宗元翼之，豪健雄肆，相與主盟當世。

照此看來，唐代的『散文』在韓愈以前，雖然經過兩次變化，但是都不能脫掉南北朝的習氣，陳陳相因，沒有甚麼價值。到了韓愈，覺得這種『駢文』太束縛了，太呆板了，他就起來倡爲『古文，』解除束縛，恢復自由，使極呆板的駢文變爲較活潑的散文。韓愈這種運動，

在他是號爲復古；但在我們也可以說他是革命。因爲他這種表面似乎復古的運動，在實際上是含有革命的性質，所以他的運動能彀成功而韓愈也就成了中國文學界一個重要的人物。自從韓愈以後，『古文』二字在中國文學界裏就成了一個名稱。其實這個名稱是不能成立的，不過習慣太深了，因爲各方面的關係，所以沿用到最近，還不曾完全消滅。

當時候由韓愈提倡『古文，』附和他的人很多，可以說是風靡一時。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柳宗元。後人以韓、柳並稱，實在也只有韓、柳兩人做得最好。此外韓愈的學生如李翺、張籍、皇甫湜諸人雖然也很有名，但是作品比較的已不好。此外唐末如陸龜蒙、羅隱等人更是委靡不振了。

韓愈和柳宗元雖然並稱，但是他們二人的文也絕不相同。韓愈的思想完全是儒家的思想，他的情感也很豐富，所以他有幾篇很好的抒情『散文，』如祭十二郎文等，是極有價値的作品。柳宗元讀書讀得比韓愈多，不僅僅在儒家的範圍以內，所以他的思想比韓愈好得多。柳宗元的作品以兩種爲最好：一種是『寓言，』如郭橐駝傳、梓人傳、三戒等篇便是這

種思想是從周、秦諸子中得來的。一種是『遊記，』就是他在永州在柳州時所作的遊山水小記，描寫山水風景取法於山海經、水經注，而能彀變化擴充，成爲他自己的一種創作，而開後世『遊記文』之端。這是韓、柳文的不同處。

（八）

通俗文學的流行　唐代雖然是以文人文學爲特色，但是通俗文學也不是完全沒有。前面講詞的一段裏，已經說起敎坊中所唱的歌曲了。講『歌舞戲』的一段裏，也說起那時候有類似『彈詞』的一種作品了。這些都是通俗文。此外再有一種通俗小說，已開宋代『評話』之端。

這種通俗小說一直沒有人知道，直到最近纔從敦煌石室中找出一段來，雖然無頭無尾，殘缺不全，但還可以看得出一些大意。他是記唐太宗入陰間的事，全是用淺顯明白的俗語寫出來的。其原文如下：

判官㦎惡，不敢道名字。帝曰：『卿近前來。』輕道：『姓崔，名子玉。』『朕當識。』言訖，

使人引皇帝至院門。使人奏曰：『伏維陛下：且立在此，容臣入報判官速來。』言訖，使者到廳前拜了：『啓判官：奉大王處太宗是生魂到，領判官推勘，見在門外，未敢引。』判官聞言，驚忙起立。（下闕）

雖然僅僅的這樣一段，但已可知唐代已有這種通俗小說了。其他通俗文學作品，從敦煌石室中發現出來的還有許多，如韋莊的秦婦吟也是一種。那些原本大概被斯坦因擄歸英國藏在倫敦博物館中，但是轉錄翻印的，在中國也容易見到，如敦煌零拾及考古學零簡等書所輯錄的就是了。

（九）

外國音樂戲劇及傳說的輸入　中國文學自從漢武帝製『樂府』，採用西域樂器以後，在實質上及形式上都和外國發生了關係。經過魏晉、南北朝到唐輸入的愈多，關係也愈深切。同時佛學的思想，和文人詩的關係，比南北朝也更深。又有波斯、阿剌伯人從南方由海道和中國通商，因此，他們的傳說也多帶入中國，來混雜在中國的故事中。情形很是複雜。今

分別敍述如下：

今先說西域音樂及戲劇的輸入。唐代的西域諸國，就是當時候的龜茲等國，他們的音樂傳入中國很是普徧。如李頎的詩：『南山截竹爲觱篥，此樂本自龜茲出；流傳漢地曲轉奇，涼州胡人爲我吹。』觱篥就是龜茲樂器的一種。西域樂器繼續不斷的輸進來，因此西域的戲劇也就跟着輸進來。如本章前面所述的『鉢頭』一劇，就是從西域傳來的。舊唐書音樂志說：『撥頭者出西域胡人。』『撥頭』就是『鉢頭，』而『鉢頭』二字就是外國字的譯音。傳入中國雖不能確定是在甚麽時候，然大概可說是在隋、唐之間。這是唐代文學和西域的關係，也是中國戲曲史上一件重要的事情。

再說印度罷。那時印度的音樂和歌曲更是充份的輸入進來。據南卓羯鼓錄所載諸宮曲，有諸佛調曲一類，全是印度的歌曲。原書只有曲目，沒有曲文，現在照錄如下，以供參考：

九仙道曲　盧舍那仙曲　御製三元道曲　四天王　半閣磨奴　失波　辭見柞　草堂富羅　于門燒香寶頭伽　菩薩阿羅地舞曲　阿彌陀大師曲　以上標明爲諸佛調曲。此

外各類中也有印度歌曲，一望而知的，如婆羅門　香山　禪曲　阿羅漢衆僧曲　無量壽大燃燈等都是。曲文如何，雖不可見，但是我們看了這些曲目，可以知道當時印度歌曲輸入之盛。就是著名的霓裳羽衣曲，據全唐詩霓裳辭注上說，也是參酌婆羅門曲的聲調而製成的。

今敦煌石室中發現唐時佛曲，據零拾所載三種，其中一種是演維摩經，其他二種不知是演何經，是用五七言詩夾雜白話敍述故事，爲宋人『評話』及後世『彈詞』的遠祖。

佛書中的字混雜在文人詩裏，佛書中的哲理融化在文人詩裏，雖然南北朝時已然，待到唐代而愈顯著。例如『導以微妙法，結爲清淨因。』（孟浩然詩）『閑持貝葉書，步出東齋讀。』（柳宗元詩）微妙法，清淨因，貝葉書，都是佛經中的字。又如：

聞君減寢食，日聽神仙說。暗待非常人，潛求長生訣。言長本對短，未離死生轍。假使得長生，纔能勝夭折。松樹千年朽，槿花一旦歇；畢竟共空虛，何須誇歲月！彭、殤徒自異，生死終無別。不如學無生，無生即無滅。（白居易寄王山人詩）

這首詩中重要的一句話，無生無滅就是佛經中的哲理。

至如寒山、拾得的詩，乃是『佛偈』，可當『禪門語錄』看，乃又是另一種。

最後說波斯和阿刺伯。本章前面關於『歌舞戲』的一段裏所述的『康老子』一戲，中間所說的波斯，就是波斯商人，中間所說的冰蠶，就是波斯人眼中的寶物。這一齣劇當是根據一種傳說演成的，而這種傳說和波斯有密切的關係。

唐人張讀的宣室志裏有一個故事，大略說：

當時候有人名叫陸顒，他自小喜歡吃麪。一天，有幾個胡人來訪他，送他許多東西，說他肚裏有一個麪蟲，他所以喜歡吃麪，不是人吃，乃是蟲吃。他們拿一粒藥給陸顒吞了，果然吐出一個麪蟲來，略和蛙蟆相似。胡人把麪蟲放在金盒子裏帶回去了。

過了許多時候，他們又來訪陸顒，約陸顒一同往海裏去求寶。到了海邊，胡人把麪蟲放在銀鍋裏用火來煉。煉了七日七夜，海裏的水怪已感覺不安了，就有一個童子從波濤中出來，捧了珠子獻給胡人。胡人不受。童子去了，又有美女從波濤中出來，捧了更好珠獻

給胡人。胡人還是不受。美女去了，波濤中再有披霞衣戴碧冠的仙人出來，捧了最大的珠獻與胡人。胡人纔受了。把麵蟲從鍋裏取出來，但還沒有死。

胡人得了那粒最大的珠，就可以自由往海裏去遊玩，任便甚麼龍宮、蛟室都可以走到，任便甚麼珊瑚、珠寶都可以任意採取。胡人帶陸顒入海去遊玩了一回，採取了許多珠寶回來。

這個故事的原文很長，也做得很好，現在只不過節譯大意如此，但是重要的各部份都已有了。這個故事中所說的胡人，不是阿剌伯人，就是波斯人，這個故事的本身，也絕不像中國的故事，到有些像天方夜談中的故事，或者就是阿剌伯的故事而中國化了。

我另外從幾個民間傳說中尋出中國的傳說，和天方夜談中的故事相同，也可以做這一段話的旁證，證明確有阿剌伯的故事混雜在中國故事中。（我另有識寶回子和西域賈胡眼中的寶貝兩文詳細的說明他。）

（十）

中國文學對高麗、日本的輸出　在唐代中國文學的國際關係可說是熱鬧極了。一方面西域印度的音樂、歌曲、戲劇對中國充份的輸入，另一方面中國的文學對高麗及日本又充份的輸出。豈不是一個極熱鬧的時代麼？中國文學的輸出雖然也是開始於南北朝，但是至唐而極盛。今把他放在唐代的文學裏來講。

如今先敍高麗。今日的高麗境內，在隋、唐間也不止一國，稱爲高句麗、百濟、新羅等等，其間也有許多與亡分合的話，不過這是通史上的事，我們這裏暫且不說。高麗、或說爲箕子之後，本與中國同出一源，或又說不是，這又是民族史上的話，我們這裏也暫且不說。只說在隋、唐之間，高句麗、百濟、新羅等國和中國交通極羨慕中國，把中國一切的文化都搬過去，而文學也就是其中的一種。

在那時候高句麗等國都通行中國文，他們的文人也都會做中國詩，漸漸的成爲風氣，一直到最近沒有完全改變。唐以後高麗人的中國詩如元詩紀事、明詩綜、列朝詩集及清人詩話中所記的很多，惟全唐詩不注意外國詩，所以唐代高麗人詩比較的少見。

據我所見，有桂苑筆耕集爲唐時高麗人崔致遠所著。致遠曾出使中國，即仕於唐，其集爲表、賦等雜文並古今體詩共二十卷。（四部叢刊影高麗舊刊本）今錄其詩二首如下：

海山遙望晚烟濃，百幅帆張萬里風。悲莫悲兮兒女事，不須怊悵別離中。（酬進士楊瞻送別）

山面懶雲風惱散；岸頭頑雪日欺消。獨吟光景情何限，猶賴沙鷗伴寂寥。（春曉閑望）

而全唐詩逸（日本人輯）所收致遠的絕詩一首，斷句若干聯，又多爲桂苑筆耕集所不載。如『畫角聲中朝暮浪；青山影裏古今人。』（登慈和塔）『雲布長天龍勢逸；風高秋月雁行齊。』（送舍弟嚴府）都是很好的詩。

全唐詩逸又載新羅人金立之、金可紀二人詩，如『山人見月寧思寢，更掬寒泉滿手霜』（金立之峽山寺玩月）『波衝亂石長如雨；風激疎松鎮似秋。』（金可紀題遊仙寺）。都是很好。這可見他們能做中國詩的人很多。

又詩人玉屑（第十五卷）記賈島和高麗詩人的故事云：

高麗使過海，有詩云：『水鳥浮還沒；山雲斷復連。』賈島詐爲梢人，聯下句云：『棹穿波底月；船壓水中天。』高麗使嘉歎久之，自此不復言詩。

按，賈島的詩固然是險怪驚人，然那高麗使臣的詩不算好，也不算壞，不過賈島兩句能壓倒他，且賈島又詐爲梢人，所以他就不敢復言詩了。這個故事很有趣，可說是中國文學之國際關係上的一段佳話。

現在再敍日本。日本也和高麗一樣，在隋、唐時極羨慕中國的文化，派留學生到中國來留學，把中國一切的政教、風俗、文學、美術都搬過去。

單說文學，日本人的中國文學作品，散文並不好，若說到詩，成績就很可觀。俞樾所輯的東瀛詩選四十四卷，共五百餘人，可謂洋洋大觀。然作者年代不能詳考，大抵以中國元、明以後的人居多，而當清代時候的尤多。

我們現在單講唐代。當中國唐代，日本有空海和尙，大約可算是當時候著名的作者。他曾至中國求學，回國後著文鏡祕府論，其中所錄多唐人佳句，所以唐人詩在中國久逸而爲

全唐詩所不收的，反賴文鏡祕府保存到今日。

空海在中國時曾同中國名人唱和，馬總、胡伯崇皆有贈空海詩。據他的性靈集序所說：

和尚在唐日，作離合詩贈土僧惟上，泉州別駕馬總，一時大才也，覽則驚怪，因贈詩云云。

空海的離合詩今不可見，馬總贈他的詩也是學他的離合體，不過是遊戲文字，毫無足取，但因此可知中國詩人與外國人唱酬贈答的情形。

空海又嘗作伊呂波歌，至今爲日人傳誦，但是和文不是中文。

當中國唐代，日本詩人可以考出姓名的，再有藤原清河。他於日本天平勝寶四年出使中國，見唐玄宗，玄宗有贈他的詩云：

日下非殊俗，天中嘉會朝。念余懷義遠，矜爾畏途遙。漲海寬秋月，歸帆駃夕飇。因驚彼君子，王化遠昭昭。（見全唐詩逸）

再有大江維時著千載佳句一書，多錄唐人詩句。大江維時亦疑是唐代時人，然不能決

定。

再有吉備眞備，入唐，改姓名爲朝衡，字巨卿。留唐甚久，深通中國文字，歸國後取漢字偏旁，始作『假名，』爲現代日本字之祖。他從中國搬到日本去的文化當然是不少。又有小野篁，於唐宣宗時爲遣唐副使，也能做中國詩。總之，日本在歐化以前，事事學中國，文學當然也是學中國，而在唐代乃是日本學中國最盛的一個時代。（這一段和前面敍述歌舞戲的一段多取材於擸著唐代文學處。）

* * * *

唐後的五代，時期不很長久，文學也沒有甚麽發展，只不過是詞在唐代初萌芽，到五代而始成立，在文學史上算一件重要的事。善於作詞的文人也有幾個，而南唐二主（中主、後主）尤爲有名。此外唐代的『傳奇』在五代仍是繼續的流行，但不能算是一種創作。

通俗文學方面也和唐末差不多。今敦煌石室中發現的作品都是中唐以後到五代時的產物。

單就文學而言，五代的詞可以算是一種特色；若將文學和政治及社會一併而論；可以說五代的文學正好表明那個時代是亂世，是衰世。關於五代的話，只在這裏附敘幾句，不另立一章了。

（一） 唐代文學的特點

（一）

司空圖作詩品，是泛論詩歌的品格，釋皎然作詩式，差不多是作詩法，孟啓（啓又作棨）。作本事詩，是詩人逸事。這都是唐人著名的作品，而和文學有密切的關係。至如全唐詩話雖則也是記唐代詩人的逸事，但作者不是唐人，又當別論。

（二）

唐代以詩、賦取士，當時應試的詩賦，另是一體，雖然不能承認他是文學作品，但他和文學關係很深。當時候的文人多少受了這種詩、賦的影響，而這一類的作品，名家詩集裏都屏棄不錄，如李商隱以霓裳羽衣曲詩及第，而玉溪生集中無此詩，韓愈以水明賦及第，而其賦

乃在集外，（見四庫全書麟角集提要）此類作品除文苑英華收入許多而外，再有唐末王棨的麟角集及黃滔的黃御史集中有的。今考他們的體製，詩是以古人詩句或成語命題，五言十二句指定以某字爲韻，和淸代科舉時的『試帖詩』完全一樣，賦也和淸代科舉時的賦相似。（困學紀聞說：『梁元帝賦得蘭澤多芳草是以古詩命題之始。』兪樾春在堂集九九消夏錄說：『沈約集中有江離生幽渚詩，以陸機唐上行句爲題，更在梁元帝之前。』據此，可知以古人詩句命題，在南北朝時已經有了，並不是從唐人起。）

（三）

南卓作羯鼓錄，段安節作樂府雜錄，崔令欽作敎坊記，對於當時候的音樂及戲劇的情形，記載得很多，保存不少的史料到現在，吳兢作樂府古題要解，把重要的古樂府的題目，逐個加以說明，雖然不精，卻也有相當的價值。

（四）

吳兢又嘗輯漢、魏以來古樂府辭，分爲十卷，可說是樂府的總集。惟其書今已不傳，後來

宋代郭茂倩的樂府詩集，性質和他一樣，但搜羅得更廣博。

（五）

李商隱作義山雜纂，爲游戲文之一種，朱揆作諧噱錄，係輯錄諧語，當然不是文學作品，然此類作品影響於後世文人很深，也有誤認他是文學的。

（六）

唐人選的『唐詩』，有元結的篋中集，殷璠的河岳英靈集，芮挺章的國秀集等若干種，流傳到現在，爲『唐詩』選本中的名著。五代人選的『唐詩』，有韋縠的才調集，五代人所選的『唐五代詞』，有趙崇祚的花間集，都是極有名的選本。

（七）

唐末文人喜以俗語爲詩，如『今朝有酒今朝醉』『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等類，很多很多。這也可以見一時的風氣。

此外如孔穎達、陸德明等之解經，章懷太子、顏師古等之注史，都是有價值的工作。杜佑作通典，爲典章制度的巨著，劉知幾作史通，爲史評史學通論的創作，釋惠琳作一切經音義爲後世辭書的初祖，也極有價值。但是和文學的關係很少，概不多述了。

唐初尊儒，太宗開宏文館，召十八名儒相與討論典籍，稱爲『十八學士』後又崇尚道教，始尊莊子爲南華經，列子爲沖虛經，文子爲通玄經，亢桑子爲洞靈經。關尹子爲文始經。（老子在漢已稱爲道德經）而唐代的佛教也極盛，最著名的唐僧取經的故事，就是根據唐代玄奘的實事而演成的。這雖然是哲學方面的事，但和文學多少有些關係，故把他極簡略的敍述幾句。

第七章　宋代的文學

（一）宋代文學變遷的大勢

宋代的文學，一般人都以詞爲代表。宋代的詞固是有他的價值，但另一方面，「評話」的發達，也是一個時代的特色。其他如文人詩，如散文等，也都有相當的價值。今分別敍述如下：

（一）

詞的發展及其變遷　詞成立於五代，至宋而愈發展。但這種發展是由詞的產量，及詞調的增加，詞調的由短變長而言。若就詞的實質而言，未必是後勝於前。因爲唐、五代及宋初的詞還很和民間的情歌接近，到柳永、蘇軾以後，就漸變而爲文人化了。文人的習氣太重，反不如民間的情歌表情更爲深切。

宋初的詞人以晏殊、晏幾道、歐陽修諸人爲代表。他們的詞還全是『小令』清切婉麗，

同唐、五代的詞是一樣。到柳永始爲『長調，』於是漸變而爲悲壯，到蘇軾乃再變爲粗豪。那時又有周邦彥尤精於音樂，善自度曲，更創製許多長調子，他就成爲北宋詞人的首領之一。柳永及周邦彥都是懂音樂的：在一方面說，所作的詞都能歌，是他們的好處；在又一方面說，照着歌譜去塡字，未免有牽强不自然處，因此便開了後世塡字之端，致使後之作者被人譏爲『詞匠。』蘇軾純是文人，不知音律，他的散文如長江大河一般，滔滔汨汨，一瀉千里，他的詞也恰好和他的散文一樣，『粗豪』二字的批評，是很適當的。

蘇軾和柳永各以詞負一時盛名，然兩人派別不同。蘇軾一天問一個優人道：『我的詞和柳學士比，是那一個好？』優人說：『學士那得比相公！相公須用二丈將軍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柳學士卻著十八女郎唱「楊柳岸曉風殘月。」』這個優人的話很是確當。我們讀了，就可以想見兩家的不同處。

北宋的詞，除了上面所述的幾人而外，在北宋末再有一個著名的女詞人名叫李淸照。他的漱玉詞，在文學界是極有名的。他的佳句『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尤爲人所稱道。

南宋的詞人大概分爲兩派：一派宗蘇軾，以辛棄疾、劉過爲最著名。又一派宗周邦彥；以姜夔、吳文英、史祖達、高觀國、張炎爲尤著名。其中姜夔更精通音樂，能自製新腔，今所傳白石道人歌曲，有的詞旁邊注了工尺號碼，猶保留着當時候的樂譜到現在。

南宋也有一個女詞人，叫朱淑眞。他的斷腸詞和漱玉詞是一樣的有名。集中有『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兩句，因有人毀謗他，也有人替他辨護，說這首詞不是他作的。若就詞論詞，確是佳句。

（二）『評話』的發達　『評話』就是今日南方通行的『說書』，普通認爲始於宋仁宗時，是宮庭中一種行樂的事情。明郞瑛七修類稿云：

小說起宋仁宗時。國家閒暇，日欲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故小說得勝頭迴之後，卽云『話說趙宋某年』云云。

一般人是認此說爲確。其實不然。李商隱驕兒詩云：

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

似當時優人已有演述張飛、鄧艾故事的，卽後世三國演義之所本。那麼，『說書』在唐末已具雛形，不能說至宋仁宗時纔有。又蘇軾記王彭論曹劉之澤云：

涂巷小兒薄劣，爲其家所厭苦，輒與數泉（同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說至三國事，聞玄德敗，則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則喜躍暢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

這也是說三國志。那麼，說書在唐末宋初早已普徧的流行於民間，不必到宋仁宗時纔有，也不必在宮庭中纔有。

又據敦煌零拾中已有講唐太宗的通俗小說，（詳見前第六章關於通俗文學一段）則『評話』確非始於宋仁宗時。不過『評話』雖萌芽於唐末，而到北宋纔漸盛，到南宋更盛。把他認爲宋代文學的特色，是不錯的。

『評話』在當時候又稱爲『說話』，又稱『講史』，又稱『演史』。而『評話』又作『平話』，又稱『詩話』，『詩話』因中間有詩句，有白話，故稱『詩話』。灌園耐得翁都城紀勝（都

城指南宋都城，今杭州。）記當時『評話』情形，分爲四派，其原文云：

說話有四家：一者『小說，』謂之『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說公案，』皆是扑刀桿棒及發跡變態之事。說『鐵騎兒，』謂士馬金鼓之事。『說經，』謂演說佛書。『說參，』謂賓主參禪悟道等事。『講史書，』謂說前代書史文傳興廢戰爭之事。（原文不十分明白。今按大概以『小說』爲一家，『說經』爲一家，『說參』爲一家，『講史書』爲一家，故稱四家。而『銀字兒，』『說公案，』『鐵騎兒』皆包括於『小說』之內。）

當時候以此爲業的稱爲『說話人』他們不但是有專門的人材而且組織了團體，稱爲某社某社。據周密武林舊事，當時雜劇有緋綠社，小說有雄辯社云云。至今蘇州的說書人還有光裕社、潤裕社等名目，門戶非常的分明，社規非常的嚴厲，這大概還是雄辯社的遺風。

這種『評話』在當時候稱爲『話本，』就『話本』二事看來可知『話本』是『說話人』自己用的而不是給一般人看的，『話本』離不了『說話人，』等於『戲本』離不了演戲人。這一點是研究文學史的人應該注意的。

宋人的『話本』流傳到現在的有四種就是(1)大宋宣和遺事(2)新編五代史平話，(3)京本通俗小說，(4)大唐三藏取經詩話。(詳見下文)其他失傳的很多，有許多雖被收入永樂大典中，然現在已經沒有了，所能供給我們參考的只有錢遵王的也是園書目裏十六種目錄。現在採錄如下：

燈花婆婆　種瓜張老　紫羅蓋頭　女報冤　風吹轎兒　錯斬崔寧　小亭兒

西湖三塔　馮玉梅團圓　簡帖和尚　李煥生五陣雨　小金錢　宣和遺事(四卷)

煙粉小說(四卷)　奇聞類記(十卷)　湖海奇聞(二卷)

這十六種之中，有的還存在，有的已失傳，有的已混入他書中，改變了面目。現在把現存的宣和遺事等四種說一說，就可以知道這十六種的存亡。

(1)宣和遺事　爲也是園十六種之一。黃蕘圃收入士禮居叢書，然只二卷。今有涵芬樓叢書四卷足本。(據金陵王氏洛川校正重刊本排印)

(2)新編五代史平話　此書初亦無人注意，清光緒時曹元直得宋刊巾箱本於杭

州，武進董康據以影刊，纔流傳於文學界。其書演述五代歷史，爲當時『講史』之一種。於梁、唐、晉、漢、周各分上下二卷，今梁、漢兩代都缺了下卷，而每代上卷之前各有目錄，惟梁代缺去，然沒有他本校對，無法可補。

（3）京本通俗小說 係江東老蟫據元人寫本影印。（自第十卷至第十六卷。以前缺。）末有老蟫跋，謂原本尙有錢遵王圖書，蓋卽也是園中物。其中共七卷，目錄如下：碾玉觀音 菩薩蠻 西山一窟鬼 志誠張主管 拗相公 錯斬崔寧 馮玉梅團圓 而末兩卷卽也是園目錄十六種之二。現在可說十六種除了宣和遺事、錯斬崔寧、馮玉梅團圓而外，其他十三種已不可考了。

（4）大唐三藏取經詩話 此書在中國久已失傳，日本三浦將軍藏有宋刊本，羅振玉據以影印。

宋人的『話本』大概如此。到了元代，乃由宣和遺事而演化成水滸，像五代史平話的體裁有三國志演義，明以後跟着出了列國志演義等許多作品，由三藏取經詩話而擴充成

略有變化了。

西游記，到了明代乃由京本通俗小說的體裁而產生了今古奇觀。於是產量更多，而體裁也

（三）

『散文』的變遷及其派別　宋代『散文』作者以柳開爲最早。開爲古文，以追隨韓、柳自命，在當時也很有名，但不能和後來的歐、蘇等人並稱。再後有蘇舜卿，又後有歐陽修。歐陽修可說是宋代唯一的『散文』作家。因爲他的『散文』多偏於抒情，確是文學作品，他的代表作品如瀧岡阡表、釋惟儼文集序、蘇氏文集序、江鄰幾文集序、梅聖俞詩集序、釋祕演詩集序、峴山亭記等，都是極好的。大概歐陽修也是一個情感極豐富的人，他的思想又完全是儒家的思想，所以他的文很眞摰而純粹；他又生在太平時代，自己的環境也很好，沒有甚麽刺激，所以他的文極和緩。淸魏禧評論他的文，『如秋山平遠，春谷倩麗，園林亭沼，悉可圖畫。』我們可以想見他的風格了。

宋代的文學和歐陽修很有關係。著名的三蘇（洵、軾、轍）都曾受知於歐陽修，曾鞏也

出其門下；王安石也嘗爲歐陽修所推挽，後人所稱道的唐宋八家，唐得二人，（韓、柳）宋得六人，六人中歐居其一，其他五人都與歐有關，他可說是一時文壇的領袖。

不過因爲性情、學術、環境的關係，各人的文有各人自己的面目，絕不相同。三蘇及王、曾的文大概都缺乏情感。其中以蘇軾爲最好，然蘇軾也不過善爲「論說文」，說到純粹的文學作品，論說文是不能算的，所以蘇文只能說另有他的好處，不能說是文學作品中的佳作。此外再有程、朱一派的「理學文」，陳傅良、葉適、陳亮一派的「功利文」，這都是「學術文」不是純然文學作品。

南宋末年及宋亡以後，文人因爲民族問題的關係，很有許多文學作品，是受了壓迫而發出來的呻吟聲，其中以鄭思肖、謝翺、鄧牧等人爲尤著。我在下面另有一段敍述，這裏不多說了。

（四）

文人詩的變遷及其派別　宋代文人詩最初以九個和尚爲最著，歐陽修詩話云：

國朝浮屠以詩名於世者九人，故時有集號九僧詩，今不復傳矣，余少時聞人多稱其一曰惠崇餘八人者忘其名字也。余亦略記其詩云『馬放降來地雕盤戰後雲。』又云：『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其佳句多類此。其集已亡，今人多不知有所謂九僧者矣。是可歎也！

按九僧詩在歐陽修時已不易見，但並沒有失傳，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皆著錄此書。九僧的名字，也見於清波雜志。不過歐陽修未見罷了。此書今有丁福保據毛扆藏宋本重刊本，很容易看見。我們比歐陽修幸福得多了。九僧的名字爲：希晝、保暹、文兆、行肇、簡長、惟鳳、宇昭、懷古、惠崇。集中的佳句，如『戰氣悲千古；歌聲散六朝。』（保暹金陵懷古）『遙山去意長大江歸夢直。』（行肇送惟鳳之衡陽）『關河雙鬢白風雪一燈青。』（惠崇陝西道中）『地遙孳馬小天闊一鵰平。』（惠崇塞上送人。）都比歐陽修所見的好。

九僧之後有楊億及劉筠等，作詩學李商隱。楊億編輯當時唱和之作，題爲西崑酬唱集，

風靡一時，號爲「西崑體。」

再後有蘇舜卿、梅堯臣以簡淡高古以矯「西崑」之弊，極爲歐陽修所推重。歐陽修的詩在當時雖然也算名家，但是他的詩不及他的文好。

此後就要說到蘇軾了。蘇軾的詩也和他的文一樣，思想很好，而缺乏情感。他的思想都是從道家書及佛書中得來的，大約他的詩是學陶潛、李白，又參以禪理，雜以詼諧，確能自成一家。究竟情感太缺乏了。

蘇軾自己評論他的詩文云：

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然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

他又云：

某生平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踰此矣。

他這樣的作文，只宜於作論說作抒情文已不相宜，更不宜於作詩。

蘇軾的門下士有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四人，稱爲『蘇門四君子。』其中以黃庭堅爲尤著名。他雖出於蘇門，卻能自成一家，而與蘇軾並稱爲蘇、黃。

黃庭堅詩是學杜甫而變其面目，以瘦硬見長，實則情感也太缺乏，不過趨向於寫實，極爲當時人所推重，漸變爲南宋寫實一派。

師承黃庭堅的有陳師道、呂本中、潘大臨、謝逸等多人。呂本中作『宗派圖，』自陳師道、潘大臨以下二十五人，以爲其源皆出於黃庭堅，時號爲『江西派。』其實圖中所列二十五人，有作品傳世而爲世所稱道的並不多，其中也有濫入的。所以後人對於呂本中的『宗派圖』多不滿意。

南渡以後的詩人以陸游、尤袤、范成大、楊萬里號稱『四大家。』四人詩都是出於曾幾，而曾幾詩又是效法黃庭堅，所以可以說這四家的詩都是從『江西派』變出來的。四家之中以陸游爲最好，次爲范成大，次爲楊萬里，尤袤比較的最不好。

范成大早年詩多摹擬唐人，自己註明效某人，效某人，毫無足取。不過後來能殼變化而自成一家。楊萬里詩多和語言接近，但缺乏情感，不能算是好詩。南宋的詩人還是推陸游爲第一。

陸游的情感比較的熱烈，思想也很純粹，他作詩又注重寫實，晚年家居時描寫鄉村生活的詩很樸質，很忠實，確是他的一種特色。他對於金人侵略中國，尤爲不平，詩中常常有驅逐胡虜，恢復河山的話，甚至於做夢也夢見這些事。試看他『三更撫枕忽大叫，夢中奪得松陵關，』『夜闌臥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等句，可知他反抗武力侵略的心腸是何等的熱烈。

陸游以後的詩人以『四靈』爲最著名。徐照字靈暉，徐璣字靈淵，翁卷字靈舒，趙師秀字靈秀，四人字中都有一個『靈』字，所以合稱爲『四靈。』但是他們的詩比較的不能算是好。再有嚴羽也很有名。嚴羽的詩在『四靈』之上。

再後就是宋末的遺民。他們的詩多寫亡國之感，全是眞情流露，比較的好得多。在下文

另有一節敍述他。

（五）

民歌的流行　宋代的文人詩已如上述。同時社會上民歌也很流行。不過缺乏記載，到現在極不容易看見。今據我所知道的幾種民歌敍述如下，其他見聞所未及的諒必還有，只得待後來再補記罷。

宋人王楙野客叢書云：

陳伏知道，從軍五更轉，有曰『一更刁斗鳴，校尉遶連城，遙知射鵰騎，懸憚將軍名，』似此五轉。（按自一更至五更。）今教坊演爲五更曲，爲街市唱。

據王楙所言，可知此種民歌在宋代很是流行。又今人從敦煌石室中也發現嘆五更來，原文五首之二如下：

一更初，自恨長養枉身軀。耶（同爺）孃小來不教授，如今爭（同怎）識文與書。

二更深，孝經一卷不曾尋。之乎者也都不識，如今嗟嘆始悲吟。（見敦煌零拾）

以下三更至五更大致相同。原寫本上有『天成二年』云云。是五代時物。可知五更轉至遲是產生於五代，至宋乃流傳得極普徧。敦煌石室所發現的是失學者的自歎，後乃演變爲軍歌，又後乃演變爲教坊街市所唱，想必爲情歌之類，直到今日社會上有所謂五更調、歎五更等，還是很流行的。

京本通俗小說引吳歌云：

月子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夫婦同衾帳，幾家飄散在他州。

這是南宋時江、浙地方的一個民歌，流傳得也極普徧而長久。明王世貞藝苑巵言曾載此歌，清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也載此歌，但皆有一二字不同。近人劉萬章廣州兒歌集中有『一個月光照九州』一首，也是由『月子彎彎』歌演化出來的。宋以後人詞曲中又多引此歌，如宋邱崇訴衷情云：『夜深人靜，何處一聲月子彎彎？』元、明間無名氏四季閨怨云：『不見則個游，怕登則個樓，月兒彎彎照九州。』直到最近，還爲江、浙間人所唱。曹君直在石門道中曾聞舟人唱此歌，謂爲此唱彼和，蕩氣迴腸云云。（見雲間顛公筆記）照此看來，可

知「月子彎彎」一歌流傳得是怎樣的普徧而長久了。(我別有月子彎彎歌字句異同考)

再有江、浙、皖南一帶流傳一首山歌云：

做天難做四月天，蠶要溫和麥要寒，種菜哥哥要下雨，採桑娘子要晴乾。

這分明是一首民歌，卻是在宋初蘇舜卿滄浪集中也有一首同樣的詩：

南風霏霏麥花落，豆田漠漠初垂角。山邊夜半一犁雨，田父高歌待收穫。雨多蕭蕭蠶簇寒，蠶婦低眉憂繭單。人生多求復多怨，天公供爾良獨難。

想在宋初已有這首山歌，所以蘇舜卿根據他改作這首詩。不然，就是這首山歌從蘇舜卿的詩裏演化出來的。這山歌始於何時，已不可考，但是可斷定他和蘇舜卿的詩有極密切的關係。

又有乞兒唱着賣錢的蓮花落，在宋代也已有了，宋人所做的五燈會元上面已經說起他。大約說：

俞道婆嘗隨衆參瑯琊，一日，聞丐者唱蓮花樂，(樂卽落)大悟。

按以作『樂』爲是。『樂』讀作『傲，』如詞調中的漁家樂又作漁家傲，彼此同是一例。後人不解應讀作傲，因上文『蓮花』二字的關係，就改作蓮花落，是不對的。蓮花樂的曲文如何，無從考見。

再者，宋初的詞人柳永以精通音律，善製新腔著名，他又常出入於妓院中，可想見他的新腔取材於娼樓小曲中的當必不少。到現在雖然無法確切證明，但照旁的例子看起來，這一點是很可研究的。

（六）

『滑稽戲』的發展　『滑稽戲』是宮庭中的娛樂品之一種，同時也於詼諧中寓規諫之意。發端本來很早，戰國時候的優孟，漢初的東方朔就是這一類的人物。不過在宋以前並不盛行，到宋以後又混入戲曲中，而此項演者便變爲戲曲中的『丑角，』獨立的『滑稽戲』已消滅無餘了。所以在南宋時爲『滑稽戲』發達到極高限度的時代。我們試看那時候的『滑稽戲』罷。

張端義貴耳集：史同叔爲相日，府中開宴，用雜劇人作一士人念詩曰：『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旁一士人曰：『非也！滿朝朱紫貴，盡是四明人。』自後相府有宴二十年不用雜劇。

岳柯桯史：秦檜以紹興十五年四月丙子朔，賜第望仙橋，丁丑，賜銀絹萬匹兩，錢千萬，綵千縑。有詔就第賜燕，假以教坊優伶，執宰咸與。中席，優長誦『致語，』退，有『參軍』者前褒檜功德，一伶以荷葉交倚從之，詼語雜至，賓歡既洽，參軍方拱揖謝，就將倚，忽墜其幞頭，乃總髮爲髻，如行伍之巾，後有大巾環，爲雙疊勝。伶指而問曰：『此何鐶？』曰：『二聖鐶。』遽以朴擊其首曰：『爾但坐太師交倚，請取銀絹例物，此鐶掉腦後可也。』一坐失色。檜怒，明日下伶於獄，有死者。於是語禁始益繁。（『鐶』爲『還』之諧音，二聖，指徽宗、欽宗。）

周密齊東野語：宣和中，童貫用兵燕、薊，敗而竄，一日內宴，教坊進妓，爲三四婢，首飾皆不同：其一當額爲髻，曰蔡太師家人也。其二髻偏墮，曰鄭太宰家人也。又一人滿頭爲髻，如小兒，曰童大王家人也。問其故。蔡氏者曰：『太師覲清光，此名朝天髻。』鄭氏者曰：『吾太

宰奉祠就第，此懶梳髻。』至童氏者曰：『大王方用兵，此三十六髻也。』（『髻』爲『計』之諧音，『三十六計，走爲上計，』宋人有此俗語。）

劉績霏雪錄：宋高宗時，饔人淪餛飩不熟，下大理寺。優人扮兩士人，相貌各異，問其年，一曰：『甲子生，』一曰：『丙子生。』優人告曰：『此二人皆合下大理。』高宗問故，優人曰：『餃子、餅子皆生，與餛飩不熟者同罪。』上大笑，赦原饔人。

這不過是略舉幾條爲例，此外見於宋人筆記中的還很多，可想見在那時候這種『滑稽戲』的盛行。

到後來混雜入戲曲中，直到清末還是有的。如下面一個例，豈不是同宋代『滑稽戲』一樣麼。

汪穰卿筆記云：『甲午戰事起，優趕三嘲合肥，適演紅鸞喜，趕三扮丐頭。當移交替人時，擲帽中所插草把曰：『拔去三眼花翎，』又脫其衣曰：『剝去黃馬褂。』坐中有合肥之子、姪，怒命送坊官杖之。趕三驚懼，未幾死。

（七）外國人的侵略影響於文學

宋代因鑑於唐代藩鎮的兵權太重，中央不能控制，所以於開國之初，就趁勢把兵權收回來。因此雖然造成了若干年的太平時代，但是重文輕武的結果，就是經不起外國人的侵略。到徽、欽以後，把全個的中國給金人佔去了一半，接着又是蒙古人的侵略，宋人無法抵抗，竟鬧到亡國爲止。

當北宋太平時，文學作品所表現的都是太平氣象。如李昉、晏殊、歐陽修等人的散文或詩詞都是。到南宋時以及亡國以後，人民顛連困頓於外國人的鐵騎之下，所受的痛苦非常的深，忍無可忍，只好拿文學作品來發揮發揮；有的是慷慨激昂的起來反抗，有的是呻吟嗚咽，飲泣吞聲。前者的例，如岳飛的滿江紅詞，文天祥的正氣歌，及陸游的詩都是。後者的例，如鄭思肖的鄭所南文集，鄧牧的伯牙琴，謝翱的晞髮集等都是。又有谷音二卷，爲杜本所輯，南宋遺民詩共二十九人，作者並不是著名的文人，而且有幾個沒有名氏，不過這種詩都是被壓迫出來的血淚，並不是無病的呻吟。毛晉跋谷音云：

韓昌黎云：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宋室既傾，詩品都靡；獨數子者，心懸萬里之外，九霄之上，或上書，或浮海，或伏劍，或沈淵；悲歌慷慨，令人讀其詩，想其人，有齊二客、魯兩生之思焉。

兩卷谷音，可以爲宋代亡國後文學的代表，他能告訴我們外國人的武力侵略影響於文學是怎樣。

（二） 宋代文學的特點

（一）

自歐陽修作『詩話』，接着作的極多，所以『詩話』也可以說是宋代一種多量的產物。歐陽修的詩話單稱『詩話』，司馬光接着作的詩話稱『續詩話』，那時『詩話』二字還是一個專名，後來作的人多了，各於『詩話』二字上另加數字以示區別，於是連帶稱司馬光的爲溫公詩話，歐陽修的爲六一詩話。宋代的詩話雖然多，但是好的很少。其中嚴羽的滄浪詩話爲最有條理，尤袤的全唐詩話全是搜集唐詩人的逸事，其他都是零碎的話，或關

於批評，或關於考證，有時也有很好的，但不多見。

（二）宋代的『筆記』也和『詩話』一樣的發達。或考證舊籍，或記載時事，或批評文藝，各方面都有。今因他和文學的關係較少，不及細述。

（三）王安石創『經義』，以經書中語命題，開明、清兩代『八股文』之端，給後人一個壞影響。

（四）程、朱們講學的話，由弟子記錄下來，稱爲『語錄』，全用白話，在當時另是一種文體。

（五）洪邁作夷堅志，卷帙很多，是搜神記、神仙傳以後一部重要的神話。

（六）

今所傳廣韻一書是宋人陳彭年重修本，爲今日所能見的最古的音韻書。（今敦煌石室中發現的唐韻是殘本。）又今所通行的『詩韻』名平水韻，或云宋人劉淵作，或云王郁文作。

（七）

南宋曾盛行『四六文』，如汪藻、周必大、洪邁等人，都以作『四六文』著名，也給後人一個不好的影響。

（八）

太平興國七年，敕李昉等輯文苑英華一千卷；上繼昭明文選，下迄唐末，爲著名文學作品總集。後來姚鉉又取文苑英華中的唐人作品而增删之，成唐文粹一百卷。

（九）

周密輯絕妙好詞七卷，選南宋詞，始於張孝祥，終於仇遠，共一百三十二家，爲著名的『宋詞』選本。

（十）

郭茂倩輯『古樂府歌辭』爲樂府詩集一百卷，於『古樂府』搜羅得極完備，區分門類亦有相當的價值。

（一一）

太平興國二年，敕李昉等撰太平廣記五百卷，係採輯古代小說三百四十五種而成，四庫全書提要稱爲古來奇文祕笈咸在焉，小說家之淵海也云云。這部書保存宋以前的小說作品不少。

（一二）

左圭輯百川學海，爲著名的一部叢書。（唐陸龜蒙有笠澤叢書，名爲『叢書』，實爲文集。宋王楙有野客叢書，名爲『叢書』，實爲筆記。皆與後世『叢書』的性質不同。）

（一三）

詩人結社始於南宋。據灌園耐得翁都城紀勝云：『文社，西湖有詩社。此社非其他社集

之比，乃行都士夫寓居及詩人，舊多出名士。』這可見當時詩社的一斑。宋、元之交，吳渭創月泉吟社，命題徵詩得二千七百三十五卷，大概都是宋遺民。當時輯集詩卷函札等成帙，（汲古閣詩詞雜俎、粵雅堂叢書，退補齋金華叢書皆收入。）今猶可考見當時諸詩人入社應徵的情形。

* * * *

此外如鄭樵的通志，和通典一樣的重要。司馬光的通鑑，和袁樞的紀事本末，都是史學的名著。（通鑑上繼春秋，下終五代，爲編年體，紀事本末以一事爲一編，各詳其起訖，爲袁樞的創作。）但和文學的關係不深，這裏不多說了。

第八章　遼金元的文學

（一）　遼金元文學變遷的大勢

遼初稱契丹，金稱女直，又作女眞，元爲蒙古，這三個民族皆起於塞北，而以兵力蹂躪漢土，而其文學則又與漢族同化。其間以遼爲最早，宋初即已苦遼爲患，後來接着金人之患，甚至於遺棄中原偏安江左。遼滅於金，金滅於元，元滅南宋而統一中國。（元代的版圖很廣，實跨歐、亞兩洲，今但就在中國的一部份而言。）遼立國二百多年，其興在宋創業前四十多年，金立國一百多年，滅於南宋滅亡後四十多年，元入主中原八十八年而爲明所滅。這三個民族與漢族同化的程度彼此相同。若就國際關係說，遼爲外國，略如今日的日本，金佔中國國土之半，略如南北朝時的北朝，元則統一中國，在中國歷史上成爲一個獨立的時代，恰和清代一樣。若就時代上說，遼、金只可附於宋，至元始能獨立。今因以他民族而同化於漢族，性質相同，故放在一起敍述。又特爲說明如此，以清界限。

這個時期中除了他民族同化於漢族足以敍述而外，文學創作品只有戲曲，普通稱爲『元曲』，在中國文學史上是一個時代的特產，其他詩歌、散文等沒有甚麼新的發展。今分別敍述如下：

（一）

遼、金、元的漢族化　這裏所說的漢族化，是單指他們的文學而言。當然，其政教、風俗也都漢族化了，但不在本書的範圍以內，不能細述，今單述關於文學一方面的話，而又把遼、金、元分開來說。

遼本無文字，耶律阿保機（卽遼太祖）從漢人教，因漢文隸書製字數千，稱爲『契丹字。』雖自成一種文字，而源實出於漢字。金也無文字，最初沿用『契丹字，』至完顏阿骨打（卽金太祖）纔叫完顏希尹製本國字。希尹取漢文楷字『契丹字』融合本國語言，製成一種文字，稱爲『女直大字，』後來又改製一種，稱爲『女直小字。』也是源出於漢字而與漢字不同。所以在當時史記、漢書都有『女直文』的譯本。

契丹、女直、蒙古當然有他們自己的歌謠及傳說，但是他們同漢族接觸以後，一切的事都和漢族同化了。他們的貴族都讀漢文，文學作品也摹倣漢人，雖然說不定有若干民歌及民間傳說混雜在漢族的民歌及傳說中，但現在已很不容易辨別了。

至於文人文學的作者，在遼以耶律氏，蕭氏為著。如耶律隆先，耶律資忠，耶律庶成，耶律良，耶律孟簡，蕭柳，蕭孝穆，蕭韓家奴等當時皆以能文著稱，大都有集，見遼史。在金以完顏氏為著，如完顏璹有如庵小稿，今不傳，元好問中州集選其詩四十一首。到了元代，版圖廣闊，民族又極複雜，亞洲西北部各種民族羨慕華化，善為漢文漢詩的，如蒲壽宬，（回回人）燮燮，（康里人）馬祖常，（雍古人）偰玉立，（回鶻人）泰不華，（伯牙吾氏欽察人）貫雲石，（畏吾人）迺賢，（合魯人）丁鶴年，（回回人）瞻思，（大食人）薩都剌（回回人）各人的文學作品散見於元詩選而外，也有專集流傳至今的，如蒲壽宬的心泉學詩稿，（四庫本）心泉詩餘，（彊村叢書本）馬祖常的石田山房集，（有幾種本子，以近人輯印元四家集本為比較的易見。）迺賢的金台集，（有幾種本子，以商務影印汲古閣元人十種詩本為

比較的易見。）丁鶴年的詩集，（有好幾種本子，以湖北先正遺書影印四庫本爲比較的易見。）薩都剌的雁門集（有好幾種本子）等都是。又有耶律楚材乃是遼人後裔，所著湛然居士集也很流行，有好幾種本子。

在元代，他民族的華化比遼、金爲更甚，他們的姓名也都改從華俗。如丁鶴年、馬祖常等人都是。他們住在甚麼地方就稱甚麼地方人，例如丁鶴年爲武昌人，馬祖常爲光州人，泰不華爲台州人，姓名、籍貫都和華人沒有分別，其實他們都是外國人。

今錄迺賢、丁鶴年、薩都剌詩各一首如下，其他限於篇幅，不能多錄。

花底開尊待月圓，羅衫半浥酒痕鮮。一年湖上春如夢，二月江南水似天。修禊每懷王逸少；聽歌卻憶李龜年。卜鄰擬住吳山下，楊柳橋邊纜畫船。（迺賢次段吉甫助教懷江南韻）

數莖白髮鏡中新，兀兀窮年愧此身。萬里雲霄雙倦羽；千尋江、漢一窮鱗。望鄉薄暮憑西日，去國中宵禮北辰。客路漸遙身漸老，此生何以報君親！（丁鶴年兀兀）

高隱有深意，情閒値萬金。溪漁鮮作鱠；竹筍長成林。鶴有還巢夢；雲無出岫心。讀書風雨夜，燈火野堂深。（薩都剌野潛堂）

（二）

漢人詩歌、散文的衰落　在元代有許多外國人作中國詩，都作得很好；中國人自己是怎樣？卻只好說只有衰落而沒有發展。當然不至於不如外國人，但是和唐、宋一比，實在是比不上。著名的文人金有趙秉文、宇文虛中、王若虛、元好問等人，（諸人都仕於金）在元有虞集、趙孟頫、楊載、倪瓚、楊維楨等人，他們的作品只是繼續原有的做下去，而不能在中國文學史上別開一個新局面。其中只有虞集的鳴鶴餘音，楊維楨的西湖竹枝詞比較的爲有特色。原來漢族文學的衰落也不是無故，實因唐、宋以後，詩歌、散文已臻絕境，不能再向前走，乃改變方向，轉到戲劇和『散曲』方面去，於是『元曲』乃被推爲一個時代的文學代表。

（三）

戲曲的成立及其發達　中國的戲劇雖然是萌芽很早，但是在元以前確沒有完全成

立。有的略具雛形，有的是一部份的發達，至於十分完備的戲劇直到元代纔有。『元曲』的來歷若欲溯其遠源，那就要追敍到古代的巫歌及史記滑稽傳中所說的優人等事。關於這些話前幾章已說過一些了，現在單說『元曲』的近源。『元曲』的近源有二：其一是宋代的『大曲』，其二是金時董解元的西廂。我們要敍述『元曲』當先述『大曲』及董西廂。『大曲』是一種歌舞混合物，演時先由一人登場，指揮各伶工，他先開口說些吉祥話，然後招呼各伶人演戲。這人名叫『參軍』，他所說的話叫做『致語』。『參軍』說過『致語』之後，接着演戲。帶歌帶舞，名爲『隊舞』。伶人分男女兩隊：男叫『小兒隊』，女叫『女弟子隊。』又就所表演的事實分爲某隊某隊，如表演舞劍器的名『劍器隊，』表演採蓮的名『採蓮隊。』這種歌舞混合物很和戲劇接近。董解元的西廂和後來『彈詞』相似，有白，有唱，不過是坐着唱的而不立起來扮演。他既然是坐着唱的而不要扮演，所以通體是旁人敍述的口氣，而不分末、旦、淨、丑等角色，且只有說話而無『科介』（『科介』就是寫劇本者在戲文中注明戲中人的某項動作。）一切動作也用一樣的口氣敍出。簡單的說一句：董西

廂是有唱，有說白而沒有舞。

把董西廂加上動作（就是舞）由不能扮演的改爲能扮演，就成爲元代的戲曲。所以由董解元的西廂一變而爲王實甫的西廂，於是中國的戲曲始完成了。

『元曲』既然是一個時代的產物，作者當然很多。其中以王實甫、關漢卿、白樸、馬致遠、鄭光祖、喬吉爲尤著。諸人的作品今尚存在的，王實甫有西廂記、麗春堂共二本，關漢卿有拜月亭、蝴蝶夢等共十三本，白樸有梧桐雨等二本，馬致遠有青衫淚、岳陽樓、漢宮秋等共六本，鄭光祖有王粲登樓、倩女離魂等四本，喬吉有玉女簫、揚州夢等三本。

欲知『元曲』作品共有多少，可參考下面幾種書。

錄鬼簿　著錄四百五十八本目錄。

太和正音譜　著錄五百六十六本目錄。

元曲選　載一百本。

元人雜劇選　載三十本。

古名家雜劇　載四十本，中有明人作品。

新續古名家雜劇　載二十本，中有明人作品。

覆刊元雜劇　載三十本。

前二書中所列的目錄。其戲本有已失傳了的，以後各書所載有重複的，而正續古名家雜劇二書中也有明人的作品。所以現在實存的「元曲」數目很不容易考定。大約說一句：以元曲選為標準，是一百本超出元曲選的不多。

以上所述都是所謂「北曲」，到元末永嘉人高明因「北曲」中多方言，南人聽不懂，他又別創「南曲」作琵琶記，於是「元曲」又有南、北之分。

（四）

「散曲」的發達　元代的戲曲固然很盛，同時候「散曲」也很發達。戲曲是表演故事，「散曲」還是單純的詩歌，不過和詞有些不同。因為詞到南宋以後，太文人化了，太音樂化了，於是轉變方向，接近自然，脫離束縛而為「散曲」。

『散曲』的作者以張可久、喬吉、關漢卿、白樸、馬致遠、鄭光祖等人爲最著名。

枯籐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天淨沙）

這就是馬致遠的『散曲』之一。我們於此可以窺見『散曲』的一斑了。

（五）『評話』的繼續發展

宋代的『平話』到元代還是繼續的發展，而演化成一部水滸和一部三國演義。水滸是以宣和遺事爲藍本而演化擴充出來的，但是做得非常的好，描寫一百零八個人能寫出各人的特性來。相傳爲施耐庵作，按施耐庵事無可考，但流傳的本子不止一種，可知由宣和遺事到最後的一部水滸中間一定經過多人的修改，說是施耐庵一手作成，是不對的。演講『三國的故事』據前章所述在唐末已開端了，但沒有書本流傳，今所傳的三國演義舊通認爲羅本作，（羅本又作羅道本）然今人都知有元至治刊本全相平話三國志，或其他古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是在羅本之前，是從唐末演講『三國故事』起，到最後一部三國演義止，是經過多人草創，及修改而成的，不是羅本一人的創作。而在元、

明之間就是這兩部小說演化的時代。

（二） 遼金元文學的特點

（一）

元代漢人與蒙古人雜居，一部份蒙古語（或其他外國語）夾雜入漢文中，在當日甚通行，但到現在已不易懂。例如西廂記中的『顛不剌』就是一個例。元曲選中此例尤多。又明初人所做的元宮詞中間也有蒙古語。如云：『白酒新篘進玉壺，水亭深處暑全無。君王笑向奇妃問：可是西涼打剌蘇？』『打剌蘇』應是酒名。又云：『天馬西來自佛郎，圖成又勅寫文章。翰林國語重翻譯，襖魯諸營賜百張。』『襖魯』二字已不知何解。（元宮詞作者題為蘭雪軒汲古閣詩詞雜俎本。）

（二）

意大利人馬可波羅由歐洲旅行至中國，仕於元，嘗作遊記，盛稱中國富庶，其書傳徧歐洲，今中國也有譯本，名馬可波羅遊記。馬可波羅可說是中國文化對歐洲之宣傳者。

（三）

金時元好問輯中州集十卷，附樂府（即詞）一卷，爲研究金文學的一部重要書籍。

（四）

陶宗儀輯說郛，所收小說、筆記之類很多，爲後人所稱道。

* * ※ *

此外在元代再有一部名著，就是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後人把他和通典、通志合稱爲三通；雖然他和文學的關係不深，但是我們也應該知道有這一部書。

第九章　明代的文學

（一）　明代文學變遷的大勢

明代的文學沒有甚麽特別的創作，凡是他所有的前面都已有過了，不過是繼續著下去而略有變化。其中比較的可以注意的只有歸有光的抒情『散文，』及明遺民的擊筑餘音，木皮散人鼓詞等。以外便沒有什麽了。今分別敍述如下：

（一）

『散文』及詩歌的變遷　明初的『散文』以劉基、宋濂、王褘等人爲最著，詩歌以高啓、袁凱爲最著。然劉、宋等都是學者，不是文人，他們的作品還是因學而見重。高啓天才卓越，相當於唐代的李白，袁凱功力深厚，相當於唐代的杜甫：但只不過追隨於李、杜之後，不能自已開闢一個境界。

稍後，楊士奇秉政，楊以能文著稱，與楊榮、楊溥共稱爲『三楊。』那時候已是太平之世，

『三楊』的文學作品就是這種太平文學的代表。他們的好處是醇粹平正，他們的流弊是凡庸膚淺。由凡庸膚淺又發生一個反動，就是復古的運動。起初是李東陽做這種運動的先驅者，其後是李夢陽、何景明等七人更昌言復古，談文必學秦、漢，談詩必學盛唐，其他一切唾棄。卻不知這種復古的運動是根本不對的。

同時王愼中、唐順之等別創宗派，以矯何、李之弊，而李攀龍、王世貞等又奉何、李為宗，為第二次之復古。何、李等共七人，稱為『前七子』，李攀龍、王世貞等也是七人，稱為『後七子』。

在王愼中、唐順之稍後，另有歸有光，他的抒情『散文』，卻能自成一家，而且在文學史上有永久的價值，一般人都說他的『散文』是出於史記；不錯，是出於史記，但不是呆板的學史記的腔調。他的『散文』的好處可簡單的說明如下：因為他是個富於情感的人，他的散文就是善於寫父子、夫婦、朋友間生死離別之感。他又善於描寫家庭間日常生活，寫得非常逼眞。這兩點都是文學的眞諦，被他得到這個文學眞諦，他的文學作品自然是有價值了。他的代表作品如先妣事狀、思子亭記、項脊軒志、見村樓記、野鶴軒壁記等篇，只要是眞能懂

得文學的人讀了沒有不感動的，所以他的抒情『散文』在中國文學史上應佔一個重要的位置。

歸有光以外，王守仁也是自成一家。但是他的文學作品仍是因學而見重，我們不能說他是一個純粹的文人。

前後七子的復古運動，起初雖能風靡一時，但不久便已僵化了；於是又有袁宗道的『公安派』，鍾惺、譚元春的『竟陵派』相繼而起。公安、竟陵的本身已沒有多大的價值，況公安的末流又變爲空疎浮泛，竟陵的末流又變爲孤僻，於是越發壞了。總之明代的『散文』及詩歌變遷雖多，但除了歸有光以外，其他都沒有甚麼特殊的價值。

（二）

小說的變遷　宋、元的『評話』到明代乃是繼續的風行。接著三國志演義而產生了列國志演義，由三藏取經詩話演化而成西遊記，這都是演宋、元之餘緒而不是自己的創作。大概明代小說的變遷有幾點可以說：（1）喜以神怪故事爲材料，如封神榜以武王伐紂事

以爲主，而中間夾雜著多量的神怪故事；又如三寶太監下西洋以鄭和使西洋事爲主，（當日所謂西洋，即今日南洋羣島。）而中間神話多於人話。近人稱這一派的小說爲『神魔小說』，『神魔小說』這個名詞到很確當。（2）短篇的『平話』比較的更盛行。短篇的『平話』就是宋代的京本通俗小說那種體裁。這一類的小說在明代很多，現在所能知道的有五部。一是醒世恆言，二是喻世明言，三是警世通言，四是拍案驚奇，五是照世杯。醒世、喻世、警世都是馮夢龍所作，通稱爲『三言』。而喻世明言又有所本，他的前身就是古今小說。這些書在中國都久已失傳了，但日本內閣藏書目錄有拍案驚奇三十九卷，古今小說四十卷，喻世明言二十四卷，醒世恆言四十卷。（見董康誦芬室日記）而照世杯四卷也是久佚於中土而流傳於日本。（民國十七年中國始有翻印本。）不過，這些小說的內容如何，只須一讀今古奇觀就可知道。（今古奇觀極通行。）因爲今古奇觀是一部選本，大約就是從這些小說中選出來的，（3）在明代已沒有『平話』的名目，長篇的都稱『演義』，短篇的喜用『明言』『奇觀』等名目。（4）作者大都不題眞姓名，只題某某主人等別號，其姓名無可考。

（5）短篇的大都可以自由選輯成書，如今古奇觀之類，這一部書的原作者可以有許多人。

（6）『說書人』仍是有，如明末柳敬亭就是明、清之間一個最著名的『說書者。』

（三）

戲曲的變遷　戲曲自從在元代分爲『北曲、』『南曲』之後，到明代『北曲』已衰，只有『南曲』而崑山人魏良輔又由『南曲』衍變而爲『崑曲，』以後『崑曲』行於南方，至今猶盛。明代戲曲的作者以徐渭、李日華、湯顯祖、阮大鋮等爲最有名。湯顯祖的牡丹亭，阮大鋮的春燈謎，燕子箋等戲，尤爲人所稱道。

（四）

民歌的流行　明代的民歌流傳到現在的比宋代爲多，且已有輯成專書的。又有種種的新奇名稱，據我所知的，有『掛枝兒、』『夾竹桃、』『劈破玉、』『銀絞絲、』『銀紐絲』等名。『銀紐絲』和『劈破玉』只於王夫之薑齋詩話上見有這兩個名稱，他們的體裁不得而知。『銀絞絲』應該就是『銀紐絲。』『掛枝兒』相傳爲馮夢龍作，今人有翻印本。

『夾竹桃』我曾見一明刻本，每首以山歌三句千家詩一句，詞四句組織而成，故又稱『夾竹桃千家詩山歌』作者自題浮白主人，姓名無可考，這是無聊的文人所作，沒有多大價值。『掛枝兒』大概是馮夢龍根據民歌修改而成的，比較的要好些。大概民歌都是寫男女戀愛之情的，但在唐、宋時尙有含蓄而不至十分淫蕩，到明代就淫蕩極了。

（五）

明末滿洲人的侵略影響於文學　我們從明代的『神魔小說』和淫蕩的民歌看起來，可以想見當時候社會的腐化，這種腐敗的情形，未嘗不是亡國原因之一種，加起滿洲人從關外打進來，怎麼不鬧到亡國爲止；

而同時候有許多氣節之士，看見中國人受外國人的侵略，怎樣不傷心！於是便慷慨激昂的起來反抗。但是已無及了。這種亡國的慘劇，影響到文學，在明末恰和宋末一樣。但明末除了詩歌及『散文』以外，更有許多通俗化的作品。這種作品原是文人作的，但不過極通俗，一樣是長歌當哭，句句是血淚文章，卻是用這樣的通俗文寫出來，比用文人詩更要寫得

淋漓盡致。如熊開元的擊筑餘音，賈鳧西的『鼓詞』都是。擊筑餘音另一傳本名萬古愁曲，題為歸玄恭作，經近人考證的結果，以認為熊開元作為是。賈鳧西我疑他不是眞名。統九騷人（亦未詳為何人）於清乾隆元年作『鼓詞』序云。

先生濟寧人，字鳧西，失其名號。明時進士。其家世亦未暇考。至作書之故亦未及周知。然觀其字成鬼哭，絲動石破者，先生之唾壺欲碎，先生之柔翰萬折矣。

統九騷人在清代盛時不敢說明作書之故，所以云『作書之故亦未及周知，』不便說出作者的名號，所以云『失其名號。』由此推測，很可疑賈鳧西三字是託名而非眞名。『賈』字就是『假』字的諧音，中國作小說的慣用此字，如紅樓夢中的賈寶玉就是一個例。『鳧西』也可說就是『烏虛』二字的諧音，用現成的『子虛烏有』四字的典故。這話有十之七八是對的。（此書今有翻印本很容易看見書末有跋一篇，說先生隱姓埋名云云，尤可供參考。）『木皮，』就是『鼓板，』他唱這『鼓詞，』一面敲著『鼓板，』所以他又稱木皮散人，而此詞又稱木皮散人鼓詞。至於作者的眞姓名乃就不易考了。今錄擊筑餘音一節如

下，以見一斑：

宮庭瓦礫拋，陵寢松楸倒。但聽得忽喇喇一天胡哨。車兒上滿載着瓊瑤，馬兒上斜摟着妖嬈，打量處處把牌兒燥。急得那些斫不盡的蠻子，都一樣金線鼠鬃，紅纓狗帽，恨不得向大鼻子把都們便做了親爹叫！

（二）明代文學的特點

（一）

中國文學對外國的輸出，在唐以後漸沈寂了，到明初又復極盛。那時候南京的國子監裏多有從日本、高麗、琉球、暹羅負笈而來的留學生，而以日本、高麗爲尤盛。在洪武初年有日本詩僧絕海曾至中國，著蕉堅稿一卷（日本昭慶禪院刊本）其中如『京口雲開春樹綠，海門潮落夕陽紅，』（多景樓）『寶盂午食龍宮飯，鐵錫朝尋龕背山，』（贈笑山侍司還土州省親）都是很好的詩。那時高麗有崔瀣彥選東人之文二十五卷，書目見明詩綜；又中國人吳明濟從征高麗，搜羅自新羅至朝鮮名人集一百多家，輯朝鮮詩選一書，書目見列朝

詩集閏集及明詩綜：這裏限於篇幅不能多述，然而略舉一二，已可想見當日的盛況了。

（二）

意大利人利馬竇至中國傳教，連帶輸入算學、物理等，已開西學東漸之端。但和文學沒有發生甚麼大關係。

（三）

明代以『八股文』及『試帖詩』取士，清代照他舊樣，給文學界一個很不好的影響。

（四）

明末楊廷樞、張溥等創應社於吳中，評論五經文字，此後廣應社、幾社、復社、聞社等紛紛繼起，最後統合於復社，聲勢極盛，影響於文學也很深。

（五）

明人喜歡刻書，和文學的傳播很有關係，但有三個很大的弊病：一個是造假書。如楊愼跋雜事祕辛，說是漢人作的，其實雜事祕辛決非漢人作，疑爲楊愼所假造，至少也是其他明

人所假造。第二個弊病是割裂。明刻宋、元人的『筆記』之類，往往不是足本，是抽出幾條來刻的，而又不注明是選本。如陳繼儒所刻的野客叢書，（寶顏堂祕笈本）內容只有原本十分之四，就是一個例。第三個弊病是改原文。如宋人的詩『芭蕉分綠與窗紗，』（與是給的意思）今通行本改作『芭蕉分綠上窗紗，』唐人詩『秋盡江南草未凋，』（意思說是江南氣候暖）今通行本作『秋盡江南草木凋，』這都是俗人讀不通原文而妄改的，不是明人所改，就是清人所改。但明人有喜歡刪改的習慣，這兩句多半是明人所改。

（六）

明人喜用小說揭發人家的私事。如黑白傳揭發董其昌猥褻的事，就是一個例。從好的一方面說，是大膽的攻擊土豪劣紳，可以算好；從壞的一方面說，其中也有人借此報復私怨而誣陷他人，那就壞極了。然而把小說當作一件工具用，無論如何都是失去了文學獨立的價值。

（七）

明代文人也喜歡做批評及考證的工夫。最著名的如郎瑛的七修類稿，楊愼的丹鉛錄，胡應麟的少室山房筆叢，其中都有文學批評及文學考證的話。但三人有一樣的一個弊病，就是博而不精，而以楊愼爲尤甚。

第十章　清代的文學

（一）清代文學變遷的大勢

清代的文學也和明代差不多，沒有甚麼特別的創作，凡是他所有的前面都已有過了，不過是繼續作下去而略有變化。其中最可注意的一點，就是西洋的文學開始輸入，而中國的文學也開始向西洋輸出。其次就是滿洲和蒙古人的中國化了。今分別敍述如下：

（二）『散文』的變遷

清初的散文很有幾個著名的作家。他們都是明末的遺民，把『散文』來寫他們的亡國之感，自然是很好的。其中以王猷定、魏禧、侯方域等人爲尤著。

魏禧、侯方域、汪琬三人又共稱爲『清初三家，』不過汪琬已做過清代的官，和侯、魏所處的地位不同。就文而論，三人也各有各的好處，清人評論他們的文道『魏如曹孟德、霸氣籠蓋一世；侯如孫仲謀，可以爲敵；汪如劉玄德，偏安巴、蜀而已。』這個譬喩是很適當的。

再有錢謙益，在明末、清初稱為東南文壇的領袖，又和吳偉業、龔鼎孳共稱為『江左三大家。』但他們都是明代遺臣，而又仕於清代，文也華而不實，已無足取。

又有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為清初著名的學者，雖然也以能文見稱，然決不是文人。清初和侯、汪、魏三家相頡頏的『散文』作者，還有彭士望、邵長蘅、施閏章、姜宸英、朱彝尊等人，雖出處略有不同，而皆不失為清初的作家。

清代中年的文壇幾乎被『桐城派』所佔據了。『桐城派』的『散文』始於方苞，不過在方苞時並沒有『桐城派』的名稱。『桐城派』的名稱至姚鼐時才有的。大概亂世的文學作品的好處是慷慨激昂，而他的壞處就是雜亂；治世的文學作品的好處是清醇雅正，而他的壞處就是平庸。在方苞的時候已由明末的大亂漸漸的轉入太平的時代了，所以文學也跟著變化，方苞的文就是以清醇雅正為歸，可以說是一個時代的產物。方苞是桐城人，後來劉大櫆、姚鼐都是桐城人，劉、姚都取法方氏，故在當時就有『天下文章在桐城』的話，而『桐城文』便風靡一時。到清末曾國藩更加以變化，發揮而光大之，接着有吳汝綸、黎庶

昌林紓等人，都是『桐城派』的作者，直到民國初年，一大部份的『散文』作者都受著『桐城派』的支配。

在清代中年和『桐城派』立在對抗的地位的有『陽湖派』，以惲敬爲領袖，但不及『桐城』爲盛。此外袁枚等人也很著名，但文品並不高。

自鴉片戰爭，五口通商而後，中國的外交著著失敗，於是政治社會都感覺不安，而文學也就無形的發生劇變。首先發生變化的是龔自珍，人家評他的文說『劍拔弩張，全是霸氣，』就可想見他不是治世的產物了。以後康有爲、梁啓超不守常法的文學作品，以及南社諸人的『民族主義』的文學，接接連連的產生不斷，直至清亡而後止。其間又有王闓運的擬古，以及樊增祥、易順鼎等人紛然雜出，但是關係比較的小，這裏不能多述了。

（二）

文人詩的變遷　清代的文人詩也和『散文』一樣，是跟著時代轉變的。清初文人詩作者大半是明末遺民。其他在清初負盛名的是『江左三大家，』（詳見前）但華而不實，

不能算是絕好的作品，再後以王士禎爲最著。王士禎的詩可說是得溫柔敦厚之旨；在清代詩人中確是難得的。其次有查愼行、施潤章、朱彝尊、宋琬等人。施閏章江南宣城人，宋琬山東萊陽人，當時稱爲『南施、北宋。』又陳恭尹、屈大均、梁佩蘭，皆廣東人，並稱爲『嶺南三大家。』此外如吳嘉紀、吳兆騫、彭孫遹、趙執信等，不及徧舉了。

乾隆、嘉慶時是清代極盛的時候，也就是清代文學極壞的時候。這時期的文人詩以袁枚、趙翼、蔣士銓、沈德潛、張問陶、黃景仁、厲鶚、舒位、王曇、孫源湘諸人爲最著。袁、趙、蔣在乾隆時並稱爲三大家，但他們的詩都沒有多少眞價值。舒、王、孫比袁、趙等爲後，並稱爲『三君，』作品也不能算好。這大概是時代關係，是無可如何的。

清末的詩是從龔自珍起，開始變化，以後有陳三立、鄭孝胥等人的詩，稱爲『同、光派，』雖有骨格，然過於蕭索，毫無生趣，再有王闓運的詩，當時稱爲『假古董，』樊增祥喜作綺語，易順鼎的詩流於滑稽，都無足取。南社諸人的詩多半出於龔自珍而以『民族主義』爲中心，就大體上說，要算是最好的了。

詞的作家在清初有納蘭性德、朱彝尊等人，在中年有張惠言、郭麐等人，在清末有朱祖謀、鄭文焯等人。但不過繼續原來所有的，實在說不到創作。所以這裏也不必多說了。

（三）

民歌的流行　清代的民歌在民間也很流行。不過以前的人不很注意，直到最近才慢慢的發現出來。輯錄成書的，據我所知，有乾隆時李調元所輯的粵風，嘉慶時華廣生所輯的白雪遺音，咸豐時鄭旭旦所輯的天籟集。粵風在函海中，比較易見，而現在也有重編的鉛印本。白雪遺音原本不易得，但現在有鉛印的白雪遺音選、白雪遺音續選。天籟集也不易得，光緒末有人偷取原本，改書名爲天籟，改輯者爲錢塘悟癡生，鉛印於日本，但這種鉛印本到現在也不易見了。

清人『詩話』中也有時說到民歌。如王士禎漁洋詩話，李調元雨村詩話，他們中間都說到廣東、廣西的民歌。

又有招子庸創爲粵謳，在那時候可說是一種民歌化的文人詩，又多用廣東方言，地方

的色彩很豐富他確是一種創作。不過到現在擬作的人很多，這種擬作就沒有意味『粵謳』二字本來是他的書名，是一個專名，到現在已變爲一種體裁，已由專名變爲公名了。

（四）

小說的變遷　清代的小說和清以前的小說比較有兩種大變化，值得我們注意的。一種是進化，一種是退化。所謂進化就是由宋、元式的『說話』變爲『描寫，』這是以曹霑的紅樓夢爲創作，以後吳敬梓的儒林外史，也是這樣。『說話』所取的材料都是離奇曲折，熱鬧非常的故事，如三國、水滸、西遊記等都是，『描寫』只取日常平淺的生活，如紅樓夢、儒林外史都是。兩種相比，當然是後者比前者好，所以說是進化。然從另一方面說，又是退化。所謂退化，是由宋、元式的民衆文學變而爲貴族階級的文學，變而爲文人階級的文學。因爲紅樓夢所描寫的都是貴族的生活，儒林外史所描寫的多半是文人的生活，都和民衆絕不相干。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兩點。

但在同時宋、元式的『說話』還是有的，如七俠五義、兒女英雄傳、粉妝樓等都是。後來

學著儒林外史的有吳沃堯的二十年目覩之怪現狀，劉鶚的老殘遊記，而老殘遊記描寫得最好，二十年目覩之怪現狀次之又有李寶嘉的官場現形記，描寫力更差，幾乎是敍述故事，把許多短篇故事綴集成一部長篇小說。

在清代晉、唐式的小說也很盛行。其中以蒲松齡的聊齋誌異爲最著名、其次就是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再次如袁枚的子不語等，那就多不勝記了。

此外有李汝珍的鏡花緣，託言唐敖、林之洋、多九公三人遊歷海外，到過許多奇怪的國，如大人國、小人國、兩面國、君子國、白民國、黑齒國等，他的思想很好。又有花月痕，以娼妓爲背景，品花寶鑑以優伶爲背景，這兩部書在清代的小說中也很有名，但沒有多高的價值。

清末西洋的小說輸入中國而後，替中國的小說界開闢一塊新園地，待後面再詳說，這裏暫不多述。

（五）

戲曲的變遷　清初的戲曲還是承明代『南曲』之舊，通稱爲『傳奇』。以孔尚任的

桃花扇爲最有名。桃花扇以侯方域及金陵名妓李香君的戀愛故事爲主，中間夾敍明代亡國的事實，哀豔蒼涼，故很能感動人。稍後有洪昇的長生殿，演唐玄宗和楊太眞的故事，也很有名。其次如李漁的十種曲，蔣士銓的藏園九種曲，黃燮淸的倚晴樓七種曲也有名，但都不及桃花扇長生殿好。

同時民間的「地方戲」也很盛行。有所謂「二簧調」又稱「湖廣調，」行於湖北，（因黃岡、黃皮二縣而得名）。有所謂「秦腔，」又稱「西皮，」又稱「梆子，」行於陝西，又有「弋陽腔」行於江西，「徽調」行於安徽。到了乾隆以後，由許多的「地方戲」集中於今北平，（淸北京）變化爲「京戲，」直流行到現在。復有旁枝別派，如南方的「灘簧」北方的「大鼓，」則介乎是戲曲非戲曲之間。再有廣東、福建等「地方戲」始終是獨立的，而沒有加入「京戲。」

淸末西洋戲劇從日本間接輸入，中國的戲曲界乃開始發生變化。這待下面另外說，這裏暫不多述。

（六）

滿洲、蒙古文人的中國化　滿洲沒入關（山海關）以前，初借用蒙古文字，後又自製文字，稱為『滿文』，漢文重要的書籍及通俗的書籍都有『滿文』譯本，而三國演義尤為滿洲人所喜讀。入關以後，一切的事都和漢人同化了，滿洲人都習漢文，善作詩及散文的也很多。如納蘭性德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個，他的飲水詩詞，至今為人所稱道，而飲水詞為尤佳。

在元代蒙古人本已一度中國化了，到清代蒙古加入中國的版圖而後，同化的程度更深。其中善作漢詩的以法式善為最著。

此外滿、蒙詩人的作品，如熙朝雅頌、遺逸清音二集所收，就質而言雖不能說是十分好，就量而言確是不少。

（七）

中國文學對日本、高麗及安南的輸出　中國文學對日本、高麗的輸出，本開始於南北

朝及隋、唐時，在前面第六章裏已經說過了。到宋代高麗爲遼所隔，日本海道交通中斷；中國文學對外的輸出暫時中止。到明、清兩代又漸漸復盛起來，而以清代爲尤盛。

又明清以來，除了日本、高麗而外，安南、琉球等國人也多喜做中國詩。今分別略述如下：

日本的詩人除了在前面第六章裏已經說過的而外，明初有詩僧絕海於洪武時至中國，太祖召見於武英樓，問海邦遺跡，熊野古祠，應制賦三山詩云；

熊野峯前徐福祠，滿山藥草雨餘肥。只今海上波濤穩，萬里好風須早歸。

太祖曾和他的詩，絕海把墨跡帶歸日本。絕海有蕉堅稿詩文共一卷，日本昭慶禪院刊本。（參看明代文學的特點。）當中國清代，日本人作中國詩的更多，如物茂卿、新井君美、賴襄等爲尤有名。俞樾輯東瀛詩選多至四十四卷五百餘人，（此書刻於日本春在堂全書中不收。）書中各人年代不能詳考，大概以清後半期的人爲多。

高麗的詩人除了前面第六章裏已經說過的而外，當中國元代有李齊賢，著有益齋亂稿十卷，拾遺一卷。明末、清初高麗詩人尤多，吳明濟有朝鮮詩選，書目見明詩綜，孫致彌有朝

鮮採風錄，書目見池北偶談，其中以金尙憲、鄭和常、蘇世讓、申光漢等爲最著。而金尙憲登州詩『淡雲微雨小姑祠，菊秀蘭衰八月時，』尤爲中國詩人傳誦。高麗人專集很多，不及徧記。

安南古稱交阯，和中國交通雖然很早，安南人也多通漢文，而安南人所做的中國文學作品，據我所考，到元代才有。當中國元代安南人黎崱撰安南志略中有安南名人詩一卷。李調元雨村詩話有記安南使臣阮輝僜事，他的徐閘遇雪詩云：『插漢蒼松偏傲雪；迎風弱柳欲鞭空。』阮輝僜又有岳陽樓詩云：『霧借山光吞去鳥；客從鏡上數歸漁。』附見於王文治詩集中。王文治詩云：

澹雲微雨朝鮮使；去鳥歸漁交阯才。我是中朝舊供奉，江湖白髮首重回。

琉球是日本附近的一個海島，在被日本併吞以前，乃是一個獨立的島國。和中國交通也很早，在明代以來，漸受著中國文化的影響，派人到中國來留學，來求書。清初毛奇齡西河詩話有記琉球人到中國求書的事，王士禎池北偶談載琉球天王寺僧瘦梅詩，萬松院僧不羈詩，清代中年人所著耐冷談也載瘦梅詩，又載仙江院僧宗實詩。他們的學校是附設在寺

院裏，教師就是和尙，故能做『漢詩』的都是僧人。

以上所述都是明初至清代盛時的情形。到了現在，局面已完全改變了。我們固不必誇耀中國文化的遠被以此自豪，也不是要撫今思昔引起古今盛衰之感：我們不過是做文學史，是要知道歷史上確是有這樣的一段事實罷了。

（八）

西洋文學的輸入　西洋文學輸入中國，在清代文學史上要算是一件極重要的事情。考西洋的宗教、科學及哲學思想輸入中國比較的爲早，有三四百年的歷史，而文學作品譯成中文則至早不出六十年前。

把西洋小說大批的譯成中文的，人人都知道是林紓，考林譯的小說以茶花女遺事爲最早，然茶花女遺事是譯於光緒二十年以後，在他以前，同治十一年的申報上已有翻譯西洋的小說了。如華盛頓歐文筆記中的一節，已經被譯，不過人名、地名都改從中國，中間又參雜一些中國的人情風俗，並不說明是譯的，只說是自己的創作。這是中國人初步譯外國書

的慣例。總算到林紓譯書時，已明明白白說是譯的了，然改變原文的地方很多，他又用文言翻譯，實在太困難，雖然也另外有一種趣味，但今人多說他不忠實。這也是時代的關係，無可如何的。

同時除了林紓翻譯西洋小說二百多種而外，再有伍光建譯的俠隱記、續俠隱記也很有名。

那時候用白話翻譯的西洋短篇小說，有周作人的域外小說集，出版於光緒，宣統之間，可說是最早的一部短篇小說集。但那時人完全不能領會，幾乎沒人愛讀，所以這部書的名字也沒人知道。

詩歌的翻譯，以王韜譯馬賽歌爲最早，附見於他的普法戰紀中。此外到光緒三十年前後才有馬君武譯的拜倫哀希臘詩、哥德阿明臨海哭女詩、蘇曼殊譯的拜倫哀希臘詩雪萊冬日詩，辜湯生譯的癡漢騎馬歌等，次第出版。他們都是中西文對照印的，除了癡漢騎馬歌而外，其他兩種都是印於日本。

西洋式的戲劇，在光緒三十年前後開始在上海試演過，西洋的戲本，翻譯成中文的有夜未央、鳴不平等一二種。西洋式的戲劇在清末輸入中國，大概是從日本間接輸入的。當時候有留學生在日本組織春柳社，專演西洋戲，如李叔同（即今弘一大師）就是當時演茶花女的角色之一。同時，上海學校中遇著開遊藝會時，多演戲點綴，大概是從日本學來的。春柳社於民國三年間曾演劇於上海南京路，以演不如歸著名，但不久便散了。

（九）

中國文學對西洋的輸出　今人都知道中國文學中的名著都有西文譯本，但翻譯開始於何時，很難查考。然至早不能在利瑪竇以前。據我所知的，詩經、離騷、史記、紅樓夢、元曲選的一大半，及零碎的詩歌，都有西文譯本。大概都是西洋人譯的。由中國人譯的只有辜湯生的四書、五經及陳季同用法文寫的中國神話集。

以上是據我所知的而言，我所調查未及的，當然不在此例，也只就明至清而言，民國以來的也不在此例。

（一一）　清代文學的特點

（一）

滿人入關以後，對於漢人猜疑得很利害，略帶一點種族思想的文學作品都被他焚燬，又屢與文字獄，牽連得人不少，結果使得民氣消沈，文學當然受著一種重大的損害。

（二）

康熙、乾隆兩朝兩次開『博學鴻詞科，』牢籠當時候的人材，使他們就滿人的範圍，消磨漢人的民族觀念，結果對於文學的損害也不少。

（三）

清乾隆帝敕修四庫全書，他的用意也無非是牢籠人材；不過從另一方面說，把中國所有的書總匯在一起，成了一部空前的巨著，到也是一種很好的工作。按四庫全書總編纂人為紀昀，分編纂人為陸錫熊、戴震、邵晉涵、周永年等三百六十人。全書三萬六千冊，同樣的書分寫七部，共用抄寫員一千五百人，經九年而後抄成。每部建造一閣以貯藏他：一為文淵閣，

在清宮中，一爲文源閣，在圓明園，一爲文津閣，在熱河，一爲文溯閣，在奉天，（今遼寧）一爲文匯閣，在揚州大觀堂，一爲文宗閣，在鎭江金山寺，一爲文瀾閣，在杭州西湖。後來圓明園的一部，於一八六〇年英、法聯軍之役，全數被燬。揚州、鎭江的兩部，於洪、楊之役，全數燬去。杭州的一部，也於洪、楊時散失一半，今經浙江圖書館重爲補齊。民國九年由徐世昌以文淵閣一部贈與法國。今在中國所存的只有熱河、奉天及杭州共三部。民國十四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曾預備影印，但因戰事關係，不能將原書運到上海，以致擱起。將來不知何時才能有印刷的機會。

（四）

歷代的詩文總集，在清代所輯的很是完備。如嚴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康熙時敕編的全唐詩，嘉慶時敕編的全唐文，李調元的全五代詩，吳之振的宋詩鈔，康熙時敕編的全金詩，顧嗣立的元詩選，朱彝尊的明詩綜，康熙時敕編的歷代詩餘：多是一個時代的作品的總匯，於文學史上有很大的價值。

（五）

遊戲文如『謎語』『酒令』等類，有的是發源很早，但到清代愈是工巧，種類也愈多，如『詩鐘』就是清代的產物，講這類遊戲文的專書也不少。

（六）

清人的『詩話』『文談』也很多。以王士禎的漁洋詩話，施閏章的蠖齋詩話等爲最佳。趙執信的聲調譜拘拘於平仄聲，袁枚的隨園詩話過於濫收，雖很有名，但實在是不好。論文的以呂璜的初月樓古文緒論爲最好，其次是劉熙載的文概。

（七）

清代中年章學誠著文史通義，中間有論文學的地方，見解極好，和今人所講的文學原理不謀而合。在當時候是極不易得的。

（八）

清初張山來選虞初新志，把王猷定的湯琵琶傳，侯方域的馬伶傳，魏禧的大鐵椎傳，吳

偉業的柳敬亭傳，都從文集裏拿出來當小說看，還他一個小說的本來面目，確是一種創見。後來跟著虞初新志而出的有虞初續志、廣虞初新志等多種。

（九）

清末馬建忠仿西洋『文法』書著馬氏文通，爲中國『文法』書的第一部、

（十）

京師大學（今北京大學）教授林傳甲著中國文學史，出版於宣統二年，爲中國文學史的第一部。

（一一）

嚴復譯天演論學，周、秦諸子的文，他定了三個字的譯書的標準叫『信、達、雅』『雅』字雖爲今人所反對但可想見當時候的風氣。

（一二）

梁啓超作文通俗易解，已開今日白話文之端。

（一三）

中國古籍從隋、唐以來流入日本而在中國反失傳的很是不少。清末黎庶昌出使日本，和他的隨員楊守敬，又從日本收回來許多影刻爲古逸叢書。其中有『唐卷子本』，有『宋本』，都極名貴。其實在黎庶昌前鮑廷博刻知不足齋叢書時，已由日本市舶購回皇侃論語義疏、孔安國古文孝經傳刻入叢書中。民國以來羅振玉、董康等又取回俗文學數種，次第刊行。

（一四）

又日本人天瀑山人刊逸存叢書，其中都是中國所已失傳的書。

（一五）

光緒二十四五年間河南安陽縣地方發現『甲骨文字』，因爲安陽是商代的故都，故今人通稱爲『殷墟文字』，這種發現能彀使原有的文字學發生變化。又光緒三十三年匈牙利人斯坦因在甘肅敦煌千佛洞石室中發現所藏的唐、五代時寫本書籍多種，這種發現

也和中國的學術史有很大的關係。斯坦因之後又有法國人伯希和到敦煌來搜羅過一次。當時所發現的書大都被他們帶往歐洲，今存在英國倫敦博物院、法國巴黎圖書館中的很多。最近有人從他們那邊抄回來通俗文學多種，次第印行。這都是中國文學史上重要的材料。

（一六）

民國前三年（清宣統元年）柳棄疾、陳去病等創立南社，藉文學作品鼓吹革命，影響極大。先後入社的人共一千以上，爲中國歷史上極有關係的一個文學團體。

第十一章　文學作者的故事(上)

(一)　緒言

本章所述爲文學作者的故事，性質略等於『文人傳』『文人逸事，』然比『傳紀』爲活潑，比『逸事』又較有系統。

所取之人以一時代的代表作者爲主。或有雖非代表作者而其故事與文學有關，也一并採取；或雖爲代表作者而無故事，也略記其姓名身世，以供查考。

本書是歷史性質，取材以確實爲主，故所根據的書經過相當的審查，其他『文人故事』有出於小說中而不可信的一概不取，間或採取一二，必註明爲不可信。

本書是歷史性質，敍事以簡明爲主，故本章多平鋪直敍而不注意於描寫。這一點爲歷史與小說不同處，讀者勿將歷史作小說看。

本章所用文體是介乎『古文』與『現代語』之間，與前數章略有不同，乃因所採材

料原是『古文』如欲一一譯成『現代語』不但是多佔篇幅而且有譯不出處倘使稍有參差便失去原意故本章除在相當範圍內將『古文』改爲『現代語』而外其有不能或不必改的皆一仍其舊結果便變成這樣介乎二者之間的文體這是不得已的辦法要請讀者原諒。

（二）漢魏文學作者的故事

（一）

在漢以前除屈原、宋玉外無專以文學著稱者而屈、宋事在本書第三章已經敍過故本章述文學作者的故事從漢、魏起。

賈誼雒陽人年十八歲卽以能文著稱文帝召爲博士時年止二十餘歲一年之中超遷至大中大夫而爲絳灌等所忌讒於文帝文帝疎誼使爲長沙王太傅誼既被謫鬱鬱不自得過湘水作賦弔屈原以屈原自比故後人又並稱爲屈、賈。

誼居長沙三年有鵩飛入誼室鵩爲不祥之鳥誼自以爲壽不得長乃作賦以自解。

後雖召見，終不得大用，使爲梁懷王太傅。後懷王墮馬而死，誼悲傷，歲餘亦死。年三十三。

（二）

鄒陽，齊人。漢初諸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鄒陽與枚乘、嚴忌等仕吳，以能文著稱。後知吳王有謀反意，陽上書切諫，不聽，於是又皆去吳而仕於梁孝王。繼爲羊勝等所讒，孝王下陽於獄，陽於獄中上書自明，乃得釋。

（三）

枚乘，字叔，淮陰人。初仕吳，繼游梁，以能辭賦著稱。武帝時乘年已老，被徵召，未至長安而死。

乘作七發，始創爲「七」體。古詩十九首，玉台新詠說其中若干首爲乘作。

（四）

嚴忌，本姓莊，因漢書避漢明帝諱，改爲嚴。由拳人。景帝時游梁，爲梁孝王所重，時人稱爲嚴夫子。

（五）

劉安，爲高帝之孫，封淮南王，後人又稱爲淮南子。喜讀書，能爲辭賦，又好神仙、方術，招致賓客，相與論學著書，有淮南子內書二十一篇，又有外書，今不傳。漢志有淮南王賦八十二篇，淮南王羣臣賦四十四篇，今只存招隱一篇於楚辭中，爲淮南羣臣作。又有屏風賦，見藝文類聚，據云爲淮南王作，然眞假不可考。又有熏籠賦，題目見於別錄，賦已不傳。

淮南王後因謀反事發而自殺，俗傳仙去，不可信。

（六）

嚴助，會稽吳人。或謂嚴忌子，或謂嚴忌族子。武帝時應賢良對策，爲中大夫。

漢書云：『助與諸文人侍從左右。其尤親近者東方朔、枚皐、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皐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惟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先進。』

（七）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滑稽多智，以詼諧奉供武帝左右。朔初至長安，上書自述云：

『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觀此可以想見東方朔之狂態。

朔善射覆，武帝以壁虎覆盂下令諸人射，皆不能中，朔射云：『臣以爲龍又無角，謂之爲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卽壁虎）卽蜥蜴。』射中，爲武帝所稱賞，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又皆中。

一日，武帝賜諸臣肉，大官遲到，朔獨拔劍割肉而去。明日，大官告武帝，武帝使朔自責。朔云。『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顏師古說：細爲東方朔妻名。一說，細謂小。）武帝笑云『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

按，東方朔詼諧戲弄大概如此，故班固稱爲『滑稽之雄。』

（八）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少年喜讀書，學擊劍。本名犬子，因慕藺相如爲人，改名相如。相如嘗作子虛賦，傳入宮中，爲武帝所賞，因狗監楊得意之薦，被召見。相如云：『此諸侯之事，不足觀，請爲天子游獵之賦。』乃設爲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三人互相問答，敍天子園囿富美，而寓諷諫之意。賦成，武帝以相如爲郎。

相如未遇時，客臨卭，臨卭富人卓王孫有女名文君，新寡，相如飲於王孫家，弄琴挑文君，文君乃逃奔相如，同歸成都。然相如家貧，不能度日，又至臨卭，設酒店於市上，文君親自當爐，相如自作酒保。此事爲卓王孫所知，以爲恥辱，乃分財與相如，相如乃歸成都，買田宅，成富人。

（九）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家貧，喜讀書，賣柴自給，擔柴，且行且讀。買臣妻引以爲恥，求去。買臣云：『我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待我富貴後再報你。』妻怒云：『如君等終當餓死溝壑中何能富貴！』買臣不能强，遂去。後買臣游長安，嚴助薦於武帝，被召見，使爲中大夫。買臣後還

吳，見其妻，時妻已改嫁，買臣待其妻甚厚。居一月，妻自弔死。

買臣亦以辭賦事武帝，在嚴助、司馬相如之間。漢志有買臣賦三篇。

（十）

司馬遷，字子長。龍門人。父名談，爲太史令。遷少年好游，周覽名山大川，隨處採訪舊聞，憑弔古跡，涵養既久，乃一一發之於文章。武帝時繼父業爲太史令。時李陵降匈奴，遷因言陵事而得罪，因發憤著史記一百三十卷，多借古人事以抒己情，故其伯夷傳、屈賈傳、刺客傳、游俠傳等篇尤工。

（一一）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宣帝時，領校祕書，作別錄，爲書目提要之始。又嘗輯錄周、秦逸事，作列女傳、新序、說苑等書，或謂當時外戚權位日盛，向作列女傳，採詩書所述后妃美德，意在諷諫。此言甚是。

（一二）

劉歆，字子駿。劉向子。哀帝時繼續父業校書，作七略，爲漢書藝文志之所本。後改名秀，字穎叔，爲王莽國師，爲後人所詬病。

（一三）

揚雄，字子雲。成都人。口吃不能劇談，而博覽羣書，無所不見。作文喜仿古，嘗作太玄以擬易經，作法言以擬論語，然句摹字仿，無甚價值。

又嘗謂『士君子遇不遇有命，屈原何必自沈。』因作反離騷，自岷山投於江流，以弔屈原。

雄又多識奇字，俗語，嘗作方言一書，極有價值。

雄專以著書爲事，無意於功名。劉歆嘗讀太玄，謂雄云：『徒自苦！今學者有利祿，然尙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

（一四）

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父名彪，字叔皮，有志繼司馬遷而作史。固修漢書多本於彪。漢

書斷代成書，在當時爲創格。固又有兩都賦，最著名。

（一五）班昭，字蕙姬。班彪女，班固妹。嫁曹世叔。和帝時在宮中爲皇后師，稱曹大家。固作漢書，未就而死，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續作，乃成完書。

（一六）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少以能文著稱。王莽時從廉丹征山東，丹戰死，衍乃亡命河東。光武中興，衍鬱鬱不得志，乃作顯志賦以自慰。後終老於家。

（一七）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嘗學班固兩都賦作二京賦，十年乃成。

（一八）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博學能文。董卓當國時，邕嘗爲卓所敬重，其後董卓既敗，邕在王允座上談及卓事，不覺歎息，允指邕爲叛逆，欲殺邕。邕請黥首刖足，繼成『漢史』。王允不許，

並謂『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今不可再令妄人執筆』云云。後邕死於獄中。

（一九）

蔡琰，字文姬。蔡邕女。嫁衞仲道，漢末亂時，爲匈奴兵所得，居匈奴二十年，生二子，後曹操以金玉贖回。後再嫁董祀。

文姬在匈奴時，就胡樂爲歌，作胡笳十八拍，頗有名。或又謂非文姬作。

（二十）

曹操，字孟德。譙人。謀篡漢而未成，後其子曹丕追稱爲魏武帝。

操善爲文，所作四言詩尤佳。『月明星稀，烏雀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嘗爲蘇東坡所引。晉王敦於酒後每喜詠操詩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

（二一）

曹丕，字子桓。操子。自立爲帝，國號魏。曹氏父子皆能文，而一時文人皆被羅致門下。子桓

有典論論文，評當時七文人云：『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琳（陳琳）瑀（阮瑀）表章書記今之儁也，應瑒和而不暢。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以至雜於嘲笑，及其所善，揚、班儔也。』丕所論七人皆生於建安之世，後人稱爲『建安七子。』

七子中王粲生平喜聽驢鳴，及死，子桓往弔，謂同弔人道：『仲宣（粲字）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弔客乃一一作驢鳴。

（二二）

曹植，字子建，操子，丕弟。封東阿王，又封陳王，謚思，故詩品稱陳思王。其五言詩在當時爲最佳。又嘗作洛神賦，頗有名，或謂洛神賦爲文帝（子桓）后甄氏而作。

子桓與子建本是同母兄弟，子桓嘗令子建作詩，限於七步中作成，如不成，當死。子建云：『煮豆持作羹，漉菽以爲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二三）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當曹操柄國政時，融與操書，多侮慢語，操雖忌融而無可如何，後使人揚謂融與禰衡跌蕩放言，自比孔子、顏回，因構成其罪而殺融。禰衡，字正平。恃才傲物，獨與融友善。後依黃祖，於席上作鸚鵡賦，辭采甚麗，後終以事忤黃祖，爲祖所殺。

（二四）

王粲，字仲宣。山陽人。少在長安，爲蔡邕所賞，自歎爲不如。後仕魏，嘗從征吳，死於道中。年四十一。粲有登賦樓，極有名。

曹子桓云：『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過也。』

（二五）

徐幹，字偉長。北海人。曹子桓謂『幹文時有齊氣。』又謂『觀古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偉長有中論一書，於漢、魏間爲不可多得之作。

（二六）

陳琳，字孔璋，廣陵人。初依袁紹，嘗爲紹移書罵操。袁紹敗，琳歸操，操云：『君昔爲本初（袁紹字）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祖父？』琳謝罪。操愛琳才而不咎，使掌書記。一時軍國書記多出琳、瑀二人手。

（二七）

阮瑀，字元瑜，陳留人。少受學於蔡邕。後仕於操，爲掌書記。子桓謂『元瑜翩翩書記，致足樂也。』

（二八）

應瑒，字德璉，汝南人。仕魏，以能文賦與徐幹、劉楨等爲曹氏父子所賞。

（二九）

劉楨，字公幹，東平人。子桓評公幹文謂爲『壯而不密』又謂『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子桓嘗與諸文人飲酒，命夫人甄氏出見客，諸人皆俯伏，獨劉楨平視，楨因得罪於曹氏。

（三）　晉南北朝文學作者的故事

（一）

晉初文學作者有『竹林七賢』頗爲著名。七賢爲阮籍、嵇康、山濤、劉伶、阮咸、向秀、王戎。七人相友善，常集竹林之下，肆意放誕，當時稱爲『竹林七賢』，舉世相慕效，造成一代風氣。

七賢之名見於世說新語。（任誕篇）王隱晉書則謂『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頂散髮，裸袒箕踞，其後貴游之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毋輔之之徒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云云。（王隱晉書今已逸。此據世說新語註引。）

（二）

阮籍，字嗣宗。陳留人。阮瑀之子。博覽羣書，尤好莊、老，放浪形骸，蔑棄禮法。人以爲狂。有詠懷詩，爲世所重。又有達莊論，說無爲之理。

籍喜飲酒。文帝時聞步兵校尉缺廚中藏酒甚多，便求爲步兵校尉。

古禮，叔嫂不通問，阮籍嫂還家，籍獨送別，或責籍，籍道：『禮豈爲我輩設？』

籍母將死，籍方與客著圍棋，客請止，籍不肯，及終局，飲酒三斗，舉聲一號，嘔血數斗，困頓

多日。

籍善嘯，嘯聲聞數百步。嘗於蘇門山中遇孫登，與語，不應。籍乃長嘯而返。行到半山，聞山上有嘯聲如鸞鳳和鳴，衆樂並作，回看，乃是孫登。

（三）

阮咸，字仲容。阮籍之姪。放任不拘禮法，與阮籍同。

山濤舉阮咸爲吏部郎，云：「咸清眞寡欲，萬物不能移也。」

阮氏諸兄弟分居道南北。「北阮」多富，仲容居道南，獨貧。夏日，「北阮」曬衣服，皆羅綺錦繡，仲容以竿掛破褌於庭中，云：「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諸阮皆能飲酒，宗人聚飲，不用杯，只以大缸盛酒，圍坐就飲，常有猪來相與共飲。

（四）

嵇康，字叔夜。譙郡人。本姓奚，會稽人，先世自會稽遷至譙郡，居嵇山下，始改姓嵇。康性高邁不羣，風姿秀偉。時人稱云：「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濤云：「嵇叔夜之爲人也，巖巖

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山濤遷官，舉康自代，康不就，幷與山濤絕交。

康性巧，能鍛鐵。鍾會聞康名，乘車往訪，康在大樹下揚椎不輟，旁若無人，不與鍾交一言。鍾將去，康問道。『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道：『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康與呂安友善。一日，安來訪康，康適他出，康兄喜出迎客，安不入，題『鳳』字於門上而去。喜猶以爲譽己，不知其爲寓『凡鳥』二字。

康嘗於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便與同遊。康臨去，登道：『君才高矣！保身之道不足，』後康果被殺。

康臨刑，神色不變，取琴彈廣陵曲，歎道：『昔日袁孝尼請學此曲，我不肯敎，自今以後，廣陵散永絕於世矣。』

（五）

山濤，字巨源。河內人，官吏部時，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人稱爲『山公啓事。』

山濤有子名簡，字季倫。爲征南將軍，鎭守襄陽，縱情游宴。襄陽有高陽池，爲季倫宴游之所，時人有詩云：『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著白接䍦。舉手問葛彊，何如并州兒。』（葛彊爲季倫愛將，并州人。）

（六）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容貌醜陋，放情肆志。尤喜飲酒，有酒德頌，盛稱酒德之美。

伶飲酒終日沈醉，其婦諫云：『君飲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戒斷。』伶云：『我不能自戒，當得鬼神監視，你可具酒肉以告鬼神。』及妻供酒肉於神前，伶跪而祝云：『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女之言，愼不可聽。』言罷，引酒進肉，頹然大醉。

伶出游，常使童子荷鍤相隨，云：『死於何處，便埋於何處。』

伶嘗裸體家居，適有客至，責其無禮，伶云：『我以天地爲棟宇，屋室爲衣褲，諸君何爲自入我褲中？』

（七）

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深於老、莊之學，嘗註莊子，多所發明。後郭象又註莊子，多取秀說，只秋水、至樂兩篇是象自註。

向嘗與嵇康論養生，反復不倦，又嘗助嵇康鍛鐵，相對欣然，旁若無人。

（八）

王戎，字濬沖。瑯琊人。在七賢中阮咸、王戎皆無多著作流傳於後世。

（九）

張華，字茂先。范陽人。晉初以參贊伐吳有功，封廣武侯。華於書無不博覽，嘗作博物志，惟今所傳十卷本博物志非華原本。

（十）

七賢而後，文學作者首推『三張、二陸、兩潘、一左。』此說出於鍾嶸詩品，謂『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云云。文心雕龍也謂張、潘、左、陸，比肩詩衢，是此八人可為當時作者的代表。今分述如下：

（一一）

張載，字孟陽。安平人。張協，字景陽。載之弟，張亢，字季陽。協之弟。並稱爲『三張。』孟陽嘗入蜀省父，作劍閣銘，因以得名。三人雖並稱，然季陽才力不及兩兄。

（一二）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陸雲，字士龍。機之弟。並稱爲『二陸。』二陸祖父世爲將相，機、雲又才華煥發，故名重一時。機有文賦，尤著名。

張華嘗謂機云：『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

惟機、雲兄弟初入洛時，嘗往見劉道眞，相見畢，道眞不作他言，但問『東吳有長柄壺蘆，君帶得種子來否？』陸機兄弟大懊喪。

（一三）

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潘尼，字正叔。岳之從子。並稱爲『兩潘。』

孫綽評潘岳與陸機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

又云：「潘文淺而近，陸文深而蕪。」

潘岳辭賦以閒居一篇爲最有名。而尤工哀誄之作。

潘岳美姿容，每出游，婦女以果擲岳，必載果滿車而歸。張載貌醜，每出，小兒以瓦石投載。（按裴子語林謂貌醜爲張載，世說新語謂貌醜爲左思，二說不同。）

（一四）

左思，字太沖，齊國臨淄人。稱爲「一左。」

思貌醜，口訥而工於文。不喜交游，惟以閒居爲事。初作齊都賦，一年乃成，更欲惟廣爲三都，親就張載問蜀中事，苦心經營，十年乃就。

思作三都賦成時人多相譏議，思以賦呈張華，華道：「此賦甚好，可比二京，但你聲名未著，故不爲世所重，今宜請名人品題乃可。」思又以賦呈皇甫謐，謐大加贊賞，自此豪富之家爭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

太沖詠史詩、招隱詩皆極有名。

（一五）

張翰，字季鷹。吳人。仕於齊王，在洛中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蒓羹、鱸魚膾，歎道：『人生貴適意，何能羈數千里以求名位？』於是便歸吳。不久，齊王卽敗。

季鷹放縱不拘，或云：『君可縱適於一時，何不計身後名？』答云：『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杯酒。』

（一六）

季鷹與顧彥先爲友，彥先喜彈琴，及死，家人以琴置靈牀上，季鷹往弔，登牀，鼓琴數曲，撫琴云：『顧彥先！頗復賞此音否？』言罷，大慟，不與孝子告辭而別。

（一七）

畢卓，字茂世。新蔡人。爲吏部郞，以飲酒廢職。遇鄰家釀酒方熟，茂世夜至甕間偷飲，主人僕以爲盜，執見主人，乃知是畢吏部，便相與痛飲於甕側，大醉而去。

干寶，字令升。新蔡人。著搜神記。旣成，求劉眞長（劉惔）作序，眞長云：『君可謂鬼之董

狐。』按，今所傳二十卷本搜神記非干寶原書。

或云：『寶父有寵婢，而母性妬，父死，母推婢入父棺中，後葬父，婢猶未死，能說鬼怪事。寶又有兄，病死復蘇，也能說鬼怪事。寶因撰作搜神記。』按，此說怪誕，絕不可信，只能取供談助，不得認爲事實。

（一八）

郭璞，字景純。河東人。博學多識。嘗註爾雅、方言、山海經、穆天子傳等書。流傳至今。璞又精於陰陽卜筮之術。在當時爲人所重。

璞有游仙詩，極有名。以道家思想融會入詩，當以景純游仙爲最早。

詩品云：『永嘉時建安風力已盡，郭景純用儁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淸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讀此可知同時作者寥寥無幾，除郭、劉外幾無可稱道。

（一九）

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少以文賦著稱。愍帝時爲大將軍都督幷州諸軍事。所作詩極

悲壯蒼涼之致。

琨與祖逖友善，慨然有澄清中原之志。嘗二人同臥，半夜聞荒雞鳴，逖蹴琨醒，云：『此非惡聲也。』因共起舞。

（二十）

葛洪，字稚川。句容人。元帝時為丞相，平亂有功，賜爵關內侯。後歸隱學仙，著抱朴子、神仙傳等書。

（二一）

東晉時，諸名流遇春秋佳日，每集新亭宴會。一日，周顗忽有所感，歎道：『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諸人皆相向哭泣。惟王導愀然說：『當共勠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按周顗所言，消沈頹廢，可為當時文人思想的代表，故記於此，以見一時代政局與文學的關係。

（二二）

謝安與兒女輩論文，時方下雪，謝安云：『白雪紛紛何所似？』其姪謝朗答云：『撒鹽空中差可擬。』姪女道蘊答云『未若柳絮因風起。』

（二三）

桓伊，字子野。每聞淸歌，輒喚『奈何。』謝安云：『子野可謂一往情深。』

（二四）

郝隆，爲桓溫南蠻參軍，三月三日，宴集賦詩，隆作一句云：『娵隅躍淸池。』桓問：『娵隅是何物？』答云『蠻語名魚爲娵隅。』桓云：『作詩何以用蠻語？』隆云：『千里投公，才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

隆嘗於七月七日仰臥日中。人問何故，答道：『我曬書。』

（二五）

張湛喜於齋前種松柏，袁山松出遊喜令左右唱輓歌。時人云：『張屋下陳屍，袁道上行殯。』

（二六）

王羲之，字逸少。瑯琊臨沂人。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世稱王右軍。嘗於永和九年暮春之初，與謝安等四十餘人會於蘭亭，諸人賦詩，逸少爲序，多曠達語，爲後人所傳誦。羲之書法絕佳，臨池學書，池水盡黑。草隸爲古今之冠。所書蘭亭集序爲後世所重，然自唐以後已無眞本。

時人稱『羲之飄如遊雲，矯若驚龍。』可想見其風度。（此言出世說新語。然後人又謂是稱羲之書法而非稱羲之風度。）

（二七）

王徽之，字子猷。羲之之子。爲人卓犖不羈。嘗借人空宅暫住，便命種竹。人問：『暫住何須如此？』子猷云：『何可一日無此君！』

子猷居山陰，嘗雪夜思戴安道，時戴在剡溪，便乘小船往訪。到門，不入而返。人問何故。答云：『我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子猷素聞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識。一日，子猷在舟中遇桓從岸上過，舟中客識子野，遂令吹笛，桓聞子猷名便下車爲吹三調，吹畢，上車而去，主客不交一言。

子猷、子敬皆病，（子敬名獻之，羲之子。）而子敬先死，子猷問左右：『何以都不聞消息？必已死』便乘輿往弔，既至，不哭，只坐靈牀上彈子敬平日所愛琴。琴絃不調，乃擲琴於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大慟而歸。月餘亦死。

（二八）

簡文帝嘗入華林園，謂左右道：『會心處必不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二九）

陶潛，字淵明，又名元亮。潯陽柴桑人。大司馬陶侃曾孫。少有高趣，所居門前有柳五株，因號五柳先生，作五柳先生傳以自比。略云：『閒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恆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

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讀此可想見其風趣。

後以家貧出仕，爲彭澤縣令。郡中遣督至縣，吏云：『當束帶接見。』淵明歎云：『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見鄉里小兒。』便辭官歸里，賦歸去來辭以見志。

淵明既歸，乃躬耕自給，飲酒賦詩爲樂。性愛菊，常常見於歌詠。

淵明不解音律，而獨愛琴，嘗蓄無絃琴一張，每逢酒後，常撫琴以寄意。說道：『但得琴中趣，何勞絃上音！』

又嘗於與子書中自述其閒散生活云：『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得欣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羲皇上人。』

江州刺史檀道濟慕淵明名，登門往訪，見他門巷蕭條，困臥已經數日，道濟云：『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若此？』答云：『潛也何敢望聖賢，志不及也。』道濟見他無志出山，便不再勸。贈他米糧、肴饌，淵明皆辭謝不受。

當時有高僧遠公結蓮社於廬山。招淵明入社。淵明道：『許我飲酒則可。』遠公雖許他

飲酒，但他入社後，不久又攢眉而退。

淵明詩純任自然，絕不修飾，然襟懷沖和，元氣醇厚，非粗疎淺率者所可幾及。唐以後詩人往往喜學淵明，然無一人能及淵明，故淵明詩可云千古獨步。

（三十）

竺法深爲東晉時名僧，嘗往來於公卿之門。一日，在簡文帝座上，或問云：『道人何以游朱門？』答云『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

（三一）

支道林也爲當時名僧，嘗養馬數匹，或云：『道人不應蓄馬。』支答云：『貧道重其神駿。』

支道林託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云：『未聞巢、由買山而隱。』

（三二）

劉宋文學作者當首推謝靈運。後世以顏（延之）謝並稱，然顏不如謝。鍾嶸詩品云：『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豔難蹤，固已含跨劉、郭，凌轢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

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此言甚是。

（三三）

謝靈運，陳郡陽夏人。謝玄之孫。襲封康樂公，故又稱爲謝康樂。靈運性豪奢，喜遊山水，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相從有數百人，臨海太守驚駭，疑爲山賊。後問明爲靈運乃安。

靈運登山陟嶺，嘗著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世稱爲『謝公屐。』

靈運作詩獨工於摹寫山水。如云：『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如云：『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如云『異音同至聽，殊響俱清越。』皆爲謝客得意之句。

靈運族弟瞻及惠連並有文名。嘗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句。』一日於永嘉西堂（靈運嘗爲永嘉太守）吟詩，終日不就，忽夢惠連，便得『池塘生春草』之句，自以爲此有神助，而非己語。

（三四）

顏延之，字延年。瑯琊臨沂人。宋書稱『延之與陳郡謝靈運齊名，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也。』延之子竣、測皆能文。宋文帝問延之諸子才能。延之云：『竣得臣筆，測得臣文。』

（三五）

鮑照，字明遠，東海人。作詩喜雕琢，『樂府』尤有名。有蕪城賦，頗佳。

（三六）

劉義慶，宋宗室，封臨川王，喜招致文學之士，略有淮南子之風。嘗撰世說新語一書，記魏、晉間名流逸事。

（三七）

南齊文學作者以沈約謝朓爲最著。然沈約創『四聲』『八病』之說，使文學受聲律的束縛，可說是文學界的蟊賊，似不足道。若謝朓則有相當的價值。

（三八）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歷仕宋、齊、梁三代。著書甚多。撰四聲譜，分爲平、上、去、入，以爲作詩必當先知『四聲』。又創爲『八病』之說，所謂『八病』：一『平頭』，二『上尾』，三『蜂腰』，四『鶴膝』，五『大韻』，六『小韻』，七『旁紐』，八『正紐』。此說尤無謂。倘必欲如此作詩，將一句好詩做不出。

（三九）

謝朓，字玄暉。陳郡陽夏人。爲宣城太守，故後人又稱爲謝宣城。爲詩別有深情妙理在筆墨之外。宣城多玄暉遊覽遺迹，如北樓，如敬亭山皆是。其後李白遊宣城，多追懷謝公之作，玄暉詩因李白常常稱道而益爲後人所重。王漁洋論詩絕句至謂李白『一生低首謝宣城』云。

（四十）

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其先周彥倫隱居鍾山，後又應詔出爲海鹽令，秩滿回京，將過山下，德璋乃託爲山靈之意，作北山移文以拒彥倫。此文頗爲後人所傳誦。

（四一）

梁之文學作者以江淹、吳均、范雲、何遜、庾肩吾等爲最著。而諸帝多能文，如簡文帝折楊柳詩，元帝蕩婦秋思賦等皆不愧爲佳作。至於昭明文選，鍾嶸詩品，任昉文章緣起，劉勰文心雕龍：更是一時創作，而爲前此所未有。

（四二）

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文通，齊、梁間人。有恨賦，極有名。

江淹嘗夢一偉丈夫自稱郭璞，謂淹云：『我有筆在君處多年，今可還我。』淹探懷中，得五色筆，還璞，自此作詩不復成語。世人傳爲江淹才盡。

（四三）

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人。家貧，好學，嘗爲沈約所賞，因而知名。時人學其文，稱爲『吳均體』。均有續齊諧記，頗佳。

（四四）

陶宏景，字通明。秣陵人。齊永明時，棄官，隱居句曲山，自號華陽隱士。梁武帝屢次徵聘，皆不出山，遇國家大事，每向山中諮詢，時人稱為『山中宰相。』著有刀劍錄、眞誥、華陽隱居集等書。

齊高帝嘗詔問山中何所有。宏景賦詩答云：『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

（四五）

任昉，字彥昇。樂安人。為沈約所推重，有名於齊、梁間。嘗作文章緣起，考秦、漢以來各種文體的起源，共八十四題，為文學史的一種，此書有明人陳懋仁註，清人方熊補註本。

（四六）

蕭統，梁武帝長子。稱昭明太子。嘗築樂賢堂，招集四方文人，相與輯文選三十卷，流傳後世，成為要籍。

（四七）

鍾嶸，字仲偉。潁長社人。嘗著詩品，取西漢至梁初詩人一百二十餘人，評量高下，分爲上、中、下三品。雖品評有不當處，然在當時實爲一種創作。

（四八）

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早孤而好學。家貧，不娶，寄居僧寺。博通經論。爲昭明太子所賞。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相當於今日的文學通論，爲文學界一名著。勰作文心雕龍初成，未爲時人所重，勰欲取定於沈約，然此時沈貴盛，無由自達，乃候沈約將出，勰負書如販賣狀，預待於路旁，及約至，投書於車前。約試取讀，大爲贊賞，常陳於几案間。於是勰名大著。勰久居僧寺，深通佛書，其時京師寺塔碑誌，必請勰爲文。

勰後出家於定林寺，名慧地。

（四九）

陳之文學作者以徐陵爲最著。徐陵外陰鏗、江總、顧野王、周弘讓、張見正等人皆有名於一時。今不及偏述，只略敘數人如下。

（五十）

徐陵，字孝穆。東海郯人。精通佛書。陳後主嘗令講經，雖名僧不能過。陵目有青睛，時人以爲聰慧之相。

陵詩文與北周庾信齊名，世稱爲『南徐北庾。』

陵嘗選漢以來詩名玉台新詠，（或作玉台新詠集）流傳後世，極有名。

（五一）

陰鏗，字子堅。武威姑藏人。幼慧，五歲能詩。及長，有名於梁世。

陰鏗詩極爲杜甫所賞。杜詩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李侯謂李白。又云：『頗學陰、何苦用心。』陰謂陰鏗，何謂何遜。

（五二）

陳後主（姓陳，名叔寶。）頗能文。然溺於聲色，縱情歌舞，以宮人袁大捨等爲『女學士』，每引賓客對張貴妃等遊宴，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互相贈答，採其

豔詞麗句，譜爲新聲，使宮女歌唱以相娛樂，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曲。如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論者以爲亡國之音。

（五三）

江總，字總持。濟陽考城人。陳後主時官尙書令，不問政治，日日陪後主宴遊後庭，與陳暄、孔範等十餘人號爲『狎客。』總雖能文，然論者謂爲亡國文妖（按歷代文人和江總相似的尙多，不只江總一人，今述江總以例其餘。）

（五四）

當時南北文學風氣不同。北史文苑傳序云：『洛陽、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尙，雅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淸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於詞，淸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

北魏文學作者以溫子昇、邢邵、魏收等人爲最著。北齊則以顏之推爲最著。北周以蘇綽、王褒、庾信爲最著。然除庾信外，其他諸人在全部文學史上實不佔重要位置。顏子推家訓二

十篇雖甚有名，然是學術文，而非文學作品。故北朝文人可述的不多。

（五五）

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庾肩吾子。梁元帝時出使北周，留長安，便仕於周，屢居要位。庾信詩不及賦。小園賦、春賦等尤有名。

（五六）

北齊陽休之、陽俊之兄弟皆稱能文。休之嘗作六言歌詞，淫蕩而拙，流俗傳誦，名爲『陽五伴侶』，書賈抄錄販賣，盛行於一時。俊之在市上取得六言，改其中錯字，書販不識俊之，並不知陽五爲何人，說道：『陽五古之賢人，作此伴侶，君何所知，那敢輕易議論？』俊之大笑而去。其後自言家兄亦不知吾爲才士。按休之所作六言，當是後世『彈詞』『唱本』之類。此事可見當日俗文學流傳之情形，故特記於此。

（五七）

隋之文學作者以薛道衡、虞世基、孫萬壽、王胄等人爲著名。隋煬帝及楊素亦能文。而以

薛道衡爲尤著。

薛道衡，字元卿。河東汾陰人。歷仕齊、周、隋，在隋時與楊素友善。道衡有『空梁落燕泥』句。煬帝忌道衡才，後殺道衡，說：『他還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四） 唐代文學作者的故事

（一）

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稱爲『初唐四傑。』王勃，字子安。絳州人。年少能文，以作滕王閣序得名。駱賓王，義烏人。嘗作檄討武則天，事不成，後遁至杭州靈隱寺爲僧。楊炯爲文喜以古人姓名連用，當時稱爲『點鬼簿，』駱賓王爲文喜以數目字對，當時稱爲『算博士。』

（二）

劉希夷，一名庭芝。汝州人。嘗詠白頭翁云：『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自覺不吉，乃改作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改成，又自歎道：『還是不吉。然死生有命，與詩何關。』後不到一年，果被他人謀殺。

（三）

沈佺期，字雲卿。內黃人。宋之問，字延清。汾州人。二人齊名，人稱爲『沈、宋。』

（四）

賀知章，字季直。越州人。官至集賢殿大學士。天寶初，上書乞還鄉爲道士。玄宗賜他鏡湖一曲，並親自作詩送行。爲當時人所稱道。

李白初到長安，尙未知名，首先訪賀知章，知章讀蜀道難未畢，便稱白爲『謫仙人，』把身上所佩的金龜解下來換酒，與李白暢飲。從此長安人無不知李白名。

（五）

宋璟，字廣平。爲玄宗時名相。未遇時，以梅花賦獻蘇味道，爲味道所賞，自此知名。

（六）

張說、（字道濟）蘇頲，（字廷碩）一時齊名，被稱爲『燕、許大手筆。』（說封燕國公，頲封許國公，故云。）唐朝春遊之風甚盛，蘇頲賦詩云：『飛埃結紅霧，遊蓋飄青雲。』爲玄宗

所賞，以御花親插其巾上。

（七）

陳子昂，字伯玉。射洪人。作詩始改變齊、梁綺靡風氣。有感遇詩三十首，尤著名。韓愈詩云：

『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

陳子昂初到長安時，不爲人所知。一日，遇一賣胡琴人，討價千貫，一時豪貴人不識是何寶物，紛紛傳看。子昂卽出千貫買去。衆人驚問子昂，子昂道：『我善彈此琴。』衆人云：『可得聞否？』子昂便約於明日到宣陽里聽琴。衆人如期而往，子昂已備酒食款待。飲罷，捧琴對客道：『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轂，碌碌塵土，不爲人知。此樂賤工之役，豈宜留心。』言罷，把琴擊碎，而將所作文徧贈諸客。一日之內，聲名大著。

（八）

張九齡，字子壽。曲江人。玄宗時爲相，爲李林甫所忌，嘗作燕詩給林甫，以自喻無爭權之志。

張九齡、陳子昂同爲唐代詩歌改革之先驅者。沈德潛云：『唐初五言古漸趨於律，風格未遒，陳正字起衰而詩品始正，張曲江繼續而詩品乃醇。』

（九）

孟浩然，襄陽人。性情高逸，淡於名利。與張九齡、王維爲友。王維過郢州，畫浩然像於刺史亭，名浩然亭，後人改題爲孟亭。

浩然嘗於秋夜與人同賦詩，浩然詩先成，合座皆擱筆不復作。浩然詩云：『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

浩然嘗有詩云『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時王維官給事中，私約浩然入內廷，忽遇玄宗來，浩然避匿於林下。玄宗問知爲浩然，云：『我久聞此人名而未見其人。』浩然乃出見。玄宗問所作詩，便誦此兩句。玄宗道：『你自棄我，我何曾棄你？』

（十）

王維，字摩詰。河東人。官至尙書右丞。性喜清潔。有別墅在輞川，其中有華子岡、竹里館諸

處。維一一有詩紀其勝。

摩詰通音律，工繪畫，詩亦有名。蘇東坡云：『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

（一一）

王昌齡，字少伯。江寧人。高適，字達夫。滄州人。王之渙，并州人。三人同負詩名於一時。一日，飲於酒樓，見有歌女數人亦來，時歌女所唱多名人詩句，於是三人相約，誰詩被採最多則誰為勝。一人唱云：『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為王昌齡詩。又一人唱云：『開鏡淚霑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為高適詩。又一人唱云：『奉帚平明金殿開，强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又為王昌齡詩。後一最美者唱云：『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為王之渙詩。之渙大快。歌女此時細細詢問，知非等閒酒客，乃當代詩人，便請相見，同席暢飲而散。

唐人。」高適又與岑參並稱爲高、岑。又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並稱爲「四唐人」

（一二）

李白，字太白。蜀人。任俠，嗜酒，又喜談神仙。五六歲時，誦六甲。二十後出游湘、楚。至長安，爲賀知章所賞識，稱爲「謫仙人」，從此名滿京師。官翰林，供奉宮中。玄宗賞牡丹於沈香亭，召白賦詩，作清平調三首，飲酒沈醉，侮高力士，力士進讒於貴妃，乃爲玄宗所疎遠，賜金放歸。從此浪跡江湖，落魄不得志。

天寶時安祿山之亂，郭子儀爲平亂功臣。當子儀爲小卒時，犯罪，爲太白所救而免。及天寶之亂，永王璘也舉兵起事，太白曾爲璘謀畫，事平後太白連累入獄，定了死罪，此時郭子儀已貴，盡力保太白，乃免於死而流放到夜郎。不久，又被赦回，乃浪游金陵、宣城一帶，年六十二，卒於當塗。相傳太白披宮錦袍，乘小舟，游采石江中，飲酒大醉，入水捉月而死。然此說不能確信。

魏顥於李翰林集序上寫太白云：『眸子炯然，哆如餓虎。時或束帶，風流蘊藉。曾受道籙於齊，有青綺冠披一幅。少任俠，手刃數人，與友自荊州徂揚，路亡權窆，迴棹方暑，亡友糜潰，白收其骨，江路而舟。』此數語寫太白如見。

太白詩超忽不羈，正如其爲人，世稱爲『仙才。』

太白於前代詩人最佩服謝朓。嘗登華山落雁峯，說：『恨不攜謝朓驚人句一問青天耳！』又有詩云：『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

李白與杜甫爲友，然二人詩絕對不同。李白嘗有詩戲杜甫云：『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意在譏諷杜甫詩的苦吟。

（一三）

杜甫，字子美，世稱杜少陵。本襄陽人，徙居河南鞏縣。中歲遇天寶之亂，流離困頓，從長安逃難到甘肅靈武，見肅宗，補左拾遺之職。不久，請假回家，於途中遇饑荒，幾乎餓死。後來流落到四川，依故人嚴武。嚴武死後，四川大亂，又逃難到湖南。年五十九，卒於耒陽。總之，少陵一生

無非是過得逃難的生活。當逃難時常常與家族分散。又有幾個兒女因饑荒而餓死。

杜詩所寫多是當時亂離狀況。故後人稱爲『詩史。』如無家別、石壕吏等篇，尤爲著名。少陵與太白爲友，嘗有詩懷太白云：『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淸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又詩云：『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可見他是何等的佩服太白。

杜詩在當時可說是集前人之所長。雖講琢字鍊句，而必歸於自然，無斧鑿痕。又氣魄雄厚，胸襟闊大，非他人所能及。

（一四）

韋應物，京兆長安人。少年以三衞郎事元宗，豪縱不拘。晚年才折節讀書。性情高潔，所居掃地焚香而坐。其詩閑淡簡遠，在王、孟後爲一名家。五言詩尤佳。蘇東坡云：『樂天長短三千句，卻遜韋郎五字詩。』又宋人評王、韋二人詩云：『韋蘇州詩（應物嘗爲蘇州刺史故稱韋蘇州）韻高而氣淸，王右丞詩（王維官尙書右丞）格老而味長。雖稱五言宗匠，然互有得失，不無優劣。右丞詩格老而味遠，不逮蘇州，至於詞不迫切而味甚長，雖蘇州亦不可及也。』

（一五）

劉長卿，字文房。在大歷時與韋應物同爲名家。所謂『大歷十才子』皆不能及。當時人有言：『前有沈、宋、王、杜，後有錢、郎、劉、李。』文房道：『李嘉祐、郎士元何得與我並稱？』從此題詩不言姓，但稱長卿。（案沈謂沈佺期，宋謂宋之問，王疑謂王績，杜謂杜審言。錢謂錢起，郎謂郎士元，劉謂劉長卿，李謂李嘉祐。）

（一六）

僧皎然，俗姓謝，名晝，長城人。能詩。顏眞卿、韋應物相與唱和。皎然初見韋蘇州，恐所作詩不合蘇州所好，乃於舟中作古詩十餘篇爲贄。不盡爲蘇州所賞。皎然失望。明日，又寫他舊作呈韋，則大加贊許。謂皎然道：『何不但以所工見投，而必迎合老夫之意？然人各有所長，豈勉强所可致。』皎然歎服。

唐代詩僧以皎然、齊己爲最有名。齊己時代比皎然爲遲，已及五代。皎然著詩式，齊己著風騷旨格，一似作詩法，一似詩評，然皆無足取。

情。

（一七）

張志和，金華人。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徒。肅宗賜他一奴一婢，志和配爲夫婦，號爲漁童、樵青。

志和嘗見顏眞卿，眞卿見他舟已漏，留他住，志和道：『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志和有漁父歌若干首，其一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此歌介乎詩、詞之間，爲詩、詞變化的關鍵。

（一八）

比韋應物、劉長卿稍後，有盧綸、吉中孚等十人，稱爲『大歷十才子。』雖負一時盛名，然在全部中國文學史上實不佔重要位置。今只記十人姓名於此，以供參考。十人姓名也傳聞不一，今採新唐書文藝傳之說，爲盧綸、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李端十人。

（一九）

韓翃，字君平。南陽人。初爲侯希逸及李勉幕客。以『春城無處不飛花』一詩得名。後德宗命韓翃知制誥，同時別有一韓翃，姓名全同，宰相請是誰。德宗批『春城無處不飛花』一詩，又批云：『此韓翃。』時韓翃方閒居於家，有客夜半扣門通報，翃尙不信，以爲誤，待誦此詩，乃信。

韓翃有愛姬柳氏，當翃從侯希逸於靑淄時，留姬於京中，數年，寄詩云：『章臺柳，顏色靑靑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柳氏答詩云：『楊柳枝，芳菲節。可恨年年增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後果爲蕃將沙吒利刦去。韓翃鬱鬱不樂。時有軍校許俊，以俠義自負，聞知此事，代翃不平，便用計詐取柳氏，還於韓翃。按此事出於唐人小說，不甚可信。全唐詩話亦稱爲『世傳』云云。今以『章臺柳』故事常爲後世文人所引用，故敍述其大略如此。

（二十）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世稱昌黎先生。官至吏部侍郎。愈少孤，好學，長而豪於爲文。每

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劉雄後，作者不世出，故益深探本源，卓然樹立，成一家言。當時退之以所謂『古文』相號召，一時弟子甚多，如張籍、李翺、皇甫實皆出退之門下。後人稱『退之文章起八代之衰。』八代，爲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

退之『散文』在當時與柳子厚齊名，並稱韓、柳。宋人李耆卿評：『韓文如海，柳文如泉。』清人魏禧評：『退之文如崇山大海，孕育靈怪；子厚文如幽巖怪壑，鳥叫猿啼。』譬喻得很適當。

退之詩後人嘗舉與杜甫相較，蘇子由云：『唐人詩當推韓、杜，韓詩豪，杜詩雄，然杜詩之雄，可以兼韓詩之豪。』

劉叉爲當時俠士，因殺人亡命，後遇赦復出，乃折節讀書，能爲詩歌。聞韓愈名，徒步往謁愈，作冰柱、雪車二詩，人不能及。後以爭論不能下人，乃取韓愈金去，道：『此諛墓中人得來，不如與劉君用。』

孟郊，字東野。武康人。年五十始成進士。境遇貧苦，詩也蹇澀窮僻，皆苦吟而成。如云：『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閒？心與身爲仇。』又云：『食薺腸亦苦，强歌聲不歡。出門卽有礙，誰謂天地寬？』讀此兩詩，可想見他的生活，他的個性。

蘇東坡評孟郊與賈島詩，稱爲『郊寒島瘦。』元遺山評孟郊詩云：『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

（二二）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與白居易爲友，同負詩名。所作多淺顯明白，婦孺能解。時稱爲『元和體。』元詩傳入宮中，宮人呼爲『元才子。』

元稹嘗行於街市，遇鄉里小兒誦詩，所誦皆稹與白居易詩。稹問：『你識元稹、白居易否？』答道：『不識。』稹又問：『你所誦詩從何處得來？』答道：『先生教我如此讀。』元稹笑而去。

元稹嘗作小說會眞記，敘張生與崔鶯鶯事，爲『元曲』西廂所本。或謂會眞記爲元稹

自述，雖有此說，然不能確信。

（二三）

白居易，字樂天，晚號香山居士。太原人。所作詩以善於刺諷時事著名。如新樂府、秦中吟等，確是名作。今人或稱為「社會詩人。」

樂天初到長安，以詩投顧況，顧況戲說「長安物貴，居大不易。」及讀到原上草詩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又說：「有佳句如此，居亦何難！」

樂天作詩，每讀給老嫗聽，問他「懂不懂？」如說「不懂，」便改，必等到他說「懂」纔止。

（二四）

樂天嘗自巫峽沿流赴蘇州，時秭歸縣繁知一聞得樂天將過巫山，先於神女祠粉壁上大書一詩曰：「忠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詩。為報高唐神女道：速排雲雨待清詞。」樂天見詩，邀知一與談，而竟不復作詩。

李紳以所作詩呈呂溫，溫讀到他的憫農詩，歎道：『此人後來必爲卿相。』後果如所言。憫農詩云：『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又云：『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或謂此詩爲聶夷中作。

（二五）

劉禹錫，字夢得。彭城人。依附王叔文，與柳宗元同。（參看下文柳宗元條）在沅、湘時取民歌改作竹枝詞，爲當時一種創作。同時如顧況、白居易等人皆有和章，然不及夢得原作。因夢得爲取材於民歌，而他人皆是文人擬作，故根本不能佳。

長慶時元微之、韋楚客、劉夢得同會於白樂天家，談南朝興廢事，相約各賦金陵懷古詩。夢得詩先成。詩云：『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沈江底，一片降帆出石頭。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而今四海爲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樂天讀罷，笑道：『四人探龍，你先得珠，所餘鱗爪，尙有何用！』便不復作。

夢得嘗於重陽日賦詩，將用一『糕』字，後以六經中無『糕』字，不敢用，便不作。宋祈

有詩云：『劉郎不肯題糕字，虛負詩中一代豪。』

（二六）

賈島，字浪仙，范陽人。初做和尙，名無本。後遇韓愈，教他爲文，勸他還俗，舉進士。島因屢試不取，作病蟬吟以刺公卿，末二句云：『黃雀幷鳶鳥俱懷害爾情。』或言島與平曾等爲十惡而被逐。後於大中末年爲遂州長江簿，爲東川守者所厚待。

當賈島爲和尙時，洛陽令不許和尙午後出寺，島覺不便，作詩云：『不如牛與羊，猶得日暮歸。』韓愈勸島還俗，贈島詩云：『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星辰頓覺閒；天恐文章中斷絕，再生賈島在人間。』

島嘗作詩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又想改『敲』字爲『推』字，沈吟不能決，於路上以手作推敲之勢。適遇韓愈，因問愈何字好？愈道：『敲字佳。』

島做和尙時，居法乾寺，一日，宣宗微行至寺，聞鐘樓上有吟詩聲，登樓見賈島案上詩，欲取觀。島不識爲宣宗，急奪詩去，道：『郎君何會此？』

島於歲暮集一歲所作詩，陳酒脯拜祭說：『勞吾精神，以此補之。』

島有哭柏巖禪師詩云：『寫留行道影，焚卻坐禪身。』時人譏為『燒殺活和尚。』

東坡評孟郊、賈島、元稹、白居易四人云：『郊寒，島瘦，元輕，白俗。』

（二七）

李賀，字長吉。為唐宗室。七歲能詩。韓愈、皇甫湜過門相訪，賀當面作高軒過一首，二人大驚。

李商隱作李賀小傳云：『長吉細腰，通眉，長指爪。能苦吟，疾書。』

長吉每日騎驢出游，叫小僕負一錦囊相隨，每得一句，便投置囊中。日暮歸家，才把錦囊中零篇斷句連綴成詩。

（二八）

長吉年二十四而死，死時見天上玉帝差赤衣人駕虬來迎，說天上新修白玉樓，請他去作記。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順宗時王叔文執政，宗元附叔文；憲宗時叔文敗，宗元被貶至永州，又貶至柳州。永州、柳州地方山水風景極好，子厚在兩處所作『游記』甚多，也最有名。

子厚謫居永州，所居處有冉溪，子厚改名為愚溪，又作愚溪對，託言愚溪之精與己問答，以寫其鬱鬱無聊之概。

子厚『散文』與韓愈齊名，並稱為『韓、柳。』詩與韋應物齊名，並稱為『韋、柳。』

（二九）

王建，字仲初。潁川人。嘗作宮詞百首，以此著名。宮詞所言當時宮中實事，可補史傳之缺。

建作宮詞，傳誦一時，太監王守澄與建同姓，建因飲酒戲謔，為守澄所恨，守澄云：『吾弟所作宮詞，宮中事何以能知道？』王建大懼，作詩調解，乃罷。詩云：『先朝行坐鎮相隨，今上春宮見長時。脫下御衣偏著得；進來龍馬每教騎。嘗承密旨還家少；獨奏邊情出殿遲。不是官家頻向說，九重爭遣外人知！』

（三十）

劉昭禹，字休明。詩不甚著名。嘗與人論詩道：『五言如四十個賢人，著一字如屠沽不得。覓句者若掘得玉盒子底，必有蓋。但精心求之，必獲其寶。此言可見當時詩論之一斑。』

（三一）

朱慶餘嘗受知於張籍，慶餘作閨意一篇獻籍云：『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籍答云『越女新妝出鏡心，自知明豔更沈吟。齊紈未足時人貴，一曲菱歌敵萬金。』

（三二）

項斯，字子遷。江東人。初未知名，乃以詩卷見楊敬之，敬之贈詩云：『幾度見詩詩盡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此詩傳至長安，明年項斯及第。至今『說項』二字已成爲一個典故。

（三三）

唐球，居蜀中，味江山，爲詩，撚稿爲丸，納於大瓢中，後患病，投瓢於江道：『斯文苟不沈沒，

得者方知吾苦心。』流至新渠，有人認識道：『此是唐山人瓢，』接得，才十分之二三。

（三四）

楊衡，初隱居廬山，有人偷取他文而登第，衡入京遇偷文人，怒問道：『「一一鶴聲飛上天，」尚在否？』偷文人道：『此是兄得意句，不敢偷。』衡笑道：『此尚可恕。』

（三五）

孟才人，武宗時宮人，武宗病篤時，才人於武宗前歌一聲河滿子。氣亟而殞。醫者云：『脈尚溫而腸已斷。』張祜作宮詞云：『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又云：『自倚能歌曲，先皇掌上憐。新聲何處唱，腸斷李延年。』

（三六）

溫庭筠，本名岐，字飛卿。太原人。在唐末與李商隱齊名，稱爲『溫、李。』二人詩皆以艷麗爲工。飛卿尤浪漫。與貴胄裴誠等賭博，飲酒，毫無檢束。

晚唐詞初出見傳入宮中，宣宗愛唱菩薩蠻，丞相令狐綯假溫庭筠所撰進呈，戒令勿洩。

庭筠竟告知他人，由是為綯所疏遠。其菩薩蠻詞之一首云：『玉纖彈處珍珠落，流多暗濕鉛華薄。春露浥朝花，秋波浸晚霞。　風流心上物，本為風流出。看取薄情人，羅衣無此痕。』

（三七）

李商隱，字義山。河內人。義山詩雖與飛卿並稱，然亦略有分別。飛卿盡是綺羅脂粉之詞，義山或感傷時事，別有寄託，比飛卿為可取。義山一派，沿至宋初，猶未盡改，宋億、劉筠皆學義山，有西崑酬唱集，號『西崑體。』

（三八）

崔郊，寓居漢上，有一婢女，端麗善音律，郊因貧乏，鬻婢於將帥，得錢四十一萬，而日夜思念不置。一日，遇於道旁柳陰下，相向泣涕。郊贈詩云：『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時有人忌郊者，故說此事於帥前，帥令左右傳崔生，郊至，握郊手道：『「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是你作否？』便命婢與郊同歸。

（三九）

杜牧，字牧之。萬年人。牧詩在晚唐極有名，後人稱爲小杜，係對於杜甫而言。

牧之天性浪漫，不拘細行，嘗有遣懷詩云：『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可見其生活之一斑。

牧之在湖州時，見一老嫗攜一小家女，時女方十餘歲，杜牧與嫗約定隔十年再來娶他。後十四年，重到湖州，女已另嫁。牧責老嫗。嫗說：『與你約十年，十年已過，何能再待？』牧無言，作悵別詩云：『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惜芳姿。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

（四十）

韋蟾，官鄂州，臨去時，僚屬餞別，蟾寫文選句云：『悲莫悲兮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以紙筆與賓僚請續，無人敢應。時席上有一妓云：『某不才，不敢題於紙上，請口占兩句。』即念云：『武昌無限新栽柳，不見楊花撲面飛。』合坐大驚。韋蟾令唱作楊柳枝詞。

（四一）

劉魯風投謁所知於江南，爲知客者所阻，魯風作詩云：『萬卷書生劉魯風，烟波萬里謁

文翁；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紙毛生不肯通。』此事可見當時風氣。全唐詩話謂：『自貞元後唐文甚振，以文學科第爲一時之榮；及其弊也，士子豪氣罵吻游諸侯門，諸侯望而畏之』云云。

（四二）

皮日休，字襲美，襄陽人。在晚唐與陸龜蒙齊名。然詩多淺薄，殊無足取，間又雜以游戲之作。皮日休嘗賦『龜』嘲歸氏子云：『硬骨殘形知幾秋？屍骸終是不風流。頑皮死後鑽須徧，都爲平生不出頭。』歸氏子也賦『皮』嘲日休云：『八片尖斜砌作球，火中燖了水中揉。一團閒氣如常在，惹踢招拳卒未休。』此類詩眞無聊已極。

（四三）

陸龜蒙，字魯望，號江湖散人。蘇州人。皮、陸唱和詩中有所謂『吳體』，大約卽『拗體七律，』如陸龜蒙詩云：『清潤無波鹿無魄，白雲有根虬有鬚。』唐詩至此已衰到極點。

鄭綮，唐末人。或問綮：『近日作新詩否？』綮道：『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背上，此何以得之！』

（四四）

羅隱，字昭諫。餘杭人。隱居池州梅根浦，自號江東生。爲唐相鄭畋、李蔚所賞識。畋女喜讀隱詩，畋疑女有慕才意，隱貌醜陋，一日，女隔簾窺見隱，從此不讀隱詩。

羅隱舊識一妓女名雲英，一日相見，雲英譏隱未及第，隱贈詩云：『鍾陵醉別十年春，重見雲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四五）

周朴，唐末詩人。寄居於閩中僧寺，與僧同食。性喜作詩，每遇景物，必深思苦吟，得一聯一句，便欣然自快。

朴一日行於郊外，遇一樵夫，即將他捉住，大聲云：『我得之矣。』樵夫大驚，棄薪欲遁，適爲巡卒所見，疑樵夫爲賊。朴告卒道：『適見樵夫，乃得佳句，是我吟詩，不關他事。』卒笑而罷。朴詩云：『子孫何處閒爲客，松柏被人伐作薪。』

時有閩人知朴性情如此，有意戲他，一日，騎驢於路上，遇朴在旁，閩人吟朴詩云：『禹力

不到處。河聲流向東。』朴聞此詩，追隨閩人後，但驢行甚快，行數里才被他追到，朴告閩人道：『我詩是「河聲流向西，」何得云「河聲流向東？」』閩人笑而點首。

黃巢至福州，訪得朴，問朴道：『能從我否？』朴答道：『我尚不做天子官，那肯從賊！』巢怒而殺朴。

（四六）

和凝，字成績，鄆州人。梁末舉進士，歷仕唐、晉、漢、周，官至太子太傅。凝少時喜作『曲子詞』及後爲宰相，恐被人議其輕薄，專託人收集焚毀。今所傳香奩集，普通認爲韓偓作，然全唐詩話謂是和凝少年時作，後和既貴，乃嫁名於韓偓。按，和凝所著演綸、游藝、孝悌、紅葉、籯金、香奩六集，集中有香奩之名。或謂韓偓香奩集別自一書，兩不相涉。或謂嫁名韓偓，是欲避當世議論，而同時又自認有此集，是欲留後世之名。（凝自作游藝集序云：『余有香奩籯金集，不行於世。』）或又謂今所傳韓偓香奩集中誤雜和凝之作。三說不知誰是。

總之，和凝喜作小詞，自是當時風氣。當時契丹人至中國，號凝爲『曲子相公』

五代時已有雕板術，但未通行，和凝自刻所著各集，爲後世自刻詩文集之始。

（四七）

南唐中主李璟，善作詞，醉心歌舞，天天宴會。令伶人楊花飛唱「水調詞」，花飛只唱「南朝天子愛風流」一句，連唱多遍。中主大悟賞賜楊花飛許多金帛且說：「倘使孫、陳二主得聞此語，當不至受亡國之辱了。」

（四八）

馮延己，字正中。廣陵人。南唐左僕射同平章事。善於作詞。有句云：「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中主戲問延己云：「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己云：「不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

（四九）

南唐後主（名煜，中主子。）詞尤著名。於宋開寶八年國亡，降宋。所作多含思悽惋，依戀故國。如相見歡云：「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鈎，梧桐深院鎖淸秋。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

一般滋味在心頭。』又浪淘沙云：『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　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後主降宋後，與金陵舊宮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

（五十）

詞中之『小令』為唐末五代特別產物，五代時詞以蜀與南唐為最盛，南唐二主尤為知名。蜀有韋莊、歐陽炯、毛文錫、孫光憲等多人，皆一時作者。

（五一）

南唐有一詩僧，嘗作中秋月詩，得一句云：『此夜一輪滿。』只此一句。苦不能續。至明年，始得續云：『清光何處無。』大喜，時方夜半，急起撞鐘。一城人大驚。僧既被執，李後主問知其故，笑而釋之。

（五二）

僧貫休。俗姓姜氏，字德隱。婺州蘭溪人。以詩投吳越王錢鏐云：『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

霜寒十四州。」繆傳言云：「須改「十四州」爲「四十州」乃可相見。」貫休道：「州亦難添，詩亦難改。然閒雲野鶴，何天而不可飛。」便去吳越而入蜀，以詩投王建云：「河北、河南處處災，惟聞全蜀少塵埃。一瓶一鉢垂垂老，千水千山得得來。秦苑幽棲多勝景；巴歈陳貢愧非才。自慚林藪龍鍾者，亦得親登郭隗臺。」王建待遇他甚厚。後又以賦詩爲貴倖所怨恨。

（五三）

蜀花蕊夫人費氏，嘗作宮詞百首。蜀亡，入宋宮中，宋太祖召見，問其亡國情形，夫人作詩答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

第十二章　文學作者的故事（下）

（五）　宋代文學作者的故事

（一）

宋初詩人在歐陽修以前，以九僧及林逋、蘇舜卿、梅堯臣等人爲著。除九僧已見前第七章而外，今略述諸人故事如下。

（二）

林逋，字君復。錢塘人。隱居西湖邊孤山，二十年不入城市。自謂以梅爲妻，以鶴爲子。所作梅花詩甚多。以『疎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離落忽横枝』爲尤佳。

（三）

蘇舜卿，字子美。梓州人。詩與梅聖俞齊名。歐陽修詩話云：『聖俞子美齊名於一時，而二

家詩體特異。子美筆力豪俊，以超邁橫絕爲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閒淡爲貴。各極其長，善論者不能優劣也。』

四）

梅堯臣，字聖俞。宣城人。與歐陽修爲詩友。晚年預修唐書，書方成而卽卒。

聖俞爲河南縣主簿時，以所作詩文呈上官王曙，王曙謂其詩『有晉、宋遺風，自杜子美歿後二百餘年不見此作。』

歐陽修謂『讀聖俞詩如食橄欖，久而眞味愈在。』

苕溪漁隱叢話云：『聖俞工於平淡，自成一家。如東溪云：「野鳧眠岸有閒意，老樹著花無醜枝。」山行云：「人家在何處？雲外一聲鐘。」此等句須細味之方見其用意。』

聖俞每日作詩一首，寒暑不改。時時吟哦，偶有所得，便背人寫一小紙藏入袋中，或一句，或一字，預備他日應用。如『作詩無古今，惟造平淡難。』是袋中語。

（五）

歐陽修字永叔。盧陵人。與蘇子美、梅堯臣游。詩文能矯唐末五代頹唐之弊，又居高位，易於提倡，三蘇及曾鞏皆出其門下，著新唐書、新五代史，卓然爲宋初文壇領袖。

永叔少時得韓愈遺稿於廢書簏中，苦心探討，文思日進。

歐陽修晚年自號六一居士。人問他『何謂六一？』他說：『我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嘗置酒一壺。』人云：『只五一，何謂六一？』歐陽修云：『如吾一老翁於此五物之間，豈非六一！』

（六）

宋初名臣及著名學者，多喜作小詞。如宋祁、歐陽修等都是，司羅光也如此。如趙德麟侯鯖錄云：『司馬文正公年行甚高，然亦每有謔語。又有長短句云：「寶髻匆匆梳就，鉛華淡淡妝成。青烟紫霧罩輕盈，飛絮游絲無定。 相見爭如不見，有情還似無情。笙歌散後酒微醒，深院月明人靜。」』

（七）

柳永，初名三變，字耆卿。崇安人。為舉子時，好冶游，善為歌詞，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填詞，然後歌唱。

柳詞傳誦甚廣。當時有言：『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云。

永初名三變，所作詞流入宮中，為仁宗所愛唱，永於是作宮詞，號醉蓬萊，私求太監傳入後宮，為仁宗所知，從此不唱他的詞，適逢改京官，乃以無行被黜。三變後改名為永，官至屯田員外郎。

三變被黜後，窮困無聊，時晏殊當國，三變謁殊，殊問道：『賢俊作曲子麼？』三變道：『只如相公亦作曲子。』殊道：『殊雖作曲子，不曾道「彩線慵拈伴伊坐。」』柳無言而退。

（八）

張先，字子野。烏程人。嘗有詩云：『浮萍斷處見山影，』又有詞云：『雲破月來花弄影，』又云：『隔牆送過鞦韆影。』當時人稱為『張三影。』（按，『三影』尚有他說，今據詩人玉屑引高齋詩話。）

張先又稱爲『張三中』因他有詞云：『心中事，眼中淚，意中人。』

（九）

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臨川人。神宗時爲相，行新法，爲時人所反對。性執固，當時稱爲『拗相公。』

王安石嘗在歐陽修座上與衆客題虎圖，衆人詩皆未就，安石已先成，衆人擱筆不敢復作。

王安石詩云：『黃昏風雨暝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歐陽修讀罷，笑道：『百花盡落，惟菊枝上枯耳。』戲作詩云：『秋花不比春花落，爲報詩人仔細看。』王安石道：『豈不知楚辭「餐秋菊之落英，」歐陽修不學之過也。』

（十）

曾鞏，字子固，南豐人。善作『散文，』而不能作詩。少時與王安石爲友，安石初未知名，曾鞏介紹安石見歐陽修，於是聲名漸振。

神宗問曾鞏『王安石何如人？』曾鞏對云：『文章不減揚雄，但過於吝。』神宗道：『安石輕視富貴，何得爲吝？』曾鞏道：『勇於有爲，吝於改過。』

（一一）

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人。父名洵，字明允，號老泉。弟名轍，字子由，號潁濱。父子三人皆能文，後人稱爲『三蘇。』東坡於『散文』而外，兼工詩詞。年二十二，與弟轍同舉進士，爲神宗所賞識。神宗時，王安石行新法。東坡和他政見不合，東坡曾上萬言書，但終不見用，屢遭貶謫，貶謫到黃州，貶謫到惠州。晚年從嶺外歸（惠州及瓊州）卒於常州。年六十六歲。

東坡幼時，他母親程夫人教他讀後漢書至范滂傳，東坡問母云：『若我爲范滂，母能許我否？』程夫人云：『若你能爲范滂，我何不能爲范滂母！』按，范滂，東漢時人，講氣節，因黨禍而被殺。臨刑，與母別云：『請母親割斷慈恩，不要憂戚。』滂母云：『你今一死，留名萬古，有何遺恨。如既要美名，又要長壽，那有此事！』

東坡因反對王安石新政而入獄，在獄中自料不必死，乃作詩二首寄子由，故意交與獄卒，希望他轉達神宗。獄卒得詩，上神宗，神宗果大感動，便從寬解決，貶至黃州了事。詩云：『柏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額中犀角眞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他日神游定何在，桐鄉應在浙江西。』又云：『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百年未了須還債，十口無家更累人。是處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爲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

東坡在潁州時，正月某夜，庭前梅花盛開，月色明朗，東坡妻王夫人說：『春月勝於秋月，秋月令人慘悽，春月令人和悅。可召趙德麟輩來，飲此花下。』東坡大喜道：『這話眞有詩意。』便本此意作減字木蘭花詞云：『春庭月午，搖落春醪光欲舞。轉步迴廊，半落梅花婉娩香。輕風薄霧，都是少年行樂處。不是秋光，只與離人照斷腸。』

惠詮，是北宋時西湖上詩僧。嘗題一山寺壁云：『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柴扉夜未掩，片月隨行屨。惟聞犬吠聲，步入青蘿去。』東坡一見，便稱贊不已，和他韻云：『但聞烟外鐘；不

見煙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濕芒屨。惟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

東坡嘗稱他兒子蘇邁詩云：「兒子邁嘗作林檎詩云「熟顆無風時自落，半腮迎日鬭鮮紅。」於等輩中亦號有思致者。」

東坡作病鶴詩，寫六字云：「三尺長脛瘦軀，」中闕一字，叫人填補。人家填過幾字，都不好，東坡出詩稿，乃是一「擱」字。

東坡嘗說：「善畫者畫意不畫形，善詩者道意不道名。」又有詩云：「論畫以形見，似與兒童爭。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

東坡有蝶戀花詞云：「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飛時，綠水人家繞。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 牆裏鞦韆牆外道，牆外行人，牆裏佳人笑。笑漸不聞聲漸悄，多情卻被無情惱。」在惠州時，命歌姬朝雲歌此詞，每唱到「枝上柳綿」一句便掩抑惆悵如不自勝。東坡問他爲甚麽如此，朝雲道：「我所不能唱完的就是「天涯何處無芳草」一句。」朝雲姓王氏，本杭州妓，東坡守杭州時，娶他爲妾，東坡謫惠州，家人分散，獨朝雲隨東坡去。後死於惠州，葬

棲禪寺。

（一二）

黃庭堅，字魯直，號山谷。分寧人。詩爲「江西詩派」之祖。雖作詞，但不甚著名。晁无咎評其詞云：「魯直小詞固高妙，然不是當行家語，乃著腔子唱好詩也。」

山谷七歲作牧童詩云：「騎牛遠遠過前村，吹笛風斜隔隴聞。多少長安名利客，機關用盡不如君。」八歲作詩送人赴舉云：「送君歸去明主前，若問舊時黃庭堅，「謫在人間今八年。」」

洪駒父爲黃庭堅的外甥，庭堅問他外甥：「愛老舅詩中那幾句？」駒父道：「蜂房各自開牖戶；蟻穴或夢封侯王。」「黃流不解浣明月；碧樹爲我生涼秋。」

東坡、山谷在當時齊名，然二人彼此相譏誚。東坡云：「黃魯直詩文如蝤蛑江瑤柱，格調高絕，盤餐盡廢，然不可多食，多食發風動氣。」山谷也說：「有人文章妙一世，而詩句不逮古人。」意指東坡。

山谷詠『茶』限『腸』字韻云：『曲几蒲團聽煮湯，煎成車聲繞羊腸。』東坡云：『黃九怎得不窮。』

山谷嘗與東坡同改張志和漁父詞，反復不已。按，唐末張志和有漁父詞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顧況也有漁父詞云：『新婦磯邊月明，女兒浦口潮平。沙頭鷺宿魚驚。』東坡道：元眞（卽張志和）語極麗，恨其曲度不傳，加數語成浣溪沙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鱖魚肥。自庇一身青箬笠，相隨到處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山谷讀罷，說道：『可惜「散花」與「桃花」「花」字重疊。又漁舟多不張帆。』乃合張、顧二詞爲浣溪沙云：『新婦磯邊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驚魚錯認月沉鉤。青箬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斜風細雨轉船頭。』東坡跋云：『魯直此詞清新婉麗，問其最得意處，以山光水色替卻玉肌花貌，眞得漁父家風也。然纔出新婦磯，便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太爛浪乎。』

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號淮海居士。高郵人。登第後，受知於東坡，爲『蘇門四君子』之一。以能詞著。晁无咎評少游詞云：『近來作者皆不及少游。如「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繞孤村，」雖不識字人亦知是天生好句也。』

少游以『斜陽外寒鴉數點』一詞得名。此詞起句云：『山抹微雲，天粘衰草，』一時傳徧於歌妓之口，少游的女壻范溫，一天赴某貴人會，貴人的侍兒喜唱少游詞，席上初不顧溫，酒酣，乃問『此郎何人？』范起對云：『我乃「山抹微雲」女壻也。』

少游有妾姓邊，名朝華。初娶時作詩云：『天風吹月入欄干。烏鵲無聲子夜寒。織女明星來枕上，了知身不在人間。』時朝華十九歲。後三年，少游欲修道，遣朝華歸母家改嫁，朝華不願去而復來。第二年，少游修道之志愈堅，對朝華說：『你不去，我不得修眞。』終把他送歸母家，少游也學道去。

（一四）

趙德麟妻王氏未嫁趙時，有詩云：『白藕作花風已秋，不堪殘睡更回頭，晚雲帶雨歸飛

急，去作西窗一夜愁。』此時德麟鰥居，見此詩，便娶以爲妻。時人稱爲二十八字媒。

（一五）

潘大臨，黃州人。有答謝無逸書云：『秋來景物，件件是佳句。昨日閒臥，聞攪林風雨聲，欣然起題壁曰：「滿城風雨近重陽。」忽催租人至，遂敗意，只此一句奉寄。』

（一六）

謝逸，字無逸，臨川人。嘗作詠蝴蝶詩三百首，時人稱爲『謝蝴蝶。』

無逸嘗於黃州杏花村館壁上題江神子詞，凡過客必向館役借筆抄錄，館役厭煩，乃取泥把詞塗去。詞云：『杏花村館酒旗風，水溶溶，颺殘紅，野渡舟橫，楊柳綠陰濃。望斷江南山色遠，人不見，草連空。　夕陽樓外晚烟籠，粉香融，淡眉峯，記得當時相見畫屏中。只有關山今夜月，千里外，素光同。』

（一七）

賀鑄，字方回，本山陰人，遷居姑蘇醋方橋。嘗遊定力寺，訪僧不遇，題一詩於壁云：『破冰

泉脈漱離根，壞衲猶疑掛樹猨。蠟屐舊痕渾不見，東風先爲我開門。』王荊公極愛他這詩，因此聲名大著。

方回以詞著稱，與秦觀齊名。有句云：『試問閒愁知幾許，一川烟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時人稱爲『賀梅子。』

陸游老學菴筆記云：『方回狀貌極醜，色青黑，而有英氣。俗謂之「賀鬼頭。」喜校書，朱黃未嘗去手。詩文皆高，不獨工長短句也。』

（一八）

周邦彥，字美成，號淸眞居士。錢塘人，精通樂律。崇寧時徽宗立『大晟樂府，』命美成爲『大晟樂正，』與諸人討論古音，審定古調。所作詞負一代盛名。

是時汴京有名妓叫李師師，徽宗常私至其家。一天，周美成在師師家，徽宗忽來，美成匆匆躲避牀下，徽宗帶一橙子來，與師師剝食，美成作詞紀事，首三句云：『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手破新橙。』後師師在徽宗前唱此詞，徽宗問爲何人作？答云：『周邦彥。』徽宗稱善，便召

爲「樂正。」

（一九）

李清照，號易安居士。李格非女，趙明誠妻。夫婦唱和，伉儷甚篤。結婚不久，明誠負笈遠遊，清照以錦帕寫一剪梅詞送明誠，後半闋云：「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閒愁。此情無計可消除，纔下眉頭，卻上心頭。」

易安嘗作重九醉花陰詞寄明誠，明誠自愧不如，乃費三日三夜之力作十五首，把易安詞雜置十五首中，給他朋友陸德夫看，德夫說道：「只有『莫道不消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三句最好。」正爲易安所作。

易安生當北宋末年，值金人南侵之禍，流離遷徙，痛苦備嘗。或說他後來改嫁張汝舟，但今人已辨明此說不確。

（二十）

辛棄疾，字幼安，號稼軒。歷城人。高宗時官浙東安撫使。抱濟世之才，而不得盡展其用，一

腔忠憤，無處發洩，於是悲歌慷慨，盡寄之於詞。四庫全書提要評他的詞云：『稼軒詞慷慨縱橫，有不可一世之概，於倚聲家為變調。而異軍突起，能於翦翠刻紅之外，屹然別立一宗，迄今不廢。』其實這一半是他個性的關係，一半也是時代和個人環境的關係。這種變調決不是憑空而來的。

（二一）

姜夔，字堯章，號白石道人。鄱陽人。寓居武康。白石詩格高尚，詞亦精深，尤能自製新腔。與范石湖（范成大）友善，石湖評他的詞云：『白石詞有裁雲縷月之妙手，敲金戛玉之奇聲。』

石湖家有歌姬名小紅，堯章訪石湖，石湖命堯章製曲，製暗香疏影兩詞，付小紅歌唱。後來堯章歸吳與，石湖把小紅贈他，那夜大雪，乘船過垂虹橋，堯章作詩云：『自琢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過盡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橋。』

（二二）

陸游，字務觀，號放翁，山陰人。范成大為蜀帥，游為參議官，居蜀中甚久。與范為文字交，不

拘禮節。晚歸山陰，年八十五歲而卒。

放翁祖父名陸佃，字農師，官至尙書左丞。父名宰，字元鈞，官職未詳。那時金人南侵，秦檜主張議和，爲一般士大夫所反對，他們常往來於陸家，與元鈞抵掌劇談，毫無顧忌。時放翁尙爲童子，已聽慣此語，觀其後來所追記，可想見當時情形的一斑。如跋李莊簡公家書，有云：『李丈參政罷政歸鄉里，某年二十矣。時時來訪先君，劇談終日。「聞趙相過嶺，悲憂出涕，僕不然，謫命下，青鞋布襪行矣，豈能作兒女態耶」」方言此時，目如炬，聲如鐘，其英偉剛毅之氣使人興起。』

放翁初娶唐氏女，是他母親的內姪女，但不爲母親所容，强迫離了婚。唐夫人別嫁趙士程，放翁已別娶。一日，彼此相遇於沈園，放翁作釵頭鳳詞題壁上。後來放翁每至沈園，不能忘情舊事。有二絕句云：『夢斷香消四十年，沈園柳老不飛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吊遺踪一悵然。』又云：『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無復舊池台。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

范成大，字致能，號石湖。吳縣人。曾使金國，官至資政殿大學士。作詩初學唐人，後能脫離古人面目，自成一家。在南宋與陸游、楊萬里齊名。

（二四）

劉過，字改之，號龍洲道人。廬陵人。善作詞，流落江湖間，酒酣耳熱，出言豪縱，自謂晉、宋間人。

辛稼軒爲淮帥時，劉改之客稼軒所，因母病將歸，苦無川費，稼軒爲劃一策：那夜同改之微服至一娼家，適遇一都吏在那裏命樂飲酒，見二人至，命左右驅逐他們二人大笑而歸，便以爲有機密文書喚某都吏，都吏不能到，稼軒大怒，欲治其罪，都吏以五千緡託稼軒母調解，稼軒嫌其少，加至一萬，稼軒乃代改之僱船，將都吏所送萬緡盡付改之，說：『可以去了，不要浪用。』改之有念奴嬌詞記此事。

（二五）

史祖達，字邦卿，號梅溪。汴人。以詠春雪詞爲姜堯章所賞。

（二六）

吳文英，字君特，號夢窗。四明人。四庫全書提要以詞中吳夢窗比詩中李義山。

（二七）

張炎，字叔夏，號玉田，又號樂笑翁。臨安人。生於宋理宗淳佑八年，當南宋亡時，年三十三，所作詞多家國興亡身世盛衰之感。嘗與宋遺民周密、仇遠等相唱和於浮翠山房賦白蓮調水龍吟，於紫雲山房賦蓴調摸魚兒，於餘閒書院賦蟬調齊天樂，這可想見他們亡國遺民無聊的消遣。

（二八）

朱淑眞，海寧女子。自號幽棲居士。所適非偶，鬱鬱不自得而死。

李清照有漱玉詞，朱淑貞有斷腸詞，至今並傳。

（二九）

鄭思肖，字憶翁，號所南。連江人。宋亡後，客吳下，寄居城南報國寺以終。著有鐵函心史等

書。又作一是居士傳以寄意。有『一是者何？萬古不易之理也』云云。意謂此理不亡，即國不亡。故又謂『一是居士，大宋人也。生於宋，長於宋，死於宋，大宋粹然一天也，不以有疆土而存，不以無疆土而亡』云云。

一是居士傳又自述作詩云：『癖於詩，不肯與人唱和，懶則數歲不作，一興動，達旦不寐，作諷詠聲，多激烈意，詩成章，數高歌，輒淚下。』

思肖善畫蘭，宋亡後，畫蘭多根懸空中，不著土石，意謂『趙家已無寸土，無處生根。』

（三十）

謝翺，字皐羽，福建長溪人。宋末，文天祥領兵抗元，皐羽參與軍事。宋亡，天祥被元兵所執，不屈而死；皐羽隻身至浙東，於子陵釣台設天祥位，號哭作『楚歌』以招魂，以竹如意擊石，歌云：『魂朝往兮何極？暮歸來兮關山黑，化爲朱鳥兮有咮焉食！』歌罷，竹石皆碎。詳見其所作西台慟哭記。至今謝皐羽西台與嚴子陵釣台對峙於桐江兩岸。

皐羽有晞髮集，效孟郊體云：『閒庭生柏影，荇藻交行路。忽忽如有人，起視不見處。牽牛

秋正中，海白夜疑曙。野風吹空巢，波濤在孤樹。」音節悽苦，可為宋遺民詩之代表。

（三一）

汪元量，字大有，號水雲，錢塘人。以彈琴事謝太后、王昭儀。宋亡，宋宮人被元兵挾以北行，水雲同往。後為道士，乃得南還，往來匡廬、彭澤間，不知所終。當南還時，自王昭儀、惠清以下二十九人賦詩相贈，以『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為韻。林順德云：『歸舟夜泊西興渡，坐看潮來又潮去。江草江花春復春，青山綠水原如故。』袁正淑詩云『抱琴歸去海東濱，莫逐成連覓子春。十里西湖明月在，孤山尋訪種梅人。』

水雲詩多記亡國北徙事。有湖州歌九十八首，越州歌二十首，可作當時亡國痛史讀。又酬王昭儀云：『愁到濃時酒不斟，挑燈看劍淚痕深。黃金台愧少知己，碧玉調將空好音。萬葉秋風孤館夢，一燈夜雨故鄉心。庭前昨夜梧桐雨，勁氣蕭蕭入短襟。』

（六）　遼金元文學作者的故事

（一）

、金元文學以雜劇、小說爲代表，然而作雜劇小說的作者，事跡大半無可考，講文學史者引爲恨事。故此節所述於雜劇、小說作者極略，而於詩歌、『散文』作者比較的稍爲詳細。

（二）

董解元，金人。作西廂，即董西廂，又稱董解元西廂。或云：『解元』二字，非明、清科舉時代所謂『解元』，『解元』乃當時通行語，大約與『書生』相似。

（三）

關漢卿，號已齋叟。大都人。金末官太醫院尹，金亡，不仕。好談鬼怪，著有鬼董。所作雜劇最多，共六十三種。

（四）

馬致遠，字東籬。大都人。江浙行省務官。爲雜劇名家。

（五）

鄭光祖，字德輝。平陽襄陵人。官杭州路吏。爲雜劇名家。

（六）

白樸字仁甫，又字太素，號蘭谷。澳州人。後寓金陵。父遭遠謫，爲元遺山所挈養，遺山許爲後起之秀。關、馬、鄭、白爲金元雜劇四大作家。

（七）

王實甫名無可考。大都人。生金、元間，以西廂記著名。

（八）

喬吉字夢符，號笙鶴翁，又號惺惺道人。太原人。美容儀，能詞章。居杭州太乙宮前。善爲『散曲』，有題西湖梧葉兒百篇。

（九）

張可久，字伯遠，號小山。慶元人。以路吏轉首領官。善作『散曲』。有北曲聯樂府、吳鹽、蘇隄漁唱、小山小令等若干卷。

（十）

羅本，又作羅道本，又作羅貫中。三國演義，舊有傳本，經他增修乃愈佳。

（一一）

施耐菴，事迹無可考。今所傳水滸，大抵原有藍本，而爲施所增修。近人所作施耐菴世系考，其言不甚可信。

（一二）

遼、金詩歌、「散文」作者，已略見第八章第一節。除耶律氏、蕭氏、完顏氏而外，其他皆爲漢人，而以趙秉文、元好問等人爲尤著。今略述如下。

（一三）

宇文虛中，字叔通。成都人。宋黃門侍郎，以出使留金，官翰林學士。以能文著稱。

（一四）

趙秉文，字周臣，號閒閒老人。滏陽人。金禮部尚書。五言詩有晉人風格。書法絕佳。爲當時人所不及。

（一五）

王若虛，字從之。藁城人。金翰林。以能文著稱。

（一六）

元好問，字裕之，號遺山。太原人。仕金，官至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後，不仕於元。建野史亭於家，以採訪金文獻爲己任。所著壬辰雜編等書，後來修金史，多取材於此。又輯中州集十卷，中州樂府一卷，爲金文學作品的總匯。

元遺山有妹，爲女道士，美而能文。有某貴人欲娶他，先問遺山；遺山云：『當由妹自決』某往訪遺山妹，適遇在補天花板，相見後，某問『近日新作何詩？』遺山妹隨口答云：『補天手段暫施張，不許纖塵落畫堂。寄語新來雙燕子：「移巢別處覓雕梁。」』此詩雙關兩意。某貴人無言而退。

（一七）

耶律楚材，字晉卿，號湛然居士。本遼後裔，仕元，爲中書令。以能詩著稱。有湛然居士集。楚

材子耶律鑄，字成仲，有雙溪醉隱集，趙著序謂爲『生長北溟，十三作詩歌，下筆便入唐人之閫奧』云云。有高城曲爲十二歲時作。曲云：『城高三百尺，枉教人費力。賊不從外來，當察城中賊。』水平橋，十八九歲時作。詩云：『洞簫吹罷思無聊，卻下閒庭弄柳條。寂寂小園春晝永，一聲啼鳥水平橋。』

（一八）

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號靜修。元初隱居不仕。有題宋理宗南樓風月橫披詩二首，其一云：『物理興衰不可常，每從氣運見文章。誰知萬古中天月，只辨南樓一夜涼。』按，宋太祖有詠月詩云：『才到中天萬國明。』又，理宗嘗畫『風月南樓』橫披並有詩云：『併在南樓一夜涼。』故靜修如此云云。這可見文學與國運的關係。

（一九）

孤碧窗，江西人。京口天慶觀道士。有哀被擄婦詩，是悲漢女被胡人擄去者。詩云：『當年結髮在深閨，豈料人間有別離。到底不知因色誤，馬前猶是買胭脂。』

（二十）

吾邱衍，字子行，號竹房，又號竹素，又號貞白。錢塘人。隱居教書爲生。自居樓上，學童坐樓下，有客來，由學童通報，不得允許，不能上樓。一日，廉訪使徐琰聞衍名，親自往訪，衍從樓上呼琰道：『這樓何敢當貴人登！願明日還訪。』琰笑而去。然明日衍竟不還訪。

黃子久，爲元初著名畫家。一天，同客遊孤山，聽見湖中有笛聲，子久道：『此是鐵笛聲。』子久自取鐵笛吹而下山，遊湖者吹笛上山，兩人一上一下，彼此不相顧，各自吹笛而去。遊湖者爲吾邱衍。

吾邱衍詩如答沈堯道贈梨花云：『山中折花搖白雲，一枝贈我寒食春。薄籠隔晴不須捲，恐隨蝴蝶飛成塵。』

（二一）

陳孚，字剛中。台州臨海人。少年時爲和尚，一日，題詩於父友某君壁，某君見詩，說道：『此和尚想回俗，』便邀住家中，叫他留髮。半年，把女兒嫁他。但爲岳母及妻兄弟所不容，不得已

攜妻入京。當時名公巨卿，交相推舉，便入翰林，後爲交趾副使，有安南紀事詩。

（二二）

宋无，字子虛。有鯨背吟二十二首，每首末句借用古人成句，爲遊戲詩之一種，開明人山歌夾竹桃之端。如撓沙云：『萬乘龍驤一葉輕，逆風寸步不能行。如今閣在沙灘上，野渡無人舟自橫。』

（二三）

虞集，字伯生，號道園。本蜀郡人，宋丞相虞允文五世孫，自其父僑居臨川之崇仁。集官至奎章閣侍書學士。詩文爲一時文壇領袖。

集少時與其弟虞槃分書舍爲二室，左室書陶淵明詩於壁，題曰『陶菴，』右室書邵堯夫詩於壁，題曰『邵菴，』故後人又稱虞集爲邵菴先生。

伯生在翰林時，有聽雨詩云：『屛風圍坐鬢毿毿，銀燭燒殘照暮酣。京國多年情盡改，忽聽春雨憶江南。』又有風入松詞，末句云『報道先生歸去也杏花春雨江南。』與詩同意。當

時機坊織其詞於帕上，爲人所重。張仲舉詞云：『但留意江南杏花春雨，和淚在羅帕。』

伯生晚年送其子至羅浮爲官，半途遇雪，作蘇武慢詞若干首，題曰鳴鶴餘音，多出世遺俗之想，可代表其思之一斑。其一首云：『自笑微生，凡情不斷，輕棄舊磯垂釣。走馬長安，聽鶯上苑，空負洛陽年少。玉殿傳宣，金鑾陪宴，屢草九重丹詔。是何年夢斷槐根，依舊一簑江表。天賜我萬疊雲屏，五湖烟浪，無限野烟沙鳥。平明紫閣，日宴元洲，晞髮太霞林杪。蒼龍騰海，白鶴銜霄，顛倒一時俱了。望淸都獨步高秋，風露洞天初曉。』

（二四）

趙孟頫，字子昂，號松雪，湖州人，宋同姓。入元，官翰林學士承旨。善書，能詩。其妻管道昇善畫竹。並著名藝林。但子昂以趙宋後裔而作元代官，爲人所不取。

當元盛時，揚州富人趙氏，有明月樓，請人作聯，多不合意；後來趙子昂過揚州，趙某設筵款待，所用皆是銀器，主人出紙筆請子昂作聯，子昂隨手寫云：『春風閬苑三千客，明月揚州第一樓。』主人大喜，把席上銀器全贈與子昂。

入元後，子昂家產已廢，生計淸貧，一日，有二道士登門求書，先由僕人通報道：『有兩居士在門前求見相公。』子昂怒道：『甚麽居士？香山居士麽？東坡居士麽？這些吃素的風頭巾，甚麽也稱居士？』管夫人聽見，對子昂道：『相公不要怎地焦燥！有錢買得物事。』便招呼兩道士進來相見後道士拿出銀十錠說：『送與相公作潤筆之資，今有菴記，是牟教授作，求相公書。』子昂高聲呼僕人道：『將茶來與居士喫！』乃與談笑多時而去。

（二五）

管道昇，字仲姬，一字瑤姬。吳興人。詩畫皆不學而能。有漁父詞四首。其一云：『人生貴極是王侯，浮利浮名不自由。爭得似，一扁舟，弄月吟風歸去休。』有相勸偕隱之意，爲人所稱道。又畫墨竹寄子昂，自題云：『夫君去日竹初栽，竹已成林君未來。玉貌一衰難再好，不如花落又花開。』

（二六）

雪菴和尚，俗姓李，字玄暉。大同人。能書，能詩。嘗代酒店寫招牌，爲趙松雪所見，驚道：『當

代書法沒有能及我的，何此字乃過於我？』後來問明是雪菴和尚寫，乃勸他還俗，薦於文宗，復姓李，官至昭文館大學士。

雪菴有題買田券云：『賣與買人誰是主？一犂春雨鵓鴣啼。』

（二七）

與恭，字行己，號懶禪。餘姚九功寺僧。與趙松雪同時。有思母詩云：『霜隕蘆花淚濕衣，白頭無復倚柴扉。去年五月黃梅雨，曾典袈裟糴米歸。』此詩思想與其他一切釋氏不同。

（二八）

小雲石海涯，畏吾人，爲元初功臣阿里海涯之孫。父名貫只哥，雲石因以貫爲姓。號酸齋。元人著述稱爲貫雲石，又稱爲貫公。官至翰林學士。

阿里海涯本一武人，以平宋有功，任意擄掠，嘗以降民三千八百戶收沒爲家奴，可想見其橫暴。及至小雲石，完全華化，善書能詩，兼工作曲。著有酸齋集。

酸齋有蘆花被詩，原序云：『僕過梁山泊，有漁翁織蘆花爲被，僕尚其清，欲易之以綢者。

翁曰：「君尚吾清，願以詩輸之。」遂賦，果卻絹。』詩云：『採得蘆花不涴塵，翠簑聊復藉爲茵。西風刮夢秋無際，夜月生香雪滿身。毛骨已隨天地老，聲名不讓古今貧。青綾莫爲鴛鴦妒，款乃聲中別有春。』酸齋得蘆花被，自號蘆花道人。

酸齋罷官後，居杭州，賣藥於市，人多不識。

酸齋一日遊虎跑泉，遇衆人聚會賦詩，以『泉』爲韻，一人吟哦不就，但云『泉！泉！泉！』酸齋信口代作云：『泉泉泉！亂迸珍珠個個圓，玉斧砍開頑石髓；金鉤搭出老龍涎。』衆人驚問道：『公是貫酸齋麼？』酸齋答道：『然！然！然！』乃邀與歡飲而散。

（二九）

歐陽玄，字原功，號圭齋，潭州瀏陽人。官翰林學士承旨。爲元代著名『散文』作者之一。

（三十）

黃溍，字晉卿，婺州義烏人。官侍講學士。以『散文』著名，也能作詩。

（三一）

柳貫，字道傳，浦陽人。官至翰林待制。自號烏蜀山人。『散文』與黃溍齊名。

（三二）

馬祖常，字伯庸，號石田。本爲永古特部人，居靖州天山，他高祖爲鳳翔兵馬判官，子孫卽以馬爲姓。祖常父所作詩名樵隱集，祖常有石田集，中多兄弟唱和之作。今人陳垣考定馬氏世爲耶穌教徒。

（三三）

楊載，字仲宏。浦城人。以能詩著名。其時諸名人同賦宗陽宮老君台望月詩，推仲宏爲首唱。詩云：『老君台上涼如水，坐見冰輪轉二更。大地山河微有影；九天風露寂無聲。蛟龍並起承金榜；鸞鳳雙飛載玉笙。不信濁流三萬里，此身今夕到蓬瀛。』

（三四）

范梈，字亨父，一字德機。清江人。以能詩著名。嘗有蒼山感秋詩，首四句云：『蒼山秋意長，池館靜而悶。雨止修竹間，流螢夜深至。』清王士禎酷愛『雨止修竹』兩句。

（三五）

揭傒斯，字曼石。龍興富州人。官至翰林侍講學士。以能詩著名。而高郵城一首尤自以爲得意之作。又有秋雁云：『寒向江南暖；飢向江南飽。莫道江南惡，須道江南好。』因此時北人多南來，而又輕視南人。故曼石作此詩，大有寄託。

（三六）

吳萊，字立夫。浦陽人。以能文著名。早慧，十八歲擬諭日本書，時人謂爲有終軍、王褒之風，又以比司馬相如諭蜀文。

（三七）

三寶柱，字廷珪。色目人。以才學著名。嘗官浙省郎中，寫詩四句於門屏上云：『逆刮蛟龍鱗，順捋虎豹尾。若將二技論，尤比干人易。』他的意思是在杜絕人家的請求，剛直可取。詩雖不佳，然是色目人本來面目。

（三八）

薩都剌，又作薩都拉，字天錫，號直齋。本回回人，後居雁門，稱雁門人。或又謂本朱氏子，冒稱西域回回人，今人陳垣已辨其不確。以能詩著稱，而略失於粗豪，正是西域人本色。

薩天錫以賦宮詞著名，有四時宮詞，別有宮詞絕句。其一首云：「楊柳樓心月滿牀，錦屏繡褥夜生香。不知門外春多少，自起移燈看海棠。」

（三九）

楊維楨，字廉夫，號鐵崖，後號鐵笛。會稽人。以「樂府」負盛名於一時。然其詩雜而不純，且流於艷冶，人品詩品皆不高。

鐵崖嘗飲於娼家，脫妓女鞋，將酒杯放鞋中，傳遞於座客，稱為「鞋杯。」可想其人品。

鐵崖遊松江，夜宿普門寺，被賊偷去行李。天明，家人報告鐵崖，鐵崖方作詩，不肯停，答道：「老鐵在此，區區之物，又何足恤！」

鐵崖寓金粟道人家，每食，主人以芙蓉金盤盛佳釀，命美妓捧出，鐵崖出對云：「芙蓉盤捧金莖露，」誰能對，便以金盤相贈。一妓對云：「楊柳人吹鐵笛風。」鐵崖果把金盤贈他。

鐵崖作西湖竹枝詞，一時和者極多，凡所謂名公、巨卿、騷人、逸士、以至閨閣、方外，幾無不有和作。可想見其交遊之盛。

鐵崖晚年居松江，家有四妾，名竹枝、柳枝、桃花、杏花，皆善歌，鐵崖嘗乘一大船，載妾出遊，每至一處，豪富之家爭相延致。時人有詩嘲他云：『竹枝、柳枝、桃杏花。吹彈歌舞撥琵琶。可憐一個楊夫子，變作江南散樂家。』

（四十）

薛蘭英、蕙英姊妹，吳郡米商女。與楊鐵崖同時。鐵崖作西湖竹枝詞，和作百餘家，刻版行世，薛氏姊妹在書肆得見，笑道：『西湖有竹枝曲，東吳獨無竹枝曲麼？』乃作姑蘇竹枝曲十章。

（四一）

韓氏，士人郭暉妻。郭暉寄家書，誤封一白紙寄去，韓寄詩答郭云：『碧紗窗下折緘封，一紙從頭徹底空。料想仙郎無別意，憶人長在不言中。』

（四二）

道士張雨，字伯雨，別號貞居子。錢塘人。以能詩著稱。時趙松雪字仲穆，善畫蘭，伯雨題其畫云：『滋蘭九畹空多種，何似墨池三兩花。近日國香零落盡，王孫芳草遍天涯。』仲穆見而慚愧，便不復作。

（四三）

高明，字則誠，永嘉平陽人。作琵琶記爲『南曲』之祖。

今人皆知高明爲戲曲名家，而不知他善作詩，他和趙子昂題岳王墓詩，陶南村輟耕錄評爲『讀此詩而不墮淚者幾希』云云。可知其感人之深。詩云：『莫向中原歎黍離！英雄生死係安危。內庭不下班師詔，朔漠全歸大將旗。父子一門甘仗節，山河萬里竟分支。孤臣尙有埋身地，二帝游魂更可悲。』

高明又有題靑山白雲圖詩，幷跋，也可見他朋友間情感的深厚。詩云：『昨夜山中宿雨晴，白雲綠樹最分明。茅堂早起無他事，去看溪南新水生。』跋云：『此余往日在越中寄倪君

仲權之詩。今十餘年矣，意其不投之苦海，則亦當供醬蒙矣。仲權乃裝潢爲卷帙，列之於諸名勝間，矧當時事轇轕，世方以斯文東高閣，而仲權於朋友之片言隻字，亦無遺去：亦可見其好尙之淸，交道之厚，而不爲世變所移者也。惜余之學問名位，視往日不少加進，徒負故人期待之意耳。展卷一覽，慨歎不已，因書於左方以自警云。』

（四四）

張玉娘，字若瓊。松陽人。許字表兄某，不果而卒。著有蘭雪集，後人以爲可比朱淑眞的斷腸詞。

（四五）

倪瓚，字元鎭。無錫人。自稱懶瓚，又稱倪迂，又號雲林。以善畫著名。詩也平淡淸遠，和他人品相似。

雲林生當元末東南大亂，散棄家財，買舟來往於松陵、笠澤間，陸莊有蝸牛廬，爲雲林所常棲止處。

雲林性喜清潔，所居閣前梧石，每日命人洗滌，青苔滿庭，平滑可坐，每遇落葉，必命童子用針綴竿頭刺出，不讓他點壞青苔。

他家堂匾「雲林」二字，「雲」字摹天台白雲寺額；「林」字摹廬山東林寺額，皆是王羲之得意之筆。

至明初，雲林田產已經散盡，而官吏還逼他納稅，不得已，逃入蘆洲中，焚香自適，因香氣爲偵者所知，被捉入獄。每遇獄卒遞飯，必叫他高舉過眉，獄卒問他何故，雲林道：「恐你唾沫濺入飯中。」獄卒怒，把他瑣在便桶邊。後經他人勸解始免。雲林憤恨成疾。

雲林老年遊歷江湖，多寄居道院、僧廟，明洪武七年還鄉，但已無家可歸，借居親戚鄒惟高家。此年中秋，鄒家開筵賞月，雲林因脾胃病，戒酒，凄然不樂，作中秋詩云：「經旬臥病掩柴扉，岩穴潛神似伏龜，身世浮雲渡流水；生涯煮豆爨枯萁。紅蠶捲碧應無分；白髮悲秋不自支。莫負樽前今夜月，長吟桂影一伸眉。」不久便死於鄒家。

雲林有題畫詩云：「蕭蕭風雨麥秋寒，把筆臨摹強自寬。賴有□君相慰藉，松肪筍脯勸

加餐。』此詩集中不載，見於所畫眞蹟中，爲王漁洋所賞。

（四六）

王冕，字元章。諸暨人。自號煮石山農。性毫放不羈，嘗戴高帽，披綠蓑，著長齒屐，擊木劍，行歌於市，人以爲狂。

元章嘗買舟東下，渡大江，入楚、淮，歷覽名山大川，遇奇人、俠客，與談古豪傑事，使呼酒共飲，慷慨悲歌。

冕性喜畫梅，每畫必題詩，有題畫梅詩云『獵獵西風吹倒人，乾坤無處不生塵。胡兒凍死長城下，始信江南別有春。』或以此詩爲刺時，王冕畏禍，一夜遁去。又一說題畫梅詩爲『冰花個個圓如玉，羌笛吹他不下來。』

王冕北遊燕都，居泰不花家，泰不花欲薦冕爲官，冕道：『公眞癡人！不滿十年，此中盡是狐兔遊矣。』

明太祖起事時，訪得王冕，與冕同食粗米飯，且食且談，太祖喜道：『可以共大事。』使爲

諮議參軍，而王冕一夜暴卒。

（四七）

魯琪琳，烏程人。元末隱居不仕。人家向他問作詩法。他口占云：『三百五篇風、雅、頌，世人能讀，少能覹。吟咏須得自情性；雕琢反愁失肺肝。春草池塘中造化；梅花香影外波瀾。熟參熟究工夫到，始信仙凡共一丹。』

（四八）

張簡，字仲簡。吳郡人。自號白羊山樵。饒介之守吳時以醉樵歌爲題徵詩，仲簡取第一，高季迪第二。仲簡得贈黃金一餅。

（四九）

丁鶴年，字鶴年，一字永庚。本西域人，世居中國。鶴年詩在當時西域人中爲尤佳。元末世亂，遷徙無常，曾居武昌，故爲武昌人。鶴年有孝行，世稱爲丁孝子。

（五十）

迺賢，合魯人。「合魯」又譯作「葛邏祿，」意譯為「馬。」迺賢字易之，故又稱合魯易之，又稱馬易之。迺賢，清人又改譯為納新。許多名字，其實只是一人，其在中國，居南陽便稱南陽人。後居鄞，又稱鄞人。著有金臺集。

（七）明代文學作者的故事

（一）

劉基，字伯溫，青田人。明開國謀臣。所作詩雄渾高古，能掃除元季纖弱習氣，為當時所推重，實則除摹古外他無可取。

（二）

宋濂，字景濂，浦江人。元末嘗入仙華山為道士，明初官至翰林學士。詔修元史，充總裁。為明初文壇領袖。

（三）

王褘，字子充，義烏人。與修元史。後使雲南，抗節死。詩文與宋濂齊名。明太祖嘗謂宋濂：

『浙東才人，惟卿與王褘』云云。

（四）

王彝，字常宗。嘉定人。詔修元史。自元季以來，楊鐵崖以才傾動東南，文人紛紛仿效。號爲『鐵體』，常宗獨作文妖一篇痛罵鐵崖。

（五）

錢宰，字子予。會稽人。明初詔修禮樂書。賦早朝詩云：『四鼓鼕鼕起著衣，午門朝見尙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因此被遣歸。

（六）

高啓，字季迪，號青邱。長洲人。洪武初詔修元史，後因事被殺。世傳季迪以題宮女圖詩而遭猜忌，因得殺身之禍。詩云：『女奴扶醉踏蒼苔，明月西園侍宴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

（七）

王旬，字子宣。有宮詞云：『南風吹斷採蓮歌，夜雨新添太液波。水殿雲房三十六，不知何處明月多。』仁和俞友仁見此詩，稱爲唐人得意句，便以妹嫁他。按此事或誤作王叔明事。

（八）

胡閏，字松友。鄱陽人。少讀書古祠中，畫松於壁，題詩云：『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神物。』明太祖因平陳友諒經過鄱陽，見詩，大喜，後胡閏舉秀才，入見帝，帝謂閏云：『此題詩鄱陽廟壁者耶？』

（九）

許繼，字士脩。寧海人。自號觀樂生。作詩九章以言志，稱爲觀九樂詠。所謂九樂：一青天，二白雲，三初日，四霽月，五丹霞，六滄海，七遠山，八澄淵，九古書。

（十）

袁凱，字景文，號海叟。松江華亭人。洪武時被徵爲御史，因對問，爲太祖所忌，託病免官歸。海叟詩在明初與劉基、高啓相頡頏，而超出其他作者之上。

海叟嘗作白燕詩，時人稱爲『袁白燕，』他故居在松江東門外，後人就其遺址建白燕菴。

海叟嘗作楊白花詩，有人進讒於太祖道：『欲種楊樹於深宮，將蒔花蕚於何地？』海叟自知難免於禍，便假託瘋狂，騎烏牛往來九峯、三泖間。太祖果使人密察海叟，海叟對使者一言不發，但唱月兒高一曲。太祖以爲眞瘋，乃免。

（一一）

袁敬所，原不知何名，因建文事改名，流落江湖。嘗於酒後題五柳圖云：『藜杖芒鞋白布裘，山中甲子自春秋。呼兒檢點門前柳，莫遣飛花過石頭。』題罷，擲筆悲吟，繼以灑淚。旁有江右布商識敬所，呼云：『此吾鄉某編修，何爲在此？』敬所急掩布商口，使勿言，不顧而去。

按合觀袁敬所、高啓、袁凱三事，可見明初文字禍極烈。然此種文字禍，只是帝王猜忌文人關係，而非種族關係，與清代文字獄又不同。

（一二）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官至華蓋殿大學士。明宏治間李夢陽、何景明等作復古運動，風靡一時；而李東陽提倡復古，更在何、李之前。此種復古運動，毫無足取，然在當時確是文壇上一種變化。

（一三）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號六如居士。吳縣人。宏治時舉南京鄉試第一，因事入獄，放歸。自此放蕩不羈，佯狂玩世。

伯虎以畫著名，雖有詩，然不佳。平日以賣畫爲活。嘗有詩云：『領解皇都第一名，猖披歸臥舊茅衡。立錐莫笑無餘地，萬里江山筆下生。』又云：『青山白髮老癡頑，筆硯生涯苦食艱。湖上水田人不要，誰來買我畫中山！』

伯虎嘗與友登山宴集，忽來一乞兒，自稱能詩。衆人命其試作。乞兒先書『一上』二字，衆人大笑，乞兒繼書云『一上，一上，』復書云『又一上，』乃成爲一句。復書云：『一直走到高山上。舉頭天小日月低，四海五湖皆在望。』衆人大驚，招與同飲，盡歡而散。

伯虎,他項故事尙多,大概都是滑稽玩世,今不多述。

（一四）

祝允明,字希哲,號枝山。長洲人。與唐伯虎同時。唐六如畫,祝枝山書法,稱爲一時絕品。枝山雖能詩,然不佳。

（一五）

顧璘,字華玉,先世吳縣人,遷居南京,官至尙書。李夢陽、何景明未成名時,頗得華玉宏奬。祝枝山著觀雲賦,唐六如著廣志賦,華玉每對客誦讀。

華玉遇富貴人則故意傲慢,人無可如何,遇山林寂寞之士,則又屈己延待。嘗至杭州訪孫太初,幅巾道服,放舟湖上,一夜,見有船泊斷橋下,船上一僧一鶴一童子,方在煑茶,華玉道:此必是孫太初,移舟相就,果是太初,便與訂交。

（一六）

李夢陽,字天賜,更字獻吉,號空同子。慶陽人。官至尙書,以劾劉瑾致仕。

獻吉詩文與何仲默同爲復古領袖。

（一七）

何景明，字仲默，號大復山人。信陽人。官吏部員外，爲陝西提學使。

何景明與李夢陽、徐楨卿、（字昌穀）邊貢、（字廷實）康海、（字德涵）王九思、（字敬夫）王廷相、（字子衡）號『七子』又稱爲『宏治七子』

（一八）

王愼中，字道思，號遵巖。晉江人。以『散文』著名。

（一九）

唐順之，字應德，一字義修。武進人。世稱爲荊川先生。『散文』與王遵巖齊名。

（二十）

茅坤，字順甫，號鹿門。歸安人。今所傳唐、宋八家文，爲臨海人朱伯賢所定本只六家，（三蘇合爲一家）鈔本大約爲王遵巖、唐順之所甄錄，至茅鹿門才刻板行世。今人多認爲茅氏

所選。

（二一）

歸有光，字熙甫，學者稱爲震川先生。崑山人。『散文』善於描寫家庭間瑣碎事。爲人風貌秀美，富於情感，嘗爲湖州長興縣令，聽訟時，引兒童婦女，與作吳語，務得情，可解則解。方望溪論震川文云：『震川之文，發於親舊，其人微而語無忌者，蓋多近古之文。不修飾而能情辭並得，使覽者惻然有隱，其氣運蓋得之子長，故能取法歐、曾而少更其形貌耳。』

（二二）

李攀龍，字于鱗。歷城人。與王世貞、（字元美）謝榛、（字茂秦）梁有譽、（字公實）宗臣、（字子相）徐中行、（字子與）吳國倫（字明卿）稱『七才子』，又稱『嘉靖七子』。

此時文壇黨派之習已盛，不但異派者互相攻擊，即同派者也自起衝突。當『嘉靖七子』結社之初，李王名猶未盛，推謝茂秦爲首，後于鱗以茂秦是所謂『布衣』而反居士大夫之上，感覺不安，乃投書與絕交，於是元美別定『五子』，削去茂秦姓名。又有『後五子』『廣

五子』『續五子』『末五子』之稱，最後推廣到『四十人』，而茂秦終被屏除。當時紛爭的情形如此，可發一笑。

（二三）

鄭若庸，字中伯，崑山人。善作曲。嘗游南京，作玉玦記，訕笑妓院，一時諸妓生涯大爲冷落。妓院大恐，乃集數百金別求人作繡襦記以雪此恥，其生涯又恢復原狀。

（二四）

徐渭，字文長，山陰人。能詩文，善書畫。少負奇才，而不諧於俗，佯狂玩世，落魄無聊。晚年，或持斧自擊頭面，或以錐自刺兩耳，後竟以不得志而死。爲明代文學界一異人，流傳故事甚多。然不盡可信。袁宏道作徐文長傳，敍文長生活頗詳。

（二五）

梁辰魚，字伯龍，崑山人。所作詞曲妙絕一時。其同邑魏良輔善歌，能變『南曲』而爲『崑腔，』辰魚撰浣紗記，付他爲時人所賞。王元美有詩云：『吳閶白面冶遊兒，爭唱梁郎雪豔

詞。』可想見他流傳之盛。

與魏梁同時，有陸九疇、鄭思笠、包郎郎、戴梅川等人，皆善唱『崑曲。』，按此數人姓名今已絕無人知道。

（二六）

朱孟震，字秉器，新淦人。隆慶時嘗結淸溪詩社，一時詩人多與唱和。

（二七）

臧懋循，字晉叔，長興人。善於評曲。嘗選刻元曲選，又刻楊廉夫所作四遊記彈詞，（仙遊、夢遊、俠遊、冥遊。）元人雜劇賴他保存的不少。

（二八）

湯顯祖，字義仍，臨川人。以作牡丹亭曲本著名。玉茗堂四種中以牡丹亭尤爲情詞懇摯。當時有人勸他講學，他答道：『諸公所講的是性，我所言的是情。』當時有婁江女子俞二娘，酷愛此曲，爲之傷心而死。義仍有詩云：『畫燭搖金閣，眞珠泣繡窗。如何傷此曲，偏只在婁

江！』又七夕答友詩云：『玉茗堂開春翠屏，新詞傳唱牡丹亭。傷心拍徧無人會，自掐檀痕教小伶。』

義仍又有紫簫殘本，身後被其仲子開遠焚棄。

（二九）

袁宗道，字伯修，公安人。論詩文力排李（攀龍）王（世貞）於唐取白居易，於宋取蘇軾，自名所居爲白蘇齋。與弟宏道、（字無學）中道（字小修）皆以能文著稱，號『公安體。』如宏道西湖詩云：『一日湖上行，一日湖上坐，一日湖上住，一日湖上臥。』可見一斑。『公安體』本欲矯李、王之弊，但末流所趨，又變爲空疎浮泛，而爲世所詬病。

（三十）

鍾惺，字伯敬。譚元春，字友夏。二人皆竟陵人。此時『公安』勢力已衰，鍾、譚繼起，號『竟陵體。』『公安』『竟陵』皆無足取，朱竹垞且指爲亡國妖孽。其言云：『萬歷中「公安」矯「歷下」（指李于鱗）「婁東」（指王元美）之弊，倡淺率之調，以爲浮響；造不根之

句，以爲奇突用助語之辭，以爲流轉著一字務求之幽晦，構一題必期於不通。詩歸出（譚元春有詩歸）而一時紙貴。閩人蔡復一等既降心以相從，吳人張澤、華淑等復聞聲而遙應，無不奉一言爲準的，入二豎於膏肓，取名一時，流毒天下，詩亡而國亦隨之矣。』讀竹垞此言，可知文學與國運的關係。

（三一）

殷仲春，字方叔，秀水人。隱居郭西，躬耕度日。暇時便吟詩自遣。陳仲醇（繼儒）贈詩云：『卻羨白頭殷處士，鶉鴣聲裏獨耕田。』方叔雖不以能詩著稱，然在當日詩人中品格高於『公安』、『竟陵』諸人。

（三二）

馮夢龍，字猶龍，長洲人。以纂輯小說俚曲著名。有情史、智囊、醒世恆言、警世通言、喻世明言等小說。又掛枝兒小曲相傳爲夢龍作，大約是夢龍搜集原有民歌而改成的，不必是夢龍創造。掛枝兒不知何所取義，其中錯認一首云：『月兒高，望不見我的乖親到。猛望見窗外兒

花枝影亂搖。低聲似指我名兒叫。雙手推窗看，原來是狂風擺花梢。喜變做羞來，羞又變做惱。』此首大意與會眞記中『待月西廂下』一詩完全相同。詩云：『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

（三三）

黎遂球，字美周。番禺人。崇禎初與同人詠黃牡丹，美周詩居第一。時人稱爲『黃牡丹狀元。』明代詩社盛行，觀此事可見當日風氣之一斑。

（三四）

熊開元，字元年，號魚山。嘉魚人。天啓進士。明亡後，爲僧，名正志，號檗菴，居蘇州華山，有華山紀勝集。擊筑餘音，通稱爲『道情，』謂系歸莊作，今人考定爲魚山作。華山紀勝集中穿雲棧云：『盡日癡雲谷口封，倦還飛鳥亦迷蹤。何如近借齋廚鉢，鞭起耕烟白耳龍。』

（三五）

黃周星，字九烟。上元人，崇禎十三年進士。明亡後，改名黃人，字略似，號圃菴，又號笑蒼道

人。布衣素冠，寒暑不改。與人一言不合，便開口漫罵。嘗有詩云：『高山流水詩千軸；明月淸風酒一船。借問阿誰堪作伴？「美人才子與神仙。」』

九烟七十歲時，一日，忽仰天歎道：『嘻！而今不可以死乎！』便自作墓誌銘，又作解脫十二章，與妻子訣別，取酒痛飲，大醉，投水而死。時爲五月五日。

九烟詩如雨花台云：『披髮何時下大荒？河山舉目共淒涼。客來古寺談秋雨；天爲幽人駐夕陽。去國屈原終婞直；無家李白只佯狂。百年多少憑高淚每到西風灑幾行。』

（三六）

鍾曉，字人雅。不知何處人。崇禎末年，流寓崑山，混跡市肆，屢變姓名。雖不得一飽，而吟詩不輟。得句，便用白紛寫於人家牆上，每爲人所憎恨。一日，飲酒大醉，沈水而死。

鍾曉所作詩如春愁云：『虛館春愁鬢欲彫，更緣多病暗無聊。箏思出土猶藏甲；柳學迎風漸折腰。盡說黃金長不壞；那知碧血最難消！何須西土蘇台望一笛殘陽舊六朝。』似爲國亡後所作。

（三七）

董樵，字亦樵。萊陽人。國亡後，遷居文登海濱，擔柴入市，買米而歸。人不知他住處。有文登縣紳士聞亦樵名，守在路上，待亦樵來，起立與語。亦樵棄薪路旁，云：『我今禿頭，當回去取冠來。』言罷自去，竟不復來。從此也不再入市。

亦樵詩如詠懷云：『蘭生託層巖，幽獨鮮人知。正當揚葩候，所遇非其時。採採桃李花，乃在山之蹊。豈不豔目前，難免達士嗤。珍重語國香：「長守貞潔姿。」』

按明亡後遺民為僧投水的甚多，今錄熊開元以下四人以概其餘。

（八） 清代文學作者的故事

（一）

清代文學作品於歷代中為最富，而作者也最多。遺聞逸事，幾有述不勝述之概。今但就最著名的作者，及比較有關係的故事，略記一二，以為代表。其他不暇多述。

（二）

侯方域，字朝宗，號雪苑。河南商丘人。明戶部尚書侯恂之子，故當時與方以智、（字密之）冒襄、（字辟疆）陳貞慧、（字定生）並稱為『四公子。』明亡後奉父歸鄉里，曾一應舉。清順治十一年卒年三十七歲。

朝宗少年縱情聲色，慷慨尚意氣。時懷寧人阮大鋮，本為魏忠賢義兒，忠賢敗後，大鋮匿居南京，暗中運動復出用事，為當時名士陳定生、吳次尾等所反對，昌言攻擊。大鋮知朝宗與兩人為友，便託人聯絡朝宗，藉此交接兩人，而被朝宗所拒絕。其時大鋮家有優伶，能演大鋮所撰燕子箋，適諸名士因試事集於南京，朝宗置酒高會，徵阮家伶人演戲。大鋮甚喜，以為有機可乘，便吩咐伶人去演戲，一面叫他僕人去探聽消息。方開演時，諸人都稱好，阮僕歸報大鋮，大鋮益喜。後來談到時事，便大罵大鋮不絕口，大鋮聞信大怒，而尤恨朝宗等三人。後來福王立於南京，大鋮用事，欲盡殺黨人以報舊怨。捕定生入獄，次尾亡命，朝宗連夜出走，渡江依鎮帥高傑而免。

當大鋮想聯絡朝宗時，朝宗方戀一妓女李香君，香君知書，有俠氣，鄙夷大鋮而傾倒朝

宗。清初孔尚任的桃花扇，卽搬演南都覆亡的故事，而以侯朝宗、李香君爲重要角色。

朝宗『散文』豪邁不羈，極爲當時人所推重。王士禎云：『近日論古文，率推侯朝宗爲第一，遠近無異詞。』邵長蘅云：『朝宗爲柳、韓之文於舉世不爲之日，遂以古文雄視一世。』然同時也有人說他過於草率。金左祖云：『朝宗已自成一家，惜得名差早，未暇鍊句耳。』杜濬云：『朝宗後出才俊，而根柢不堅，火色不老。』

清初人多推重朝宗，而後來便以侯、魏、汪三人並稱。四庫書目提要云：『侯方域之文，才人之文；魏禧之文，策士之文；汪琬之文，儒者之文。』此言甚確當。

（三）

魏禧，字冰叔，一字叔子。江西寧都人。兄名際瑞，字善伯。弟名禮，字和公。皆以能文著稱，號爲『寧都三魏。』叔子軀幹修偉，有才略，善於料事。明末流賊漸熾，亂勢已成，然因太平日久，一般人都不以爲意，獨叔子憂大亂將至，乃移家於翠微峯。峯離寧都四十里，高百餘丈，四面陡絕，只有一路可上。叔子遷居峯上，他的朋友如彭士望、林時益等相繼挈妻子來依。後數年，

寧都遭寇，而翠微峯獨完。

叔子與友人居翠微峯上，相與肆力於文學，叔子喜讀史，尤喜讀左傳及老蘇文，爲文淩厲雄傑，如遇忠孝節烈事，尤能描寫得淋漓盡致。

叔子年四十時天下已定，乃出游江、淮間，交一時文人奇士。淸康熙十八年，被舉博學鴻詞，苦辭不赴。後二年，因赴揚州故人約，卒於儀徵。年五十七。

（四）

汪琬，字苕文，號鈍翁，又號堯峯。長洲人。順治十二年進士。康熙時舉博學鴻詞。與修明史。不久，卽稱疾南歸，隱居堯峯，讀書自樂。年九十六，卒於家。

堯峯文在三家中才力不及朝宗、叔子，而修飾涵養比較的有工夫。邵長蘅云：『三家之文：侯氏以氣勝，魏氏以力勝，汪氏以法勝。可謂作者。』宋犖云：『汪氏文有不盡之意，含吐言表，譬之澂湖不波，風日開麗，而帆檣容與』云云。

堯峯喜讀震川文，嘗作震川年譜，隱然自謂接震川一派。爲文確與震川相近。

（五）

王猷定，字于一，號軫石。江西南昌人。少時倜儻自豪，聲色、狗馬、博奕、神仙之事，無所不好，因此傾家。晚年寓浙中西湖僧舍，落魄以終。

汪琬稱軫石文：『沈雄閎肆，激鬱纏綿，類司馬子長，雖韓、柳不能過』云云。可想見其爲當時人所推重。

軫石作文不輕落筆，意之所至，滔滔汩汩，意所不至，不復强爲，往往經歲不成一字，故能與有所爲而作者不同。

（六）

錢謙益，字受之，號牧齋。江南常熟人。明末官禮部尚書，清順治定江南，謙益出降，爲禮部侍郎，因此爲人所不取。雖詩文在明、清之間爲一時作者，然因人品卑下，故文格終不能高。

牧齋晚年娶名妓柳如是爲妾，逸聞甚多，今不備載。惟牧齋死後柳以身殉，故論者謂錢不如柳云。

（七）

吳偉業，字駿公，號梅村。江南太倉人，明末爲東宮侍讀，明亡後，退居鄉里，繼爲當局所迫，曾一度出仕於清，而後又自悔，臨卒遺言以僧服爲斂，墓前樹一石，題曰『詩人吳梅村之墓』云云。

梅村詩清華綺麗，尤善於爲長篇紀事詩，以圓圓曲、鴛湖曲等爲著名。

（八）

龔鼎孳，字孝升，號芝麓。合肥人。明末進士，而仕於清。詩文與錢、吳並稱爲『江左三大家』。就詩文論，龔不及吳，吳不及錢；就人品論，牧齋爲下，而梅村情有可原。

（九）

邵長蘅，字子湘，號青門。無錫人。康熙時以『散文』著稱。

（十）

姜宸英，字西溟，號湛園。浙江慈谿人。康熙時以『散文』著稱。

西溟謂友人云：『我輩人人有集，然其詩或傳與否，均未可知；惟當牽連綴姓名於集中，幸有傳者，即所附載之人亦因以顯。』此事可見文人好名之心，並互相標榜之習，雖西溟也不能免。

（一一）

施閏章，字尚白，號愚山。宣城人。『散文』在康熙時與叔子、堯峯相頡頏。詩與宋琬齊名，並稱爲『南施北宋』云。

愚山爲梅聖俞鄉人，然不喜聖俞詩。王漁洋每與他談到聖俞，他總是不應，表示不滿之意。一日，漁洋問云：『「遍舟洞庭去，落日誰家宿？」此是何人詩？』愚山云：『疑是韋蘇州、劉文房。』漁洋云：『此乃君鄉人梅聖俞詩。』愚山爽然自失。

（一二）

愚山嘗製苧帳，題詩帳上，寄林茂之，一時和作甚多，名爲『詩帳』。或一絕云：『斗帳殷勤白苧裁，使君親自寫詩來。孤山處士朝眠穩，曉日烘門懶未開。』

宋琬，字玉叔，號荔裳。山東萊陽人。愚山詩溫柔敦厚，荔裳詩雄厚磊落，並稱為『南施北宋，』而各有所長。

（一三）

王士禎，字貽上，號阮亭，別號漁洋山人。山東新城人。為詩獨標神韻，得溫柔敦厚之旨。漁洋名位顯貴，遊蹤又廣，一時名人多相與唱和，羣相推許，屹然為一代大宗。

漁洋天性敦厚，故所作詩富於感情，於兄弟、朋友分合聚散之際，每有所作，無不低徊往復，一唱三歎。又嘗自述云：『予六七歲，始入鄉塾，受詩，誦至燕燕、綠衣等篇，便覺棖觸欲涕，亦不自知其所以然。稍長，遂頗悟興觀羣感之旨。』於此已可見他是個富於情感的詩人。

漁洋又喜獎勵後進，每遇人有佳句，常吟誦不離口。太倉崔華字不雕，為漁洋門人，有詩云：『丹楓江冷人初去，黃葉聲多酒不辭。』為漁洋所賞，時稱為『崔黃葉。』歷城王苹，字秋史，有詩云：『亂泉聲裏才通屐，黃葉林間自著書，』又云：『黃葉下時牛背晚，青山缺處酒人行，』漁洋又稱為『王黃葉』云。

漁洋香祖筆記中有一則云：『康熙初，士人挾詩文遊京師，必先謁龔端毅（鼎孳）次卽謁長洲汪苕文、（琬）潁川劉公㦷（體仁）及予三人。陽羨陳緯雲（維嶽）初入都，手寫行卷三通置案上。友人問所請。曰：「吏部劉公、戶部汪公、禮部王公也。」友人曰：「吾爲子預卜之：汪得卷，必摘其瑕疵而駁之；王得卷，必取其警策而揚之；劉則一覽輒擲去，無所可否。」已而果然。』按此事可見一時風氣，及三人性情。

漁洋嘗有和李清照漱玉詞，其中兩句云：『郎似桐花，妾桐花鳳。』劉公㦷稱爲『王桐花。』

（一四）

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浙江秀水人。以能詩詞著稱，而其他學術也極淵博。

竹垞嘗有風懷詩，相傳爲自述少年時一種戀愛故事。後編詩集，不肯删去，自謂『寧可死後不祀於孔廟，而不肯删風懷一篇』云。

（一五）

查愼行，字初白。浙江海寧人。以能詩著稱。黃梨洲謂『初白詩可比陸放翁，』王漁洋則謂『奇創之才，初白不及放翁，而綿至之思，放翁不及初白』云。

（一六）

趙執信，字仲符，號秋谷。山東益都人。時王漁洋詩名正盛，秋谷欲別樹一幟與漁洋相抗，嘗著談龍錄、聲調譜等書，謂詩當講法度音調云云，書中多譏諷漁洋的話。然漁洋絕不與較，秋谷也終不能勝漁洋。

秋谷妻爲漁洋甥女，與漁洋本是親戚，而年齡又比漁洋爲少，初本深相引重，後以某事意見不合，乃著書攻漁洋云。

（一七）

納蘭性德，滿洲人。字容若，又名成德，故世多稱爲成容若云。爲大學士明珠之子。性情淡泊，如寒素之士。工爲詩詞，有飲水詩詞集。爲滿洲文人之冠。或謂紅樓夢小說爲演明珠家故事，可成一說。

容若與無錫顧貞觀友善，時吳江吳兆騫因科場事被流於寧古塔，貞觀素與兆騫善，因央容若向明珠營救。容若許而未行，貞觀作金縷曲詞兩首寄兆騫，爲容若所見，感而泣涕，便將此事告明珠，不久，兆騫被赦回。一時傳爲美談。詞云：『季子平安否？便歸來平生萬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誰慰藉？母老家貧子幼。記不起從前杯酒。魑魅搏人應見慣，總輸他覆雨翻雲手。冰與雪，周旋久。 淚痕莫滴牛衣透。數天涯依然骨肉幾家能殼！比似紅顏多命薄，更不如今還有。只絕塞苦寒難受。廿載包胥承一諾，盼烏頭馬角終相救。置此札，兄懷袖。』又云：『我亦飄零久。十年來，深恩負盡死生師友。宿昔齊名非忝竊，只看杜陵窮瘦，曾不減夜郎僝僽。薄命長辭知己別，問人生到此凄涼否？千萬恨，爲兄剖。 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時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詞賦從今須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願得河清人壽。歸日急繙行戍藁，把空名料理傳家後。言不盡，觀頓首。』

（一八）

屈大均，字翁山，番禺人。陳恭尹，字元孝。順德人。梁佩蘭，字藥亭，南海人。三人齊名，稱爲

『嶺南三大家。』

（一九）

孔尙任，字季重，號東塘，又號雲亭山人，山東曲阜人。嘗作桃花扇、小忽雷二傳奇，而桃花扇尤極有名。雖敍麗情，而多致意於興亡之感，故爲傑作。

（二十）

洪昇，字昉思，錢塘人。以作長生殿傳奇著名。當長生殿初成時，在京寓扮演，置酒高會，一時名流咸集，趙秋谷亦至。時方在所謂『國喪』中，例禁演劇，或人素恨秋谷，因將此事告發，於是秋谷與昉思皆被斥逐，昉思乃流離困頓以終。

（二一）

李漁，號笠翁，蘭溪人。寓居錢塘。嘗作風箏誤、愼鸞交、奈何天、憐香伴、比目魚、意中緣、玉搔頭、蜃中樓、巧團圓、鳳求凰等十種曲，皆是喜劇。雖滑稽可喜，然品格不高，遠不及長生殿與桃花扇。

（二二）

蒲松齡，字留仙，號柳泉。山東淄川人。以作聊齋誌異著名。

相傳留仙作聊齋誌異初成，王漁洋欲以千金購爲己有，留仙不肯云云。然今觀漁洋短文實遠出留仙之上，此似不可信。

又俗傳留仙作聊齋時，設茶肆於城外，遇過客，即拉與飲茶，而使講故事，留仙即取以爲著書材料云云。案傳聞如此，也未必盡可信。

或又稱留仙作聊齋，意思在詈罵滿人，書中說到狐狸，每自稱姓胡，胡是指胡人云云。然狐自稱姓胡，已見於晉人小說，不自聊齋始。故此言絕不可信。

（二三）

曹霑，字雪芹，一字芹圃。祖父名寅，字楝亭。爲江寧織造。有楝亭詩鈔，並刻楝亭十二種。雪芹幼年生長於豪華環境中，後隨父北歸，曹氏衰落，雪芹甚至於寄居西郊，啜粥度日云。雪芹作紅樓夢爲清代小說界一名著，今通行本紅樓夢非雪芹一手作成，有他人增補處。

（二四）

方苞，字靈皋，號望溪。桐城人。以『散文』著稱。後世稱為『桐城文』，為清代一大宗。（在望溪時尚未有『桐城』的名稱，到姚姬傳時纔有。）

望溪少與同邑戴名世友善，名世著南山集，多採錄方孝標所記清初事，中有指斥滿人的話，後來被人告發，大興文字獄，所牽連的人極多。因南山集刻板寄存望溪家，故望溪也被牽連。時孝標已先死，名世被殺，望溪入獄，後得赦出。此事與吳興『莊氏史案』，共稱為江、浙間兩大獄。可見當時所謂『文網』之密。

望溪為文以法度為主。以為『周、秦以前文之義法無一不備，唐、宋以後，步趨繩尺，而猶不能無過差』云云。故所作文多平正而不肯軼出於規矩之外。

望溪初至京師時，見時人論文多稱錢牧齋。望溪獨不以為然。嘗私謂友人云：『牧齋文穢惡藏於骨髓，一如其人，有或效之，終身不可滌濯。』人初以為奇論，後乃服其言。按，望溪文講義法，守規矩，全係時代關係，本書前已言過。而望溪論錢牧齋的話，確有見地，可謂名言。

（二五）

劉大櫆，字才甫，號海峯。桐城人。望溪稱爲『有韓、柳之才。』爲『桐城』大家之一。

（二六）

姚鼐，字姬傳。桐城人。受學於劉海峯，以能文名於時。歷城周永年云：『天下文章盡在桐城。』於是便有『桐城文』的名稱。（近人李詳謂是程魚門言。）

姬傳曾爲山東、湖南副考官，後又主講梅花、鍾山、紫陽、敬敷諸書院，故門人甚多。『桐城文』傳播之廣，和此有極大的關係。

姬傳弟子著名的有管同（字異之）梅曾亮、（字伯言）姚椿、（字春木）劉開（字孟塗）等人，各在『桐城文』中佔一重要的位置。

（二七）

沈德潛，字確士，號歸愚。長洲人。嘗選古詩源、唐詩別裁集等書，流傳甚廣。在王漁洋之後袁簡齋之前，爲詩壇領袖。（歸愚雖與簡齋同時，但年歲比簡齋大。）

（二八）

袁枚，字子才，號簡齋。錢塘人。乾隆四年進士，出爲溧水、江浦、江寧等縣令。年四十卽告歸，闢一園於江寧城西，名爲隨園，又以隨園自號。嘉慶二年卒，年八十一歲。

隨園詩文甚富，交遊又廣，隱然爲東南文壇領袖。同時趙甌北、蔣心餘雖云與隨園並稱爲『三大家』，然聲氣不及隨園之廣，故婦孺往往知隨園而不知蔣趙。

隨園四面無牆壁，每遇春秋佳日，任人往來遊觀。中有倉山雲舍、因樹爲屋、蔚藍天等二十四景，一一皆有題詠。又集唐詩爲聯云：『放鶴去尋三島客，』『任人來看四時花。』又自撰聯云：『不做公卿，非無福命終緣懶；』『難成仙佛，既愛詩書又好花。』

簡齋嘗因事至杭州，寓西湖孫某寶石山莊，有女弟子張秉彝、徐裕馨等十三人以詩受業，大會於湖樓，簡齋畫隨園雅集圖以留紀念，並題詩云：『紅妝也愛魯靈光，問字爭來寶石莊。壓倒三千桃杏樹，星娥月姊在門牆。』然簡齋此類事頗爲當時人所不滿。如章學誠著婦學，其中所言，多爲簡齋而發。（學誠，字實齋。會稽人。嘗有古文十弊及詩話等作，所論極有見

地。今以非純然文學作者，故不多述。）

簡齋論詩以性靈爲主。嘗有詩云：『但肯尋詩便有詩，靈犀一點是吾師。夕陽芳草尋常物，解用都爲絕妙詞。』簡齋詩淺近易讀，頗爲一般人所稱道；然末流所趨，多變爲浮泛草率，毫無價值。

簡齋與蔣、趙齊名，也是朋友，然往往彼此不肯相下。簡齋好交遊，座上客常滿，一日，宴客於隨園，到五百人，時趙甌北方遊棲霞山，被招不赴，寄一詩云：『名紙塡門奉玷壇，隨園豪舉欲留餐。靈山五百阿羅漢，一個觀音請客難。』簡齋得詩大笑。

（二九）

蔣心餘善作曲，簡齋卻不喜曲，一日，心餘拿他所撰曲本強簡齋讀，說道：『先生只算小病一場，寵賜披覽。』簡齋不得已爲讀數闋，只賞其中兩句云：『任你忒聰明，猜不出天情性。』心餘笑道：『先生畢竟是詩人，不是曲客。「造物豈憑翻覆手，窺天難用揣摩心，」乃是我這十一字的藍本。』簡齋聞言大笑。

（三十）

趙翼，字雲松，號甌北。陽湖人。精於史學，兼工詩。甌北頗自負，方刻詩集時，或人稱其詩云：『君詩雖不能及杜子美，卻已勝過楊誠齋。』甌北傲然答道：『吾自爲趙詩，安知唐宋！』甌北嘗有論詩絕句云：『滿眼天機轉化鈞，天工人巧日爭新。預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覺陳。』又云：『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又云：『隻眼須憑自主張，紛紛藝苑說雌黃。矮人看戲何曾見，都是隨人說短長。』又云：『少時學語苦難圓，只道功夫半未全。到老始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所言極有見地。

（三一）

蔣士銓，字心餘，一字苕生，號清容。江西鉛山人。詩與袁、趙齊名。又善作曲，有香祖樓、空谷香、冬青樹、臨川夢、桂林霜、雪中人、四弦秋、一片石、第二碑等九種曲本，稱爲藏園九種曲，流傳甚廣。

（三二）

杭世駿，字大宗，號菫甫。仁和人。嘗與里中前輩結南屏詩社於西湖。齊召南最愛菫甫詩，取與蘇東坡並稱爲蘇、杭。然爲一人私見而非公論。

（三三）

厲鶚，字太鴻，號樊榭。錢塘人。熟於南宋掌故，著宋詩紀事一百卷，搜羅甚富。所作詩精深峭潔，頗有名。

（三四）

紀昀，號曉嵐。河間人。嘗總纂四庫全書。所作閱微草堂筆記流傳極廣。

曉嵐性喜詼諧。嘗有牛姓者新婚，曉嵐贈聯云：『繡閣團圞同望月；香閨靜好對彈琴。』又嘗有兩門生來謁，其一額上有黑瘢，其一左目已瞽，曉嵐集杜詩贈二人云：『片雲頭上黑』；『孤月浪中翻』。利用他人缺陷，爲調笑材料，頗爲無聊。惟中國文人惡習往往如此。今錄曉嵐事以概其餘。

（三五）

鄭燮，字克柔，號板橋。興化人。爲人疏宕灑脫，以畫蘭竹及書法著稱。兼能詩。又嘗作道情，流傳甚廣。

板橋以隸書自寫詩集刊行，並題卷首云：『板橋詩刻止於此，死後如有人翻板，將平日無聊應酬之作改竄濫入，吾必爲厲鬼以擊其腦。』

板橋云：『昔人謂陳後主、隋煬帝作翰林，自是當家本色；燮亦謂杜牧之、溫飛卿爲天子，亦足破國亡家。乃有幸而爲才人，不幸而爲天子，其遇與不遇也。』

（三六）

惲敬，字子居，號簡堂。江蘇武進人。與同邑張惠言（字皋文）初致力於『駢文，』後乃棄而爲『散文，』稱爲『陽湖派，』以別於『桐城派。』惠言兼工詩詞，嘗輯詞選，流傳甚廣。

（三七）

汪中，字容甫。江都人。詩文皆有名。相傳容甫能登場講小說，未知確否。

（三八）

李調元，字雨村，號墨莊，又號童山老人。四川羅江人。嘗典試廣東，與幕客同輯粵風，所採多廣東民歌，頗能留意於民間文學。

（三九）

舒位，字立人，號鐵雲。大興人。王曇，字仲瞿。秀水人。孫源湘，字子瀟。昭文人。三人皆以詩著稱，年代比袁、趙、蔣爲略後，法時帆嘗以三人並稱爲『三君』。

立人兼善製曲，有瓶笙館修簫譜。仲瞿並能文，嘗三上書於吳省欽請劾權臣和珅，爲人所稱道。子瀟妻席氏，名佩蘭，亦能詩，著有長眞閣稿。

（四十）

張問陶，字仲冶，號船山。四川遂寧人。以能詩著稱。或稱清代蜀中詩人以船山爲第一。

（四一）

黃景仁，字漢鏞，一字仲則。武進人。以能詩著稱。嘗與洪亮吉等十數人於采石太白樓作詩，仲則年最少，詩最先成，同人爲之擱筆。

張南山嘗謂余欲選黃仲則詩王仲瞿文合刻之，題爲『乾隆二仲』云。

（四二）

洪亮吉，字稚存，號北江。陽湖人。以『駢文』著稱。嘗作北江詩話，頗多名論。

北江詩話有一則云：『余昨過錢清鎭，有閨閣詩人孫秀芳，欲執贄門下，余婉辭卻之。然閱其所作，中有詠夕陽一聯云：「流水杳然去，亂山相向愁。」居然唐賢興到之作。』按此事可代表一時風氣。當時男女界限甚嚴，又當袁子才廣收女弟子爲人指摘之後，故北江於孫女士婉辭卻謝，以避嫌疑。故此事雖小，實可表現一時風氣。

（四三）

吳敬梓，字敏軒，號文木山人。安徽全椒人。移居南京。晚年客揚州。以作儒林外史著名。此外尚有文木山房集及詩說等作。

（四四）

鐵保，字冶亭，號梅菴。滿洲人。工書能詩，在滿洲文人中，康熙時首推納蘭性德，乾隆時首

推鐵保。鐵保有梅菴集，又嘗輯滿洲蒙古人詩，名熙朝雅頌集（至乾隆六十年止）搜羅甚富。

（四五）

法式善，字開文，號時帆。原名運昌，後改今名。蒙古人。乾嘉時以能詩著稱。性情淡泊，故詩品在王、孟之間。所著有存素堂集。清代蒙古文人以時帆爲最著。

（四六）

黎簡，字簡民，號二樵。張景芳，字燦夫，號藥房。黃丹書，字虛舟。三人皆順德人。呂堅，字介卿，號石帆，番禺人。以上四人皆廣東詩人，於『嶺南三大家』之後並稱爲『嶺南四大家』。

（四七）

魏源，字默深，邵陽人。論文以實用爲主，爲清末文壇風氣轉變的樞紐。

（四八）

龔自珍，字璱人，號定盦，仁和人。論者謂『定盦詩文皆有劍拔弩張之概，盡是霸氣。』此

言甚是。因道光咸豐以來，海內多故，已非太平景象，文學當然要隨時代而發生變化，默深文及定盦詩文皆爲亂世文學的預兆。清末文壇劇變，魏龔早開其端。

定盦有子，名孝拱，學問淵博，而性情極乖張。別號甚多，不可悉數。最奇的自號爲半倫。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爲五倫，今五倫中一倫沒有，只有一愛妾，故稱爲半倫云。又嘗改定盦文，罵爲不通。時定盦已死，設木主於座右，每改一句，以小棒擊木主一下。其行事大抵如此。後竟以發狂死。定盦逸事也甚多，但不能更奇於孝拱，今不備載。王韜有記蔣龔兩君事一文，蔣爲蔣敦復，龔卽龔孝拱，言孝拱事甚詳。

（四九）

曾國藩，字滌生，湖南湘鄉人。以平洪秀全有功於清室，功業文章蓋一世，而論文獨推姚先生。故『桐城文』於姬傳後本已漸漸衰落，至此又爲之一振。

滌生選經史百家雜鈔及十八家詩鈔，皆甚佳。經史百家雜鈔分類雖本於姚姬傳的古文辭類纂，但比類纂更精密，在當時頗爲難得。

（五十）

黎庶昌，字純齋，貴州遵義人。清末出使日本，從日本取回中國逸書甚多。其時長沙王先謙有續古文辭類纂，爲繼姬傳類纂而作，純齋也有續古文辭類纂之選，三書可以並行。

（五一）

吳汝綸，字摯甫，桐城人。嘗爲京師大學堂（今北京大學）總教習。爲「桐城文」最後期之領袖。

（五二）

黃遵憲，字公度，廣東嘉應人。光緒時嘗出使日本，又嘗爲美國舊金山總領事。著有日本國志、日本雜事詩、人鏡廬詩草等書。

（五三）

人境廬詩能以新思想融化入詩中，以今別離、及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等爲最著。又嘗云：「以我之手寫我之口，古人豈能牽拘我耶！」

陳三立，字伯巖，號散原。江西義寧人。清末與譚嗣同、（字復生）吳保初、（字彥復）丁惠康（字叔雅）並稱爲『四公子』，而散原詩尤著名。

（五四）

鄭孝胥，號蘇龕。福建侯官人。善爲詩，並工書法。

（五五）

王闓運，字壬秋，號湘綺。湖南長沙人。爲詩文摹仿漢、魏、六朝，時人稱爲『假古董。』又爲湘軍志，記曾、（國藩）左（宗棠）用兵事，或亦譏爲『曲筆。』

（五六）

康有爲，字長素。廣東南海人。清光緒二十四年，首創變法，爲西后所阻，逃往外國，因周遊世界，民國成立後纔歸國。兩次謀復辟，皆失敗。所著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極有價值。詩文亦負盛名。

（五七）

梁啓超，字卓如，號任公。廣東新會人。爲康有爲弟子。變法失敗後，逃往日本，創辦新民叢報，善爲通俗文，人人能解。民國成立後，回國，屢任要職，著書極多。

（五八）

嚴復，字又陵，又字幾道。福建侯官人。西洋留學生。歸國後譯天演論、原富等書數種。又嘗著英文漢詁。詩文亦頗有名。

（五九）

林紓，字琴南，號畏廬。福建侯官人。爲文宗『桐城』譯西洋小說二百餘種。晚年兼工畫，以譯書鬻畫自給。

畏廬所譯小說以茶花女遺事爲最早，署名冷紅生。畏廬文集中有冷紅生傳，自述少年時事甚詳。

（六十）

辜湯生，字鴻銘，銘又作冥。福建廈門人。西洋留學生。能通數國文字，漢文亦甚精深。嘗爲

上海南洋公學（今交通大學）教習。辛亥革命軍起，極力反對，又嘗稱西后之才可比英國女王維多利亞云云。入民國後，居北京，曾爲北京大學教授。始終不肯剪髮。時女子多喜着時裝，鴻銘極不以爲然，嘗有詩云：『千古傷明妃，都因夏變夷。如何漢臣女，亦欲作胡姬。』其言論乖僻如此。

鴻銘又自稱爲『東南西北人。』謂生於南方，居於北方，學於西方，娶於東方。其妻爲日本人，故云娶於東方。

鴻銘漢文著作有讀易草堂文集內外篇共一冊，爲羅振玉刊。

（六一）

樊增祥，字嘉父，號樊山。湖北恩施人。詩在中晚唐之間，於清末頗負盛名，然不如蘇龕散原能自成一家。

（六二）

易順鼎，字實甫，號哭菴。湖南漢壽人。爲詩極放蕩不拘，僻典俗事，無不供其使用，爲一般

人所喜讀。

哭菴入民國後，嘗自言其姓名爲革命預兆。『易』爲『改易，』『順』爲『順治，』『易順鼎』即『易順治之鼎』云云。又嘗言善哭，故號哭菴云。又自言爲張夢晉後身（夢晉名靈，與唐伯虎同時。）哭菴言論詭怪，大概如此。

（六三）

章炳麟，號太炎。浙江餘杭人。清末鼓吹革命，爲淸室所忌，避居日本，改名章絳。爲文喜用古文奇字。人往往不識。

中華民國二十年八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國難後第一版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國難後第二版

(85601)

中國文學史概要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元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胡懷琛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五三七〇上

(本書校對者潘同曾)

